





卷1-5

綱目便覽

新刻歷考綱目訓解通鑑全編續集卷之六

○宋紀附遼紀

交亭 魏時亭

逢泰

哲宗皇帝

諱煦神宗第六子也初封延安郡王尋立為皇太子及神宗崩乃登大寶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五崩于福寧殿諡曰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廟號哲宗葬永泰陵○帝幼冲嗣位太皇太后高氏臨朝任用資相政事脩奉國內大治號曰文中堯

丙寅元祐元年

遼大安二年○夏天安禮定元年

春二月邈川首領董種卒養子阿

里骨嗣○閏月蔡確免右司諫汪觀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乎夫

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

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政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寬侍御史

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累數十疏論確罪

大皇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夔山丘氏曰君子小人勢不並立為君子者必求所以勝小人之術然後小人不得肆其惡雖有禍害也亦不甚焉苟為不然不量時勢之可否情分之淺深而輕於用言語筆舌以相攻擊愚知其不徒不能去之而又甚之其禍不獨在人臣而且移於國家矣蓋

蔡確免相

輕用言語聾舌

綱目書哲宗皇帝元年春閏二月蔡確有罪免

分注於朱光庭上官均等下有云連

章論確罪且言確

在此豈時冤獄可

政首尾預其間及

至今日稍語於人

曰當時確豈敢言

此其意固竊名位

及歸曲於先帝也

長示部

皆已所見自於公
論亦不容太后不
忍斥之但羅政出
知陳州

策問元祐諸賢疾惡
大其往也逆料他
人未然之惡而極
力誣毀見君子有
纖介之失即已處
六政之不少假借
形於章奏者不分
輕重淺深一槩自
以奸邪其說何歸
請明言之
谷意見下斷

又書以司馬光為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以相
攻擊

元祐
諸賢
疾惡
大甚

同類
自攻
適以

如其
子何
遭韓
賞

小人之為小人也其心亦未嘗不知小人之非美名也方其為之
之時昧於私欲不能自克及其既為之後亦未嘗不自知其非也
但以業已為之已為衆人之所指摘雖欲掩之有不可得者端上
焉恐其章著不已非但失名亦恐因此得禍操心愈危慮患愈深
於是恣其忿戾不肯之心凡可以掩己惡而中傷他人者无所不
至甚至建異議立奇功以固其位使人不能動而禍及宗社矣苟
當小人惡念未結之時為君子者有以善導而異入之或盡忠告
焉秉彜好德之心人孰無之安知其無因吾言而少已者哉縱其
人下愚不移不可告語然無有激發之者則其惡亦將不至於大
甚也元祐諸賢疾惡大甚往也逆料他人未然之惡而極力誣毀
之罪但攻小人也見君子少有纖介之失即已處以嚴法不少假
借形於章奏者不分輕重淺深一槩自以奸邪一時人主眩於各
實不知所從故其所言悉多不售其攻小人也小人未必去適所
以自攻其同類而已同類既去已亦不自保矣於是善類空而惡
人得志肆其報復之心行其狼毒之政遂使生民受其害國家祖
其患縉紳之禍不足言也
更臣斷曰陽城為諫議五年而無言韓子作爭臣論以誡之予觀
王觀筮仕熙寧政績已彰哲宗初立呂公著范純仁薦觀擢右正
言進司諫尋上疏劾蔡確等以倡孫覿劉摯諸公之衆論是蓋朝
拜官而夕上疏過於陽城者多矣使遭韓子當何如其受賞之耶
君子謂帝之納諫觀之盡職呂范之知人
三者共成元祐之治可為世道一慶矣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

即

發明舜有天下選於
衆孝堯陶則不仁者
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衆孝伊尹則不仁者
遠矣堯舜雖安窮而宋
幽之則黜之得其宜
也司馬光正直而宋
相之則相之得其宜
也治天下者愛賢如
愛寶惡惡而思其然
後君子得行其志小
人亦斂其姦苟不能
然則賢否混淆而治
亂靡定矣故綱目上
書蔡確有罪免所以
予其黜小人下書以
司馬光為尚書左僕
射所以予其用君子
綱目非厚光而薄確
也得好惡之正云尔
下書章惇范純仁同
意

司馬
光以
身付
醫

中國
相司
馬

詔定
役法

法相
因則
事易

免役
之法
類此

書法哲宗初政即置

在西夏未降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
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
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
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救其邊吏等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
隙○詔詳定役法免役法行歲收緡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二
百初神宗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者差役而商
民然民得一意田賦實解前日困弊故群議雜起意不為免役言
於光曰差役免授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指斂民財十室九空聚斂于
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
胥得緣為奸此一害輕重蓋夏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
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
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
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
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盡求
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正事堂以為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

蔡確相司馬可謂知所先務夫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哲宗其庶幾矣

又書以吕公著為門下侍郎李清臣吕大防為尚書左右丞。以李常為戶部尚書。○章惇有罪免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罷青苗法。○三月罷免役法。

蔡明聖青苗法而復常平免役法而仍舊制是皆務其舊染之汚致其維新之意也彼君子才用則已苟用君子則其設施措置迥

人表是以行於朝廷者皆公平正大之輩達於天下者皆和氣異順之風華之六曰君子豹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公亦華面以喻從矣三復斯言豈不為世之明驗乎此而復之其義自見又書范子淵有罪貶知岷州。○召和順為崇政殿說書。書法哲宗以廢法之仁待伊和順以聖賢之孝。輔哲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使哲宗不惟和性勿有問之君見武丁傳於不足事美於明矣夫何行道未幾明年遂遭蘇軾之侮則成堂禍始也。○蘇軾此亦不片為伊川損益有無也其其道在萬世誠安得而傷和綱目書曰召和順為崇

蔡京獨如

勉從君子其思掩

羞夜當熟講而緩

鄧綰李定放除州范子淵程頤為崇政殿說書儒者高階願上劄子

顧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或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

史臣斷曰蔡京知開封府所作之二事而終身效論之謀即此可以槩見矣元豐末大臣議立君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一也及司馬光秉政即復差役法以救光之喜二也夫附確者其所習附光者其所施習為小人則其惡濟勉從君子則其惡掩此京之至姦所

○吕公著為門下侍郎李清臣吕大防為尚書左右丞。以安燾知樞密院事。以李常為戶部尚書。○章惇免。○罷諸州常平管勾官。○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二月罷免役錢復差役法時司馬光將盡改熙豐之法純仁曰去其泰甚者可也又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謬

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誰迎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論鄧綰李定罪放于滁州。○論范子淵貶知岷州御史吕陶劾司農少卿范子淵脩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不成護堤人溺死無籌遂黜知岷州中舍蘇軾草制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與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特以為至言。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願頤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吕公著共疏上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勸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直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教授力辭召為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願即上劄子言習與智長上聲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証明德之士使與之虜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雖辱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

政殿說書如其文無定
柯安足以見其德
重道之意李者味之
家自見矣
又說韓續元。下安

石卒
發明神安宰相書者
卒者一人王才王安
石王其不書爵其不
兄道也若安石者亦
有說乎夫宰相代天
理物當以平心處之
故伊尹謂之阿衡而
周官家宰既均四海
皆公平無私之意今
安石私憾司馬光等
乃援引奸邪以傾之
新法害民敢君謀國
神宗若能按罪行辟
則安石豈容但已况
其和業無聞此皆小
人所為故綱目於卒
平也削去其官以示
及可若生而幸免死

又無訛則何以爲筆
削之權衡哉是以後
之爲人臣者觀此當
加擔省耳
又書以呂公著爲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即○詔起又彥博平
章軍國重事○詔奉
經明行脩之亡
發明德行本也蓋宋也
有德行而無文藝者
首无文固不可有文
而無德行是爲有文
亦不可也如文質彬
後謂之君子人而經
明行脩之士則其明
而人行脩是乃本末
全季而用之不亦其
司馬光爲相而謂其
苟或不不能用是爲
何神於事耶公不能
上既謂之君子人所
又證五月以韓維爲
即置春秋博士○呂惠

請選
名儒
侍勸
講備
訪問

蘇洵
辨奸
論
王盧
合爲
一人
安石
不足
此法
終不
可罷

接資士太天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碩
選名儒入侍勸講上罷留之分宜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
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置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訴。罷
熙河蘭會路經制才用司。夏四月韓維免。王安石卒安石罷相
累加司空封荊國公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
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
杞合爲一人然安石議論苛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
矯世變俗之志故神宗排衆論而力倚任之安石性強伎遇事無可
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已
意辨論輒數百年衆不能屈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
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不克令名以終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
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
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又嘗曰新法之
行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爲者司馬君實也

呂公
著爲
相
彥博
宿德
元老

瓊山丘氏曰王安石直偏拗耳非奸惡也今書以死何按朱子曰
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充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
位宰相世方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
以與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蹂躪羣臣使天下之人
莫敢言其非主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毒流四海至于崇宣之際而
禍亂極矣歟意所論言有正人君子而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蹂躪
羣臣者乎矧其擅發聖經而敢爲天不足畏之
諒其得罪名教也甚矣書之以死夫豈過乎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詔太師致仕文彥博平章軍國軍
事班宰相上彥博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皇太
后乃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時年八十一矣。詔舉經明行脩
之士。五月以韓維爲門下侍郎初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宮
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在嵩山之陽起闕哀臨太后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
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
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
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
教而成矣。六月置春秋博士。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建寧府以
蘇轍王觀劉摯歷數其奸故貶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

蘇軾
草制

有非起川安署

發明陰極陽生自然之

理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

乎是時所用宜正人所

皆知當天下既危而後

朝廷已衰而後成王曰

宣德流化必有道始朝廷

不備難以治若不備

以化遠御諸李定獄猶

趨而惠卿為尤甚人子而

放逐安置而不容駐足

於朝堂此蓋激濁揚清

好善惡惡之至公耳豈不

宜與論之或謂備書之

又書辛科李之法

書法周成王曰李能共

官惟少之能稱唯其

人亦惟不在任蓋欲大臣

以得人為務也今司馬

公既以善取善為心又

以稱善匪人為慮蓋

心即古人事君之心也大

易象之九二曰包蒙吉

納婦孚子克家其溫

下及

雞豚

從善

如轉

困

天下

傳

快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簞之才穿窬之智誦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會功好兵善殺以聚飲

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有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于

實之禍下及雞豚青苗法謂禾苗青時以錢貸民令出息二分故曰

丁女戶寺規品官之官舊無色役而宜取者謂之助役錢也均輸法

孟軻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家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

官自轉運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也手實

法王初李曰宋神宗熙寧四年行募役法令人出免役錢七年呂惠

卿言免役出錢不均行手實法手實者令

民自具丁口田宅之實賄賂者許告之

稱有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行姑試伯鯨終

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家語孔子為魯司寇誅亂政

薄示三苗之寘天下傳誦稱快焉。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一曰行

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有

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

備監司科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人無

官人皆可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經術人七曰文章典

麗可備著述科有經術人八曰善聽敏訟書公得實科有官人

九曰善財賦事公私俱便科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獻科

有官人司。以呂大臨為尚書丞。陸師閔有罪貶主管東嶽

馬光奏立也。吳居厚有罪黃州安置以鮮于侁替為京東轉運使司馬

廟增揚推崇善民

光言于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弊已甚須侁往

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夏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八

月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九月尚書左僕射蕙門下侍郎司馬

又書九月尚書左僕射

蕙門下侍郎河內公司

馬光卒

發明卒而其官爵

乃綱目之深予神宗

之相王珪王安石李

而削其官諫不道人

也尤公平正大憂國

庇民興寧新法刻革

殆太一變而為元祐

治平之治君子稱其

有統統轉坤之功雖

古之良將不過如此

鳴呼宗業未復而武

侯早卒奉基未固而

王猛先歿詎不深可

惜哉使天假以年則

不惟無紹聖之禍亦

且無崇寧之禍耳故

綱目書其官全其爵

所以深予之也

正法區區在論先正

溫公傳而知其平生

對人

先百

重布

列天

以下

以身

拘社

稷

詩

如

中

語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平心行已事君交友
以至凡百所為推之
無不準動之無不化
者蓋不過一誠而已
所謂至誠無不動者
是也易曰感其脞無
悔言曰至誠感神此
之謂也

論立十科取士法
以廣求賢才立論
人之才藝有能者
不能入於其所者
而卒之則野無遺
賢之嘆矣

論平生永崇不可對
人言
重在恩誠上立論
人惟有所為安則
必有捨護之勞其
不敢對人言者多
矣今惟心志信不
事欺則意事如青
天自可對人言有

論金蓮燭送蘇軾
以尊禮儒臣以訪
治道立論要見因
反獲論治亂恩衰
之機故宥之如此
又書張瑄免冬十
月改封孔子後為奉
聖公十一月以呂
大防為中書侍郎劉
摯為尚書右丞

言其
洛皆
化其
德

於是
天下
釋然

深明
出入
之數

以天
下目
任

歎曰
奇才
可才

改封
孔子
後行
聖公
為奉
聖公

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
書其誣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
剷革畧盡或曰熙豐舊臣多檢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
作矣光毅然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
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
市易歛役錢者爭也而欲與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
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爭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等
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歸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所法者心不喜
矣將必操不尼之情言不足之爭以動上意如事則廢罷獨去者皆
可復行矣為今之策當大率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畧所積
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
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
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求罷而不可安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
不皆安石之徒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
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役錢等法亦莫不然以此揀前日之弊如人父
病而少問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智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
得書發然後
竟如其膚矣
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得二十年一日光起而為政毅然以天

下自任開言路進各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
之民歡欣鼓舞甚於更生一度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
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
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軾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和正得失之際未
嘗不反覆開導觀有所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
卿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
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
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
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竟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
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蘇軾年輪林頗以言語
與之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替於賦頌託
於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
則見其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
者或已敗君之事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危身縮請以游
其間殆猶抱石而沉也張瑄免冬十月以王令圖領都水事改封
孔子後衍聖公若蒙為奉聖公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
摯為尚書右丞作宣光殿于景靈宮奉安神宗神御也以范鎮為門下

講色莊雅以風東蘇軾以其不近人情而嫉胡宗愈等以不宜在經筵而諸此皆君子之類有用攻訐求其不惟小人之禍蓋亦唯矣君子而不同寧肯少貶以徇人哉矧於此可以占世道之升降其有書于冊深惜之也

秦人 無黨 直 用之於國而治用之於天下而天下平况乎朝廷之上有君焉以相臨有臣焉以相事矣猶施令諫爭納諫則命呼弗干一堂之上豈可一日而非札知不然則狎侮之心生褻慢之意起君不君臣不臣其患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願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疹不出願請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豈日呂公著等以願言奏遂請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洛黨以願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主嚴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顛首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劉氏定之曰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位者惡之惡之者非矣而在黨中者美之也李膺范滂等分為二黨以相傾奪於富貴之塗李膺范滂等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黨矣

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蘇軾以其不近人情出知伊川之禮止所以合乎人情者哉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軾為此語是為齊東野語矣孰謂軾為知道者哉綱目書曰崇政殿說書程頤者以見伊川元罪可罪而罪之所以者當時君相之失也嗚呼元祐元年三月召伊川為崇政殿說書是聖王之德也年有畸耳伊川得君行道之日何其從之若是耶是知伊川之罪伊川之不幸不幸乃哲宗之不幸

不可 摧折 三不 幸者 全有 探玉 探珠 各得 所得 自不 相容 重猶 未聞 君子 以道 義而 相攻

復也門人代為之報復是以有黨之名耳若乃蜀黨之以軾為首則異於是軾少年登制科一也高才雄文二也兄弟同為美官三也於古所謂三不幸者全而有之矣謂宜謙抑以避人之尊已廣犬以容人之異已猶恐不及也而見願為宰相者所宗忿然嫉之豈欲使當時之士不尊願而惟已之尊乎不異已而惟願之異乎夫聖人之道大矣幸我子貢善為說辭若軾是也用閔頴淵善言德行若願是也譬之入山而採玉入海而採珠各有所得俱足為寶可相美而不可相嫉也嫉心生於中而排斥之跡形於外甚至上疏云臣深嫉程頤之奸不假於梓色此何為者哉然則軾有心於立黨而自為之首以合群助而攻擊人也譬於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鄰之兵也其不相容則猶兄與弟相鬪而賢者之不容賢者固其所也賢者自不相容則猶兄與弟相鬪而為必破之家心與身相尅而為必死之疾若軾與願孰不皆以為賢而不容願者軾也使能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則豈不可以居宰物之地哉○瓊山丘氏曰天下之理二善與惡公與私義與利而已矣其在人則君子小人所由分焉一於善則心存乎公行合乎義而為君子一於惡則心存乎私行依乎利而為小人君子小人如薰蕕冰炭之相友各以類而立其不相能也必矣為君子者必不同乎小人為小人者必不同乎君子邪正不並立是以小人慮君子之不吾容君子恐小人之害吾正協力以相攻則有之矣又不然小人以道義而相攻者其所以相攻者必其有偏黨之矣未聞君子以道義而相攻者其所以相攻者必其有偏黨之私也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今觀元祐諸臣皆一時所謂矣人君子者也一旦伸於父屈之餘不幸而當群奸設國

論洛黨應敵之兵 要見門人代為之報復而非程子之相攻

二月蜀公范鎮卒

論善學以治心養性
為本心學係難題
重在不為言語文
字之學立論

綱目書四年春二月
陳平公呂公著卒

均為宰相勳業炳然
光卒而不具其官則
著卒而不具其官則
二人之夫否優劣亦
畧可見矣此綱目書
法之深意也

○五月以范祖禹為治
陳大夫兼侍講

下治乱君德備否之
所繫者也書曰以范
祖禹為右諫議大夫
兼侍講雖曰文無美

辭而其得人之美自
在其中矣

又書夏四月分經義
詩賦為兩科試士罷
明法科

○五月以范祖禹為治
陳大夫兼侍講

下治乱君德備否之
所繫者也書曰以范
祖禹為右諫議大夫
兼侍講雖曰文無美

辭而其得人之美自
在其中矣

又書夏四月分經義
詩賦為兩科試士罷
明法科

○五月以范祖禹為治
陳大夫兼侍講

下治乱君德備否之
所繫者也書曰以范
祖禹為右諫議大夫
兼侍講雖曰文無美

戶部
獻天
教下民

以治
心養
性為
本

十五年
事進
取

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等行河。閏十二月蜀郡公范鎮卒。初
置六曹尚書權官。戶部獻天下民數主戶一千二百一十二萬四
千七百七十七戶二千八百
五十三萬三千九百二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五萬高麗王亮卒。叔交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熙嗣

宣統大臣亦失出厚之道夫故書安置而不著所坐宋貶之不

存錄 六月范純仁王

存錄 呂大防言蔡確當盛不可不治純仁向諫朋黨進辨恐

誤及善人可諫其安詩正言刈安世因論純仁當確純仁亦力求

罷政乃出知顯昌府存確所率也故亦出

知秦州

文書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許將為尚書左右丞○秋七月安壽薨○冬十一月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傳堯俞為門下中書侍郎

純仁乃欲

罪薄其

二美

漫不加

省

所讀

三朝

室訓

乞后保護 外議 足為 戒務之

存聞之言于太皇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未可以言語文字之間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於是李常彭汝礪盛陶言之皆被黜確至新州未幾卒○六月范純仁王存罷

色之時與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

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太皇太后深嘉之

庚午五年順天義治平四年夏乾卷二月夏人來歸靈州之俘詔以殺

廬米脂浮圖安疆四若還之○太師文彥博復致仕○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為尚書左丞○夏四月知樞密院事

孫固卒固宅心誠粹不喜驕亢與人居父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害固嘗曰人當以聖賢為

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五月詔具役法利害以聞○以蘇轍為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邪

說以惑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

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

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

綱目書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靈州之俘詔以米脂寺歸界之

人當以聖賢為師

若夫安石要君而患得患失其夫不計其節

事蘇頌為尚書左丞

冬十二月許將卒

夏四月孫固卒

五月朔日食

六月

浙西水

察明日者人若之表

水者陽沴之形是皆

外結之徵是時刻詳

故弊朝廷清明而災

異者何也意者

君子小人迭為消長

而天心仁愛特為讓

告焉耳若天下者苟

能因此而察慎之慘

小人出入之防嚴政

事因矣之路然後天

變向強人心可格天

下可治矣惜乎哲宗

不足以語此

蘇軾翰林學士承旨

制許解嚴使

人當以天為師

以取法于上僅得

其中立論

論蘇軾諫調停

勿為

流言

所惑

復置

科

論事

同異

各求

罷

其

國家

之事

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

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

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調停之說遂已

秋七月夏人來議疆事

冬十一月罷提舉脩河司

十二月許將罷

辛未六年

夏

春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蘇轍為

右丞王巖叟簽事樞密院事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

三月呂

大防上神宗實錄

黃庭堅詩所脩也

夏四月復置通禮科

夏

人寇熙河蘭岷鄜延等路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六月蘇軾罷

秋七月復制置鮮瑄使

詔檢察群臣久不親親者

八月夏人

寇懷遠等

以論事同異各求罷

韓忠彥等

以論事同異各求罷

韓忠彥等

璣山位氏曰大臣以道事君當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共成國家

之事所見雖有不同而同於為國豈可人為己心必遂已而後行

哉蓋天下之事端緒凡多其後故之或成或敗亦誰以逆觀方事

之來也商議之際各整所見量度其可否虛其心以公听並觀擇

其善者而從之若所見各有不同相與委曲開譬必相洞達而後

已萬一相持不決各列上之從上所取既用其一則相與協力

慮從更成全之補偏塞罅逆閉其旁出之途期以臻于萬全而無

後患政不必其出於己也縱彼所用者不如吾策之良然上之人

業已用之則當以國事為重而不復計其策之出於誰其而幸其

事之敗以實吾之言世所謂賢士君子者一有議論異同即使

求去當國家無事之時猶之可也及乎宗社存亡在乎此幸猶以

所主不同索身求去嗚呼然言盈庭人各其見所言亦皆有理也

人君未必皆有生知之明灼見之真勢無全用之理苟相其中一

人之言則眾人者皆當舍己從人期以共成國家之事而不使其

至於傾敗可也譬如行舟馬一主帆一主櫓一主篙主人從主帆

者之言則主櫓與篙者即棄去不顧幸其舟覆以快吾言之不用

不知舟既覆矣吾身能免乎宋世士大夫之見絕有類於是為國

乎為己乎人臣委質事君豈宜如此愚嘗謂宋朝待士大夫極厚

而一時士大夫

負乘朝者多矣

冬十月帝臨國子監釋奠于孔子行奠一獻再拜聽祭酒豐稷講

無逸終篇乃還或曰祖宗視學必有爵命金帛之錫大防曰古者天

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子時上幸焉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

者乃服建小學于京師十一月劉摯罷行觀天曆蘇轍罷

守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太皇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

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

知鄆州

書法刻批手之難矣

大防為之也若大防

者其於包荒之量有

愧焉

金王

君子

論無

身能

舟既

至用

已

出其

政不

必其

出於

已

其

罷

其

國家

之事

論事

同異

各求

罷

其

國家

於欽之畏焉雅曰欽之清而不濁直而不激

勇而能溫是為難耳欽之謂堯俞之字也

史臣斷曰正直之事多務矯激此所以被禍獨慘而身名罕全也

予觀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皆善王安石及與論新法則皆以正

直忤之及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宋史以四公同傳其知人知德也哉

遼聖女直屬部畔節度使効里鉢平之

不使將兵但為部長跋黑遂說回相雅達之子桓被散達反為春窩

謀罕為亂跋黑烏春與桓被散達率兵攻効里鉢特桓被散達盛強

効里鉢士卒未戰而俱効里鉢陽云如平常令士卒解甲少憩以水

沃面調野水飲之有頃訓厲士卒軍勢復振袒袖不披甲身為軍鋒

笑入敵陣衆從之大敗之乘勝逐之此隘旬死者如仆麻破多吐水

水為之赤棄車甲馬牛軍食如山効里鉢曰今日之捷非天不能及

此亦可以知足矣雖緩之去敗軍之氣沒世不振乃引還視其戰地

馳突成大路闊且三丈親手殺九人自相重積人皆異之桓被散達

於欽之畏焉雅曰欽之清而不濁直而不激

勇而能溫是為難耳欽之謂堯俞之字也

史臣斷曰正直之事多務矯激此所以被禍獨慘而身名罕全也

予觀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皆善王安石及與論新法則皆以正

直忤之及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宋史以四公同傳其知人知德也哉

論堯俞直一節

要見清直非難而

清直之節始終不渝

者為誰

論堯俞直一節

按堯俞與呂公著善及

論堯俞直一節

論堯俞直一節

論堯俞直一節

論堯俞直一節

論堯俞直一節

論堯俞直一節

論堯俞直一節

論堯俞直一節

論堯俞直一節

論堯俞直一節

論堯俞直一節

論堯俞直一節

論堯俞直一節

論堯俞直一節

論堯俞直一節

論堯俞直一節

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納之故改是命范祖禹言願經術行義天下共

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但皇宗之人未習朝廷事則有之寧

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以呂大防兼

皇后六禮使夏四月立孟氏為皇后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時帝

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

后比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

正位中宮命學士章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

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為皇后六禮使韓忠彥文奉

嚴受充策使蘇轍趙宗景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范百祿帝御

文德殿冊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

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必此人當之。五月王巖叟罷

難行而小人之數易售

也昔者願在經筵而

蘇軾以不近人情譖

茲者願直秘閣而蘇

軾以恐不肯靜沮則

是蘇氏兄弟相繼擯

順何也蓋由程子剛

正不阿群而不黨是

先有以見絕於人云

爾書既而罷之所而

致其惜之之意焉

難行而小人之數易售

也昔者願在經筵而

蘇軾以不近人情譖

茲者願直秘閣而蘇

軾以恐不肯靜沮則

是蘇氏兄弟相繼擯

順何也蓋由程子剛

正不阿群而不黨是

先有以見絕於人云

爾書既而罷之所而

致其惜之之意焉

禮立者后孟氏

察明夫婦人倫之大

綱書后天下之共母其

禮至重固不可忽古者

六禮備發後醮六札者

何也蓋於册告期納成

納吉納米問名是也夫

后以礼而立孟后其

亦自我作古者其故書

曰始以見宋世未嘗

本行至是而始行之也

雖然羽自書之非惟正

事也

非天

及此

非天

及此

非天

及此

非天

及此

非天

蓋臣始亦正孟厚之終
而德他日亦不可得而擅
廢其甚謹微之意深焉

又書六月以蘇頌為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即蘇轍為門下侍

即梁壽鄭雍為尚書

左右丞韓忠彥知樞

密院事劉奉世簽書

院事○九月召蘇軾

為兵部尚書兼侍讀

納日書公平春三月

蘇頌范百祿罷

書遷大防既罷劉摯矣

今又遷蘇頌則知大防不

惟有愧于休有容之

臣其流于媚疾心

能之歸矣味諸分注

其義始得

又書夏六月梁壽罷

書法視分註備載梁

壽之事則知壽乃難

進易退之君子也豫

之介石其有焉

又書秋七月以范純

仁為尚書口僕射兼

中書侍郎

特書八月京東西河

南北淮南水○九月

太皇太后高氏崩

○漏水器用逆而身

怨氣并之所致是時數

群同日而水壘蓋蓋

水乃附物而小乃附

類太后既崩哲宗親

政既豐小人次第而復

起卒致天下壞亂浸不

能救豈不深可惜哉

書水而下書太后崩

其義尤明且切者然

後可知天變不虛生

災異不女作感於下

必見於上矣綱目此

事之書其音如此觀

者不可不知也

置廣文以待四方游士

策進士兼賦詩論

論賦詩

策進士兼賦詩論

論賦詩

策進士兼賦詩論

論賦詩

策進士兼賦詩論

論賦詩

策進士兼賦詩論

中明日見駟迹問而知之自是不復飲酒而又困敗為功疾弱為強
業自此大矣今天會中追謚聖肅皇帝廟號世祖有子十一人曰烏
束雅曰阿骨打曰幹帶曰吳乞買曰斜也曰幹賽曰幹者○六月以
日烏故乃曰闍母曰查刺曰烏特明年孛羅氏果死矣
蘇頌為尚書右僕射梁壽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
劉秦世簽書院事蘇轍范百祿為門下中書侍郎○置廣文館以待
四方游士之試京師者○秋九月以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冬
十二月以蘇軾為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學士賈易知宣
州府是也
癸酉八年遼大安九年○夏春三月蘇頌罷○范百祿罷○詔御策
進士復兼賦詩論○夏四月夏人乞以蘭州易塞門若不許○五月
賈重敦逸黃慶為轉運判官
更臣斷曰賈重敦黃慶基之被賤皆以詆斥二蘇
故也於是元祐之公論隨泯而紹聖之奇禍尋作矣
○六月梁壽罷○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純仁入謝太后
謂曰我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
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時楊畏附蘇轍欲相
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女壽呂惠卿不
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以畏為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
畏不可用大防乃止○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先是太皇太后不豫
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
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先帝追悔往事
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又曰正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
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
猶言帝王也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各去喫一匙社飯
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諡曰宣在

更臣曰太后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奇政舉也若之地以賜西
夏於是字內復安遷王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書行
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冊寶于文德
殿太皇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崇政
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
為女中堯舜○呂氏中曰宣仁起光公著用之二公未至罷新法
十餘事皆從中出非惇確所能沮抑亦無待於光公著之建明非
女中堯舜乎二公既至罷青苗復常平禁字說等是變熙豐之法
乃神宗末年之悔意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
太皇以母改子則他日必有以子不改父之說進者又差役一事

公論

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下政事與廢之時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是

宜所精尚治雖守成憲清淨玄默母取息

荒天何親政之初未遑他務而亟召關人

入內給事豈瑗等為賢而賴以經綸天下

即噫其志亦借矣豈寺乃小人之謀孽規

其召居寺入內是可知奸邪疊進之機當

時母敢言者惟范祖禹及覆曉告哲宗

不省蓋由立心不臧而和氣乘之故耳易

曰裁者動之微吉凶

之先見者也即此而觀則人心變斷可惟矣

直事早冊其象自見書法范疏二公之疏可謂先見之明而忠實

月者也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厥后群小彙征端人脫輟而貽禍

徽宗者皆哲宗有以致之也書曰啓佑我後人詩曰貽厥孫謀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又書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因之以崇經學

遲退

之消長

離間

不可

所

變之大驟蓋會利差役異蜀利雇役各有利病不舒究而速變之過矣熙豐之小人不可不盡去而熙豐之法則其善者不必盡棄

冬十月帝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時太皇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其畧曰

陛下方攬庶政近見群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

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

不畏哉太皇內決大策推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

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不當改先帝

之政遂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陛下初立上書言法不便

者萬數太皇因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而改也既

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亦以衆言逐之皆上負

先帝下負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

警群慝則帖然無事矣若稍入其言則姦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礼少

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今初攬政事乃小人

乘間伺隙之時故不可不謹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將復誤陛

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且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六人復職蘇軾諫曰陛下親政未閱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宣仁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會群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上書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誠薄俗韓忠彥呂陶亦言之帝不納。端明殿侍讀李士蘇軾乞罷許之。楊畏上疏乞詔述先政初呂大防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竟超遷畏為礼部侍郎即首叛

公論

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下政事與廢之時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是

宜所精尚治雖守成憲清淨玄默母取息

荒天何親政之初未遑他務而亟召關人

入內給事豈瑗等為賢而賴以經綸天下

即噫其志亦借矣豈寺乃小人之謀孽規

其召居寺入內是可知奸邪疊進之機當

時母敢言者惟范祖禹及覆曉告哲宗

不省蓋由立心不臧而和氣乘之故耳易

曰裁者動之微吉凶

之先見者也即此而觀則人心變斷可惟矣

直事早冊其象自見書法范疏二公之疏可謂先見之明而忠實

月者也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厥后群小彙征端人脫輟而貽禍

徽宗者皆哲宗有以致之也書曰啓佑我後人詩曰貽厥孫謀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又書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公論

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下政事與廢之時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是

宜所精尚治雖守成憲清淨玄默母取息

荒天何親政之初未遑他務而亟召關人

入內給事豈瑗等為賢而賴以經綸天下

即噫其志亦借矣豈寺乃小人之謀孽規

其召居寺入內是可知奸邪疊進之機當

時母敢言者惟范祖禹及覆曉告哲宗

不省蓋由立心不臧而和氣乘之故耳易

曰裁者動之微吉凶

之先見者也即此而觀則人心變斷可惟矣

直事早冊其象自見書法范疏二公之疏可謂先見之明而忠實

月者也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厥后群小彙征端人脫輟而貽禍

徽宗者皆哲宗有以致之也書曰啓佑我後人詩曰貽厥孫謀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又書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公論

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下政事與廢之時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是

宜所精尚治雖守成憲清淨玄默母取息

荒天何親政之初未遑他務而亟召關人

入內給事豈瑗等為賢而賴以經綸天下

即噫其志亦借矣豈寺乃小人之謀孽規

其召居寺入內是可知奸邪疊進之機當

時母敢言者惟范祖禹及覆曉告哲宗

不省蓋由立心不臧而和氣乘之故耳易

曰裁者動之微吉凶

之先見者也即此而觀則人心變斷可惟矣

直事早冊其象自見書法范疏二公之疏可謂先見之明而忠實

月者也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厥后群小彙征端人脫輟而貽禍

徽宗者皆哲宗有以致之也書曰啓佑我後人詩曰貽厥孫謀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又書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公論

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下政事與廢之時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是

宜所精尚治雖守成憲清淨玄默母取息

荒天何親政之初未遑他務而亟召關人

入內給事豈瑗等為賢而賴以經綸天下

即噫其志亦借矣豈寺乃小人之謀孽規

其召居寺入內是可知奸邪疊進之機當

時母敢言者惟范祖禹及覆曉告哲宗

不省蓋由立心不臧而和氣乘之故耳易

曰裁者動之微吉凶

之先見者也即此而觀則人心變斷可惟矣

直事早冊其象自見書法范疏二公之疏可謂先見之明而忠實

月者也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厥后群小彙征端人脫輟而貽禍

徽宗者皆哲宗有以致之也書曰啓佑我後人詩曰貽厥孫謀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又書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公論

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下政事與廢之時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是

宜所精尚治雖守成憲清淨玄默母取息

荒天何親政之初未遑他務而亟召關人

入內給事豈瑗等為賢而賴以經綸天下

即噫其志亦借矣豈寺乃小人之謀孽規

其召居寺入內是可知奸邪疊進之機當

時母敢言者惟范祖禹及覆曉告哲宗

不省蓋由立心不臧而和氣乘之故耳易

曰裁者動之微吉凶

之先見者也即此而觀則人心變斷可惟矣

直事早冊其象自見書法范疏二公之疏可謂先見之明而忠實

月者也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厥后群小彙征端人脫輟而貽禍

徽宗者皆哲宗有以致之也書曰啓佑我後人詩曰貽厥孫謀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又書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公論

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下政事與廢之時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是

宜所精尚治雖守成憲清淨玄默母取息

荒天何親政之初未遑他務而亟召關人

入內給事豈瑗等為賢而賴以經綸天下

即噫其志亦借矣豈寺乃小人之謀孽規

其召居寺入內是可知奸邪疊進之機當

時母敢言者惟范祖禹及覆曉告哲宗

不省蓋由立心不臧而和氣乘之故耳易

曰裁者動之微吉凶

之先見者也即此而觀則人心變斷可惟矣

直事早冊其象自見書法范疏二公之疏可謂先見之明而忠實

月者也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厥后群小彙征端人脫輟而貽禍

徽宗者皆哲宗有以致之也書曰啓佑我後人詩曰貽厥孫謀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又書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公論

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下政事與廢之時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是

宜所精尚治雖守成憲清淨玄默母取息

荒天何親政之初未遑他務而亟召關人

入內給事豈瑗等為賢而賴以經綸天下

即噫其志亦借矣豈寺乃小人之謀孽規

其召居寺入內是可知奸邪疊進之機當

時母敢言者惟范祖禹及覆曉告哲宗

不省蓋由立心不臧而和氣乘之故耳易

曰裁者動之微吉凶

之先見者也即此而觀則人心變斷可惟矣

直事早冊其象自見書法范疏二公之疏可謂先見之明而忠實

月者也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厥后群小彙征端人脫輟而貽禍

徽宗者皆哲宗有以致之也書曰啓佑我後人詩曰貽厥孫謀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又書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大防

諒陰之中擅改母

政不孝殊甚先儒

有曰吳王賞諫臣

逸王罰之刻安世

以直言而敗諫果

何謂哉蓋由哲宗

一念之偏而偏者

則易入正者則難

入自此而後小人

盡用新法盡復不

至於天怒人怨四

海分崩而不可止也

豈不深可惜哉豈

不深可惜乎

綱目書紹聖元年春

二月以李清臣為中

書侍郎即劉潤甫為尚

書左丞

分置潤甫首陳武王

能受委委者成能嗣

文武之道以開深故有

是命范純仁以射用大

臣皆從中出

大防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

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鄧温伯李清臣等乞召惇為相

帝深紉之

史臣斷曰坐罪之法必先其首楊畏首叛大防首倡紹述首薦章

惇等紹聖之禍其惟畏為罪首執按畏薦惇未幾即復惇而被斥

故本傳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天下目為三變然予

視其每一變之中總附乎甲即叛而之乙繼附乎丙又叛而之丁

豈特三變已也傾危反覆周旋不窮在當時則曾布蔡卞之姦

和而亦厭其行在前代則雖張儀蘇秦之縱橫而莫比其術世之

診氣所鍾

有斯人耶

詔復章惇呂惠卿官秩貶樞密都丞旨劉安世知成德軍安世諫

二人官故貶成德

軍今真定府是也

甲戌紹聖元年遼大安十年夏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即

潤甫為尚書右丞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

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不仁者遠縱

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堯宣仁聖烈皇后○三月

壬申朔日有食之○靈霧不辨

瓊山立氏曰嗚呼宣仁后崩帝始親政祖禹之疏不報揚畏之言

即入采朝治亂與亡之幾於此乎判人事變於天下象應於上天

人之理影響如是

天變果不足畏哉

呂大防罷○策進士于集英殿蘇轍罷○以曾布為翰林李士承

○三月朔日食○呂

大防罷○策進士罷

門下侍郎蘇轍

○是時奸臣當朝

發策試士其意蓋出

元祐之政也轍上章

辨論坊中時宜見忤

群刑遂遭羅網抑何

罪乎綱目有直書而

義自見者列於此類

為可見矣

又書以曾布為翰林

李士承旨○夏四月

以張商英為右正言

○張商英知英州○

詔改元

○無故而改元則

必有其說焉哲宗惑

曾布之說說以紹述

為美談故改元祐九

年而為紹聖元年意

以新法為聖而繼繼

○三月朔日食○呂

大防罷○策進士罷

大防

諒陰之中擅改母

政不孝殊甚先儒

有曰吳王賞諫臣

逸王罰之刻安世

以直言而敗諫果

何謂哉蓋由哲宗

一念之偏而偏者

則易入正者則難

入自此而後小人

盡用新法盡復不

至於天怒人怨四

海分崩而不可止也

豈不深可惜哉豈

不深可惜乎

綱目書紹聖元年春

二月以李清臣為中

書侍郎即劉潤甫為尚

書左丞

分置潤甫首陳武王

能受委委者成能嗣

文武之道以開深故有

是命范純仁以射用大

臣皆從中出

大防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

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鄧温伯李清臣等乞召惇為相

帝深紉之

史臣斷曰坐罪之法必先其首楊畏首叛大防首倡紹述首薦章

惇等紹聖之禍其惟畏為罪首執按畏薦惇未幾即復惇而被斥

故本傳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天下目為三變然予

視其每一變之中總附乎甲即叛而之乙繼附乎丙又叛而之丁

豈特三變已也傾危反覆周旋不窮在當時則曾布蔡卞之姦

和而亦厭其行在前代則雖張儀蘇秦之縱橫而莫比其術世之

診氣所鍾

有斯人耶

詔復章惇呂惠卿官秩貶樞密都丞旨劉安世知成德軍安世諫

二人官故貶成德

軍今真定府是也

甲戌紹聖元年遼大安十年夏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即

潤甫為尚書右丞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

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不仁者遠縱

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堯宣仁聖烈皇后○三月

壬申朔日有食之○靈霧不辨

瓊山立氏曰嗚呼宣仁后崩帝始親政祖禹之疏不報揚畏之言

即入采朝治亂與亡之幾於此乎判人事變於天下象應於上天

人之理影響如是

天變果不足畏哉

呂大防罷○策進士于集英殿蘇轍罷○以曾布為翰林李士承

之何其惡醉而強其

又書以章惇為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范純仁罷

蔡下請重

明党持中

為政何先

天子待公

劉奉世罷

以黃煥

為御史中丞

重議弄辭之世凶之

外皆君子凶其於竄

而無辭也哲宗之世凶

人兩朝豈止四凶而已哉

時人之論未為當也

宗實

請重

明党

持中

為政

何先

天子

待公

劉奉

以黃

為御

重議

外皆

而無

人兩

時人

衆道謂之惇聞瑾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瑾曰天子待公為政何

先惇曰司馬光姦和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瑾曰公誤矣果爾將失

天下之望不察其心徒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和又復改作

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

范純仁罷帝召章惇純仁請去以蔡京為戶部尚書○以林希蔡

下為中書今人○復罷免役法○蔡下請重脩神宗實錄從之○

閏月復以陸師閔等二十三人提舉常平等事○罷十科舉士法○

以安燾為門下侍郎○復義倉○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懽

附已惡其不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詩賦○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

都等路茶事○立宏詞科○劉奉世罷奉世天資簡重有法度常云

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擾生者不

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張商英

請看詳元祐奏疏從之○御間用卒○嗣濮王宗暉卒以其弟宗晟

嗣○復以黃履為御史中丞○六月以許將為尚書左丞○安置知

英州蘇軾于惠州○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除進士用王中石坐

說之禁○高麗王運卒子昱嗣○秋七月追奪元祐宰執司馬光呂

公著王巖叟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黃

履周秩張商英翟思上官均來之劾并亮采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

更先朝已行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下請發光公著家斷棺暴尸帝

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八月遼生女直部節度使

頗刺淑卒弟盈歌嗣頗刺淑病將死嘆曰我兄直多智我既卒盈可

金天會中追以兄劾者子撒改為國相頗刺淑卒諡肅宗

益穆憲皇帝○九月復罷賢良方正等科○罷廣惠倉○罷廣文館

○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

卿賦性深險皆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

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

帝正色不荅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冬十二月重脩神宗實錄

成以蔡下為翰林學士安置元祐史臣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于永

豐黔州下王安石婿也以史官范祖禹等脩神宗實錄及書王安石之

乙亥二年遼壽隆元年夏卷二月君秘書監呂大防于安州脩神

宗實錄

宗實錄

綱目書夏四月置律
李博士○冬十月鄭
雍罷○以許將蔡下
為尚書左右丞○贈
蔡確太師謚忠懷○
監察御史常安民
監滁州酒稅

發明陳水司馬氏曰
切直之言非人臣之
利乃國家之福是以
人君夙夜求之惟弗
得聞是則小人用事
君子道衰不用於時
則已苟為時用奚肯
緘默以取危乎安民
因論蔡京之奸而得
其則是貶人之非其
罪矣諫有求治之君
首塞言路尚可與論
政事哉易曰天地閉
賢人隱括震无咎无
吝言盡言順也現於此
言則君子處衰亂之
世焉可不審其去就

也故故綱目以无罪
例書深惜之尔
書法君子處於群和
之中固當以明哲保
身為貴然則安民言
官也烏可以例論哉
故極言群小之惡而
不顧者是其死職之
宜也安民其貧矣乎

左司諫張商英
有罪免○十一月安
燾罷○貶范純仁知
隨州

綱目書三年春正月
韓忠彥罷○二月女
直伐死石列部阿疎
阿疎奔遼

綱目書三年春正月
韓忠彥罷○二月女
直伐死石列部阿疎
阿疎奔遼

論厚
安民
植党

安民
奸
論蔡
京奸

羽翬
成就

安民
絕確
不與
往還

安置
范祖
禹劉
安世

宗安錄詆誣
秩分司南京
律學博士○(秋)八月嗣濮王宗愈卒以其弟宗綽嗣○九月有事于
明堂赦○(冬)十月鄭雍罷○以許將蔡下為尚書左右丞○貶內侍
陳衍監柳州酒稅○高麗王昱有疾遼命其子顛璫知國事○贈蔡
確大師謚忠懷蓋感於定策功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先是安民
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二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
親信語之曰君子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
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病乃為時相游說和惇益怒安
民復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
而和之章數其上度終不能回帝意遂乞外帝不許安民又言曾布
之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為比帝為漢靈
帝為怒安民不辨賴安燾力救得免安民復論翰林學士蔡京姦是
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
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
擠之而後已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
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未測而安民獨言之未見
信也至是童敦逸論安民黨於蘇軾兄弟會安民上言教坊不當於
相國寺作柴帝怒遂貶

更臣曰常安民自少應奉不從王氏姦幸且其妻與蔡確之妻兄
弟也絕確不與往還則其直節素定矣是以紹聖之初攻惠卿攻
章惇攻曾布攻蔡京攻張商英攻周秩既被滁州之貶尋遭蔡京
用事入党籍流落二十年而卒嗚呼亘始終徹生死而一於正可
謂任重道遠
之君子耶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商英党章惇以攻安
燾帝不直之遂免○十一月安燾罷○

貶知陳州范純仁知隨州

(丙子)三年遼隆壽二年○夏
天祐民安六年春正月韓忠彥罷○二月嗣濮王宗綽

卒以其弟宗楚嗣○(夏)入入寇圍塞門○(遼)生女直伐死石列部阿

疎阿疎奔遼○(秋)七月(夏)人寇順寧砦○安置元祐諫臣范祖禹劉

安世于賀英州元祐中民間傳宮中末乳婢祖禹安世聞之入諫宣
仁后曰無之乃止射劉婕妤好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恣

二人欲害之乃言乳婢指婕妤好故也○賀○八月(遼)生女直伐其房
州今平樂有賀縣英州今詔州府英德縣

于賀州安世于英州

諫官也罪諫官不祥

也考之范劉二公於

元祐四年入諫至是

紹聖三年蓋十有一

年矣而哲宗春秋則

二十五也人君當年富

力強之日正當親君

子遠小人今而惑京

惇之言而遽斥逐二

公則哲宗拒諫之惡

又浮於神宗也謂之

口舌詎可信哉

又書九月廢皇后孟氏

○夏人寇延陷金明砦

○夏人寇延陷金明砦

犯也哲宗不以為慮方且

罪諫官廢皇后是事

謬故夏人於其九月廢

皇后正月即寇延陷鳴

孟氏

師

為仙

前

於帝

義符

宣仁

欲誣

宣仁

部留可等平之。○九月廢皇后孟氏為仙師出居瑤華宮

冠後庭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皆立簾下

后間中陳迎兒訶之婕妤不顧閣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

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徹婕妤座

矣婕妤遂仆于地對不復朝泣訴于帝帝內侍和隨謂婕妤曰母以此

戚之願為大象生子此座正當婕妤好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

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察弗效特道家治病符

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每外間異即今左右藏之侯帝至

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執符於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

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正堅為后禱

祠事聞詔入內神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鞠之捕逮

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躄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

董敦逸覆錄罪人下庭下氣息僅存无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

未卜却隨寺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續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

是清妙淨仙師法名冲真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斥逮事

宣仁又附附劉婕妤好欲請逮為后遂与和隨搆成是獄天下究之

○邈州首領阿里骨卒。○冬十月夏王冠卿延陷金明砦

塞將。○以龔原為國子司業

是也。○以龔原為國子司業

原少師王安石李

校之弊自原始

丁丑四年遼隆壽三年夏

春正月以贈征為邈川首領。李清臣

免。○三月追賤元祐宰執呂公著司馬光王巖叟趙瞻傅堯俞韓維

書法諫反非細故也

哲宗不罪清臣者深

有尤於清臣也清臣

不能引去者不以哲

宗為意也上下蒙蔽

莫此為甚可不畏哉

又書二月追賤司馬

光呂公著等官○復

聖春秋科○流呂大

防劉摯蘇轍梁壽范

純仁等于嶺南貶韓

維等三十人官失防道卒

發明小人之賄國家中傷

賤元

祐宰

執三

十餘

人

十餘

人

十餘

人

十餘

人

十餘

人

免。○三月追賤元祐宰執呂公著司馬光王巖叟趙瞻傅堯俞韓維

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有差

馬光為清遠軍口度副使呂公著建武軍口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

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迂

表。○夏人寇綏德城。○復元豐權茶法。○復罷春秋科。○安置元祐

宰執呂大防劉摯蘇轍梁壽范純仁于嶺南貶韓維劉奉世及王汾

并以下三十人有差大防行至慶州卒

而誅劉摯尚存實天以陛下於是賤大防摯為寄州團練副

使撤奏為化雷州別駕純仁為安武軍口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

未五州劉奉世為光祿少卿柳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黜韓維王汾落

職致仕張來見補之賈易並監當官孔平仲落職知即用復命王觀

韓州孫升呂陶范純仁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

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勳吳安詩秦觀十七人于通隨峽衡蔡亮單

張商英言

恩朋附司馬光故也

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是歲卒年九十二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

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

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焉。○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許將為中書侍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是非混淆君子既不能受
制於小人亦不能見容
於君子禍亂相仍其及
救乎是以君子必引身
而退以避小人之難也
據市詳書其惡自
見

又書○隆大師致仕
文彥博為太子少保
○閏月以曾布知樞
密院事林希同知院
事許村為中書侍郎
蔡黃履為尚書左右丞
書法鳴呼元祐宰相
與夫大師諸美非捐
館則告老致仕章惇
舍此可也而傷害必
致其極者何也蓋併
少用事非絕蔽陽光
不能散雲之集是知
退貶元祐諸美者豈
非為引用蔡下諸賊
之地執事者比而歟
之其象見矣

惇下
同四
羅織

以宋
宋相
家法
唐

編類
元祐
宰相

即蔡卡黃履為尚書左右丞林希同知樞密院事初布附章惇觀弓
居同省故章惇制極其稱美復替紹述甚方惇忌之慶于樞府由是
不平時章惇蔡卡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
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三代故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
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按元祐中帝御遊英
殿呂大防等進曰祖
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事母
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姪
事姑此事長之法也帝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
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本朝母
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
止間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轎祖宗皆步
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帶苟簡祖宗
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法本朝臣下有
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大平者
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徙蘇
軾于昌化軍范祖禹劉安世于賓高州賓州屬松州府高州
今陞為府屬廣東道 ○三月
夏人寇麟州遂襲段蘆張構敗之 ○蹇序辰請編類元祐宰相司馬
光等章疏從之先是章惇議遷呂升卿童必察訪嶺南將及殺流人

章疏

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

舍人蹇序辰請編類光等改廢法度論奏事狀擴拾附著纖悉不遺人

為一帙凡四十二帙上之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若矣薛昂林自

又乞毀資治通鑑板大學博士陳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新製序文以

問於是昂自駭異而謂瓘曰神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孝得於

天性豈有少年之異昂自諫沮遽以告蔡卡乃密令季中置板高閣

不敢議毀矣 ○章惇帥師城平夏平夏在平涼
府鎮原縣

○高麗主昱卒子顯嗣 ○夏四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 ○追貶元豐

宰相王珪及司馬光呂公著為司戶參軍 ○貶朝議大夫致仕韓維

為崇信軍節度副使踰年卒以其朋附司馬光也 ○六月癸未朔日

有食之 ○嗣漢王宗楚卒以其弟宗祐嗣 ○秋七月火入輿鬼太史

奏云主賊在君

又書三月詔中書舍

人蹇序辰等編類司

馬光等章疏 ○知眉

州章惇城平夏

發明禹城中城春秋

記之蓋城非春秋所

貴益世安民視道之

得失不倚城郭溝池

以為固也哲宗信章

惇之狂謀築城以逼

夏於平州木矣亭子白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
深也兵革非不堅利
也米粟非不多也委
而去之是地利不如
人和也治天下者在
乎行仁政以得民心
推恩信以服小國則
外无侵陵之患內无
奸食之憂不能似理
自明而乃築城逼夏
人心不固城將奚為
况於農事方殷之時
而又輕役大衆愛民

聖人
之孝
得於
天性
置板
高閣
為此
以城

火入
輿鬼

之君若若是哉直書

于策交罪之也

又書六月朔日食

又書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又書夏時新法縱橫

人民愁苦日食彗星見天

戒昭、而反虛內事外

恬不之懼其誣天罔人

若此綱目書之亦所以

見當時不知警懼、

之意也保邦沒身顧

不幸哉

又書編管程順于涪

天道

不遠

於人

外連

重灼

之勢

解天

下斷

胘板

刑舌之

程順

妄自

尊大

也哉

又書復立市易務

綱目書元符元年春

正月得秦坐于咸陽

又書以天瑞紀元乃

崇武之失先儒升氏

論之詳矣真宗感天

書之妾而豈有大中

祥符之端哲宗得咸

陽之卒遂有元符之

名甚失古人即位紀

元之意其所由來者

矣後世不知其又改

紛錄、目、何、

謬哉綱目其早冊不

宋史筆斷曰天道之不遠於人也如此夫自古以來姦臣弄權為

國造禍天未嘗不降災異以警懼之然未有若哲宗之世火入輿

鬼之為親切者明也按火入輿鬼乃賊在君側之兆今而章惇朋

姦用事危人家國天安得不為雷象以明之哉蓋紹聖之初姦佞

如呂惠卿蔡確黃履邢恕楊畏蔡卞蔡京曾布林自張商英來之

邵周秩蹇序辰章惇鞏固非一人然當時位居權要凶逆群邪謔

足以欺君佞足以亂國者誠莫如章惇也惇於熙寧間以才見任

察訪湖北至元豐五年擢為門下中書侍郎遂與蔡確等深相結

納番延政內邀定策之功外連熏灼之勢然猶離披不已縱暴

无厭欲誅元祐舊臣誣謗宣仁聖德廢出天后接立幸妃置詔獄

於掖庭褻凶威於四海覆邦之患世靡有加故天惡其深慝特昭

玄象使天下之人咸知惇為誤國賊此則天厭禍亂之由也然

則天不長姦理固明矣去而奉朝之臣无一人敢斥其姦者何哉

蓋於斯時党人之獄方熾人皆鑿於入地无門之禍惟恐滅口不

暇豈敢復復虎狼之尾自取滅亡之殃乎後賴天使其敗奉使山

陵則措置乖謬簾前異議則發端王狼子之語故為陳次升任伯

兩所劾出知越州百貶雷州始解天下散胘

拔舌之刑由是思之君側之賊非章惇而誰

○秋八月以世開為安定郡王 燕懿王德 昭曾孫 ○王愍復宥州 ○冬十一

月編管元祐講官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

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

同惡相濟削籍貶涪○復立市易務○戶部上天下民數 主客戶一

十三萬五千五百七十三千 ○播州夷楊光榮內附

○夏 春正月得秦 坐于咸陽 咸陽縣民

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有光照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上之詔蔡京寺办驗京以為秦坐遂命曰天受傳國受命室

劉氏定之曰秦始皇以蓋田王製至六面正方靖細李斯撰文以

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崇佩之故霍光房昌邑王

主客戶一

千九百四

段羨於河

殺受漢

魏受漢

大魏受漢

殺受漢

魏受漢

殺受漢

魏受漢

殺受漢

魏受漢

殺受漢

魏受漢

殺受漢

魏受漢

殺受漢

魏受漢

殺受漢

魏受漢

殺受漢

魏受漢

殺受漢

魏受漢

殺受漢

魏受漢

殺受漢

天既在德不在至
後之得國者蓋亦知
所以貴云者
二月下文彥博
子及甫同文館獄
遂錮劉摯梁弄子孫
于嶺南以蔡京為翰
林李士承言安博為
御史中丞
察明觀此則小人朋
相害正昏夜乞哀之
情者矣是時諸既沒
子孫僅存一子女姪刑
尚懷羅織君子之道
何其不哉故綱目上
書曰蔡京安博為李
士中丞則其事為不
之所情可見綱目之修
猶名責實而已
又書章惇蔡下請追
廢宣王聖烈皇后不
果行
書法分注載惇下自語

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未取朱梁也自云得至於魏州僧所得於
黃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聖子所取
於魏州僧之聖又未知孰為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於後唐尹後
唐齊帝從珂與聖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獻遼太宗矣光
德光以其所獻聖非真諱之重貴對以昔聖既焚今聖先帝所為
群臣共知蓋自有秦聖以求其間得喪存毀真偽之故雖盡究詰
而至于重貴降遼之日秦聖之毀于火也已灼然著於人口耳
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為言矣哲宗蔡京乃能復得之於咸
州豈堅之所產哉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
書号年為祥符秦聖号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
述其乃高考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者於書曰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為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者於聖
曰受命于天既壽未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於
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為秦聖而其短世絕傳何
有於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為國不祥聖尔其自徽宗以
哲宗所得者為未足而復置三聖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
萬億永无極謂之鎮國聖其一于闐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
幽贊神明保合大和万壽無疆謂之定命聖與哲宗所得曰受命
聖者為三已而悉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鑿取石晉意其
得秦聖於獲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於桑乾
河及既得於宋自謂恨所歎而秦宗守者死于蔡州幽蘭軒又為
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為秦聖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佞
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其基禍贖武亦何待詩曰杀界豺虎豺
虎不受報界有此有比不受投界有吳言歸諸天庶乎禍端未絕

臣亦曰在德不在至
後之得國者蓋亦知
所以貴云者
二月下文彥博
子及甫同文館獄
遂錮劉摯梁弄子孫
于嶺南以蔡京為翰
林李士承言安博為
御史中丞
察明觀此則小人朋
相害正昏夜乞哀之
情者矣是時諸既沒
子孫僅存一子女姪刑
尚懷羅織君子之道
何其不哉故綱目上
書曰蔡京安博為李
士中丞則其事為不
之所情可見綱目之修
猶名責實而已
又書章惇蔡下請追
廢宣王聖烈皇后不
果行
書法分注載惇下自語

此語
出
取奏
焚
不可
以同
升
○二月嗣濮王宗祐卒以其弟宗漢嗣○三月下文及甫同文館獄
遂殺內侍陳衍于崖州錮元祐宰執劉摯梁弄子孫于嶺南安置元
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化州進蔡京為翰林李士承言及
甫傳之子坐怨望下蔡京覲求執政故治同文館嶽極意羅織元
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已京密言于帝曰蔡下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
升遂止進承言京布由是有隙○章惇蔡下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
帝不許先是惇下恐元祐舊臣一日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
侍郝隨為助媒彙宣仁常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帝
頗惑之至是惇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
起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
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下奏就燭焚之郝隨規知之密語下明日惇
下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
事得寢○夏四月安定郡王世開卒○林希兗○作顯謨閣神宗

其欲廢皇后則其券
凶及惡豆在奉卓曹輔
之下乎亦未所以傾頽
不復振者蓋以此耳

○夏四月林希免○
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
章案大敗之獲其將鬼名
阿里○夏人敗之也

○夏五月
置西安州○秋七月
洮西安州使王瞻取
吐蕃魏川青唐降其
酋瞻征

○非伐人而強奪其地故
特書曰取者其惡上二年
字西夏構矣至是伐吐
蕃取地其暴益四矣

○夏五月
○夏人來謝罪○子茂昭生立其母賢妃劉氏為皇后竄右正言
鄒浩于新州初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
言賢妃與孟氏爭寵而孟氏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
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
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变色持其章躊躇若有

○田登
○田登謂人曰志完不言
可以絕交矣浩字也浩既得罪登迎諸途浩出涕登正色責之曰使
志完隱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田登
○田登謂人曰志完不言
可以絕交矣浩字也浩既得罪登迎諸途浩出涕登正色責之曰使
志完隱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田登
○田登謂人曰志完不言
可以絕交矣浩字也浩既得罪登迎諸途浩出涕登正色責之曰使
志完隱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田登
○田登謂人曰志完不言
可以絕交矣浩字也浩既得罪登迎諸途浩出涕登正色責之曰使
志完隱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田登
○田登謂人曰志完不言
可以絕交矣浩字也浩既得罪登迎諸途浩出涕登正色責之曰使
志完隱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五月受天授傳國受命寶于大慶殿赦六月改元○(秋)八月改熙

○九月編管杭州通判秦觀于橫州○冬

○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案大敗之獲其名阿里○夏人敗之也

○宜稍取其土強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彼勢將自蹙矣

○(春)正月詔許高麗遣士賓貢○(夏)國母案

○(夏)四月郭知章如遼○五月置西安州○(秋)七月

○(夏)人來謝罪○子茂昭生立其母賢妃劉氏為皇后竄右正言

○鄒浩于新州初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

○言賢妃與孟氏爭寵而孟氏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

○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

○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变色持其章躊躇若有

○所思因附于外明日章惇抵其狂妄遂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

○田登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登謂人曰志完不言

○可以絕交矣浩字也浩既得罪登迎諸途浩出涕登正色責之曰使

○志完隱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顏君母以此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夏)臣斷曰章惇相羅織大徹威傾四海鄒公府言每觸惇忌仍

○劫其不忠之罪未報而即諫帝立劉德妃浩又復曲折極人所難言

○是謂古忠臣且初除諫官入白其母上勉以忠果如母命是謂

○古孝子又與田登王固魯誕交游切之道義成此忠孝是謂古良

○友吁公之名曰浩字曰志

○完信乎其浩氣完足矣

○御史中丞邢恕免○(夏)閏月黃履罷○(夏)復叛王

○瞻討之首領跪投反○以城降詔以青唐為鄯州王瞻知州事魏州

○為湟州王厚知州事宗哥為龍支城羗羗叛瞻棄鄯州而還城名○

○廢鄯州為寧警城○安博請看詳元祐訴理事從之由是重得罪者

○八百二十家○皇子重茂卒○(冬)十一月以綏德城為軍○暨夏平

○詔諸州置教授者依大李三舍法

○(依)大李三舍法

○(依)大李三舍法

綱目書三年春正月
帝崩端王佶即位太

后權同听政赦
書法哲宗无疾而

崩其可駭也停戰
當国其能免於後

世之疑乎观分註
曰停抗声停默然

其情盖可見矣

分註於如皇太后
聖諭當之下有曰蔡

下許將相繼曰台
依聖旨太后又曰

先帝常言端王有
福寿且仁孝於夏

停默然乃召端王
入

元符皇后○二月立
皇后王氏○以韓忠

彥為門下侍郎黃履
為尚書右丞

書法忠彥之陳四
事何其切中時病

哉吁忠彥之守家
法如此則魏公可

謂不死矣

又書詔求直言
朕明入主之善政

不而敬天听言乃
其大者自元豐八

年書詔求直言至
是十有五年僅克

占名
臣不
能遠

天下
善人
之紀

夏永隆六年○
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

更臣曰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初年召司馬呂諸美至青苗
復常平登俊良開言路天下之心翕去而化而元祐之政庶几仁

宗柰何熙豐舊好屏去未及已而煤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
前政報復善良馴至黨籍禍與君子斥而逐政益蔽矣吁可惜

哉○呂氏中曰熙豐紹述之間無元祐數年之潤澤其禍不待宣
靖而後見矣所可惜者一老不愆迂而諸賢元宗主光憲於今日

党論則兆於明日天禧寇丁之党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呂范之
党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所謂党則以君子攻君子矣明道謂新

法之行吾黨有迂紹述之禍吾党亦有過焉元祐所以轉為紹聖
始於朋党成於調停始於呂大防之引楊畏成於楊畏之引章惇

清臣停下布京儲紹述之名而用安石之法安石變法之禍止於
一時而引進小人之禍繼於一代嗚呼正人受禍及矣惇下上誣

宣仁下欲誅諸賢誅心而論罪浮于曹節工甫之害黨錮諸正人
朱全忠李振之害唐末諸朝士矣善人天地之紀而絕之若此国

故不亡得乎○更臣曰續綱目廣義謂哲宗無疾而崩其可駭也
惇賊當国其能免於後世之疑乎予考宋史本紀元符三年春正

月辛未帝有疾不視朝已卯帝崩此其明證也
况惇賊方利於哲宗之昏懦何必為是疑耶

皇弟端王佶即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先是皇太后向氏哭
謂宰臣曰家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惟早定章惇曰在禮律當立

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
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似太后曰申王有目疾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

曰端王輕佻苟且也 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
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於是惇默然召詔端王入即位于

極前群臣請太后同聽政太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以
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二月立順國夫人王氏為皇后

州刺史韓
忠彥
州刺史韓
忠彥

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進
焉○三月詔追封宣祖以下子孫三十三人為王

公女為
公主○以西蕃龍
拔為河西軍節度使知鄆州賜姓名曰趙懷德賸征為懷遠節度使

知涅州貶胡宗回知蘄州安置王瞻王厚于嶺南○詔求直言以崔
鷟為相州教授

以四月朔日當食故也筠州推官崔鷟上書曰方今
元祐之臣為奸党者必邪人也使洪之黨網唐之牛李之禍特復見
於今日甚可駭也且司馬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自古名臣不能遠
於而謂之奸是欺天下也如章惇徂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
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国柄忠臣痛憤象士不服故名之耶

再見蓋亦難矣雖
徽宗弗克及終亦
可以少舒累年之
責焉爾大書特書
深予之也

侍御史陳璘劾浩為
左右正言○夏四月
朔日食○以韓忠彥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李清臣為門
下侍郎蔣之奇同知
樞密院事○復范純
仁等官徒蘇軾寺于
內郡○五月詔復哲
宗廢后孟氏為元祐
皇后

○以世雄為安定郡王
德昭曾孫
○詔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璘
為左正言鄒浩為右正言
布共薦之
○謚太行黃帝曰欽文睿武昭
孝廟號哲宗○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陳璘上書論國是

○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大赦○詔復元祐黨人范純仁等官徒蘇軾寺于內郡○罷編類臣僚章疏局○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還居禁中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

氏為元祐皇后下書追復文彥博等三十三人官凡前人姦賢之心一毫元有詎不謂之資哉故綱目備書所以予之也
○蔡卞有罪免書法蔡卞之罪不可勝誅故削其官而書有罪者其其惡也曰免者以見當時失律下之幸也
○追復文彥博王珪同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六月刑恕有罪安置均州○秋七月太后罷聽政○八月起求泰陵○九月章惇有罪免○安惇序辰有罪章惇序辰有罪除名放歸田里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有罪免○章惇有罪貶為武安軍節度副使居之潭州
○以韓忠彥為尚書左僕射曾布為尚書右

以衆人同取合者為是非

天子无所不臣
先務致為以格

陳璘論其矯誣定策
陳璘論其矯誣定策

○以世雄為安定郡王
德昭曾孫
○詔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璘
為左正言鄒浩為右正言
布共薦之
○謚太行黃帝曰欽文睿武昭
孝廟號哲宗○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陳璘上書論國是

○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大赦○詔復元祐黨人范純仁等官徒蘇軾寺于內郡○罷編類臣僚章疏局○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還居禁中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

○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大赦○詔復元祐黨人范純仁等官徒蘇軾寺于內郡○罷編類臣僚章疏局○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還居禁中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

○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大赦○詔復元祐黨人范純仁等官徒蘇軾寺于內郡○罷編類臣僚章疏局○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還居禁中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

東元盧氏曰宋徽宗初立復哲宗廢后孟氏位號論者曰叔牙復嫂之禮伊川不能決問邵伯溫伯溫曰向太后於孟氏為姑叔不可復嫂姑獨不可復婦乎衆論乃定愚謂天子者天之子也受命于天代天理物諸父昆弟无所不臣天地万物无所不宰前乎千萬世之是非于我乎定后乎千萬世之權度于我乎立哲宗昏庸賢后察黜千載之下猶為之忿恨不平豈有目擊其冤而不為之伸理者乎在禮嫂叔不親授受爾天子尊立封號何礙於禮而必假母后以塞眾口者乎厥后奸臣倡邪孟氏復廢議臣十七人皆貶遠州則以大義不明有隙可乘故也嗚呼義理无窮是非易纏為人上者其可不以格致為先務乎
○蔡卞有罪免
陳璘論其矯誣定策
御史中丞安惇有罪免
詔追復元祐宰執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六月刑恕有罪均州安置陳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
○秋七月皇太后詔罷同聽政
○八月作景靈西京
奉安神宗神御復建重石求泰陵
○九月章惇有罪免
○冬十月夏人來貢
○安惇序辰有罪除名放歸田里
陳璘論其矯誣定策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有罪免
○章惇有罪貶為武安軍節度副使居之潭州
陳璘論其矯誣定策
○以韓忠彥為尚書左僕射曾布為尚書右

待即十月詔改元... 善人

言時政不若須至... 道

折太欲以公至正... 善人

朋黨逐記改明年... 善人

為忠中清日由是... 善人

雜進夫鳴呼君子... 善人

不容立立公而和... 善人

終終君子盡去小... 善人

留天下不可得而... 善人

矣微宗銳意而治... 善人

延進忠賢而曾布... 善人

徒不能分別其非... 善人

約之說君心惑亂... 善人

可救其禍哉故綱... 善人

直事早冊乃所以... 善人

非女

直事

度使

不可

政阿疎城取之

又書以安壽知樞密

院中黃履免置春

秋博士以范純禮

為尚書右丞女真

攻阿疎城取之

綱目便覽

綱目書徽宗皇帝建

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悖下復起之萌而數月

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

日事悖下者一旦勢異今日必有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以慟哭

異時悖下縱未至一蔡京足以蕪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罷平準務○林希有罪

貶知揚州○十一月詔改明年為建忠

靖國○以安壽知樞密院事○黃

履免○置春秋博士○以范純禮為尚書右丞○出宮女六十九人

○遼封高麗王顯為三韓國公○遼生女直部伐阿疎城取之

新刻歷考綱目訓解通鑑全編續集卷之七

宋紀 附 遼紀 交亭 魏時亨 逢泰甫 訂

徽宗皇帝 諱佶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哲宗既崩無嗣大

去專五十四殂于沙漠追諡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廟號徽

宗權于永裕陵○帝性机巧多技藝不脩國政大興土木窮

極淫祭天變民怨盜賊乘机而起宣和二年睦州民方臘以

妖術誘眾反於幫源洞替號改元後雖討平之反復不省屏

棄忠正信任奸邪與金人盟約成遼尋為金人之所欺靖康

二年大率入寇虜帝北行至紹興五年殂于五國城哀失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 遼天祚帝延禧乾統

九年○夏永安三年 春正月朔流星自西南入

尾抵距星其光燭地是夕有赤氣起東方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

復有黑氣在傍任伯兩言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

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

善人

道

善人

善人

善人

善人

善人

善人

善人

國之女真新強中
國之小人浸盛伯
兩之言豈不為明
驗乎
又書皇太后向氏崩
○高平公范純仁卒
○遼耶律洪基死孫
延禧立

二月貶章惇
為雷州司戶參軍
○章惇罪惡不
可勝誅微宗一得
正言伯兩之論即
當原情定罪使華
夷知此大好之脫
距則新服光明神
人胥悅夫何伯兩
章之八上猶且遂
巡不決必待臺諫
諸公極論然後止
貶其為雷州司戶
參軍足見其無剛

賜諡
世直
忠直

一日
而祝
千髮三

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又言居宣仁
誣謗之未明致保佑之憂動不顯本權臣務決其私忿非泰陵實謂
之當然卒年七十五帝聞訃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謚忠宣○
遼主洪基卒孫燕國王延禧立遼王卒于混同江之行台年七十遺
詔立孫延禧是為天祚二月詔改元
又詔為耶律乙辛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
出之流放者還之以張孝傑家屬分賜於群臣
史臣曰遼道宗即位之初求直言訪直道勸農與李牧裔血患燦
然可觀既而行謗訕之令重告許之賞群邪並與諫所競進賊及
骨肉諸部多叛甲兵之用無寧日焉一歲而餓倍
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尚足與論治道哉

○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先是右正言任伯兩論惇久竊朝
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棄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睥睨萬乘不復
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實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
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瑾陳次升
等復極論之遂貶雷州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促賃也民
屋惇又以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儆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
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
史臣斷曰史氏書遼主延禧立詔誅耶律乙辛黨徙其子孫於邊
後乙辛墓則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破之家繼書貶章惇為雷

果勇決而不足與
有為矣

○三月罷權給
事中任伯兩

半歲
上八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兩初伯兩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
疏曾布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兩論益力時
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兩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
以致治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
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唐德宗信用盧杞把楊炎專使可刻重役于
民朱此等謀叛進逼京師帝辛奉天及梁
州以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度支負外
○以趙懷德知湟州○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五月葬欽聖憲

○六月罷尚書右
丞范純禮

建中
乃其
紀號

○六月范純禮罷紀禮剛正
數以言事
○秋七月安壽罷○罷左司諫江公望○以蔣之奇
知樞密院事章宗節同知院事陸佃為尚書右丞○冬十月李清臣
免○罷權給事中陳瑾曾布忌之
出知秦州○遼主追尊其考妣為帝后尊其
考妣

○十一月以陸佃
溫益為尚書左
右丞○復召蔡京
為翰林

復用
蔡京

○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為尚書左右丞○復召蔡京為翰林
○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為尚書左右丞○復召蔡京為翰林

○十一月以陸佃
溫益為尚書左
右丞○復召蔡京
為翰林

復用
蔡京

○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為尚書左右丞○復召蔡京為翰林

○十一月以陸佃
溫益為尚書左
右丞○復召蔡京
為翰林

復用
蔡京

○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為尚書左右丞○復召蔡京為翰林

○十一月以陸佃
溫益為尚書左
右丞○復召蔡京
為翰林

復用
蔡京

○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為尚書左右丞○復召蔡京為翰林

為學士徵少失可見矣
又書十一月以陸佃
溫益為尚書左右丞
又書復召蔡京為翰
林學士承旨

儒處此相宗之垂
訓也蔡京奸險渠
魁豈可居此况乎
文死清高之地烏
可以宦官官妾之
奢者而當是任和
微宗所見若此而
他日委見沙漠尚
何尤哉

又書以鄧洵武為給
事兼侍郎

綱目書崇寧元年三
月命宦者童貫製御
器于蘇杭州
書法徽宗初政清
明至是警感憂命
宦者製器蘇杭焉

呼陋矣天子器用
自有常制曲盡其
巧謂之何哉有御
器既作而花石禽
玩之事興而暮道
窮兵之事奉由是
小人擅權夷狄猾
夏天下大亂浸不
能支人君一念之
偏其流弊至於如
此所以有天下者
當謹之於微也
又書夏五月罷韓忠
彥知大名府
又書復追貶司馬光
等四十四人官
又書詔籍元祐元符
黨人陸佃罷
又書以許將溫益為
門下中書侍郎蔡京
趙挺之為尚書左右
丞

知常以符

詔改元年

善人皆不

明其勳以

始天下大平之望
追封伯魚子思
復追元祐元符
人布私言所親

學士承旨先是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意先是順承以故
得幸及詣三吳三吳今蘇州是也訪書書晉巧留杭月餘蔡京舉之遊
不合晝夜貫附語言論奏由是帝屬用意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
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大學博士范致慶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
入官言之由是官妾宦眾口一詞譽京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
謀引京自助故有是命○以西蕃賒羅撒為龜川首領

詔改明年元為崇寧○鄧洵武獻受莫助圖詔以為中書舍人給事
中兼侍講洵武言必欲繼志述事非蔡京不可按其固如史記年表
一重左日元豐助詔本者唯溫益
人古曰元祐奉朝百執事咸在帝以圖示曾布曰洵武言非相蔡
京不可以與卿不同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
溫益欣然請相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

壬午崇寧元年夏貞觀元年春二月以蔡確配享哲宗廟庭
宋史筆斷曰人君之所以敬天地事鬼神者無他焉在乎克謹禮
祭之用而已蓋禮得其中則其政無不善祭得其和則其德無不
明此君子所以見禮而知其政聞樂而知其德也夫功臣配享始
於商之盤庚周制夏官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凡有功
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於大水司勳詔之蓋使功臣配食於丞祭
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詞臣也太宗以趙普有開國之勳配

享於太祖君子德或非之况於王安石配享神宗蔡確配享哲宗
乎夫以王安石之邪而國故不必論確之為人絕佞尤甚上
則師於安石下則友於章惇妄貪定策之功倡和敗君之惡朋和
害正滅德作威基黨獄於元豐垂惡名於詔聖誅之猶尚未決人
意况尊崇之乎今也徽宗不明於是乃信謠諑之言遂以蔡確有
功使之配享哲宗廟庭嗚呼此豈惟不能允協公論亦必貽笑於
將來矣且崇寧之初祖宗之法猶在徽宗之欲未萌天下人心尚
欲思治自蔡確配享廟庭之後復高熙寧元豐功臣顯謨閣以王
安石配享孔子禮廢於和蔡京於後始孤天下太平之望矣然則
和臣配享於哲宗廟庭無所自欽王安石配享於神宗廟庭倡之也蔡
確配享於哲宗廟庭無所自欽王安石配享於神宗廟庭倡之也蔡
主則禮樂寧有不為其所廢王蔡寧有不至於配享者乎觀乎此
則知崇寧之政亂而
宋之社稷必亡矣

○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三月詔宦者童貫製制器
于杭州○夏五月韓中彥罷○復追貶元祐黨籍司馬光等四十四
人官○詔籍元祐元符及今黨人不得與在京差遣○內侍請以金
飾宮宇詔黜之○陸佃罷

以與曾布不協○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
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六月詔脩神宗所定官制○追封商
逸民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閏月曾布免初布與蔡京素
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塔父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
親布忿怒爭辨久之聲色俱厲帝不悅遂出知閩州○安置知越州

親布忿怒爭辨久之聲色俱厲帝不悅遂出知閩州○安置知越州

安置知越州

又書秋七月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又書蔡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

書法嗚呼宋之禍始於神宗安石

終於徽宗蔡京君

子原情定罪不當

置神宗安石于微

宗蔡京之下

又書八月詔天下興

李貢上作辟雍于都

城南

蔡明大抵李校之

設无非所以明人

倫辨邪正分善惡

而為禮義相先之

地今蔡京以姦而

欺君以邪而害正

以惡而凌善凡人

之所不為者京一

切為之然其建李

之卒正以陰為不

善而陽欲揜之也

李者以意逆志則

如見其肺肝矣

問宋

徽宗

置安

作坊

雍其

意何

如

列石

于端

禮門

復廢

孟后

出居

華

此甲

何

事不

可高

復廢

孟后

出居

華

此甲

何

柳浩於永州○秋七月詔內外官並以三年成任○以蔡京為尚書

右僕射○焚元祐法○詔置講議司於都省命蔡京提舉○章綵罷

○復罷春秋博士○八月初置安濟坊于郡縣養民之貧病者○詔

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禮之也○水旋立如壁以飾觀者故曰辟

雍○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以趙挺之張商英

為尚書左右丞○九月初置居養院於京師以處鰥寡孤獨者○詔

中書籍元符三年日食上書人為正邪黜陟有差○初元符未日食求

紹聖之政至是蔡京與其黨葉夢得強發明強淵明等請議下詔籍

其章疏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二人為正等悉加旌擢以范柔中五

百四十一人為差○治議復元祐皇后者貶元符宰執韓中彥曾布李

和等降責有差○清臣黃履官安置待從基諫曾肇豐稷陳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

以馮澥為鴻臚寺主簿○周立九寺其七日鴻臚寺素為典為掌諸侯

也○判官馮澥上書言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

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於是侍御史錢適

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等乞治元符末大臣等○蔡京籍元祐及元

符末宰執司馬光等待從蘇軾等文臣程顥等武臣王獻可等宦者

張士良等百二十人為姦黨請帝書之遂刻石于端禮門

○冬十月蔣之奇罷○詔責降人不得同州居住○復廢元祐皇后

為仙師出居瑤華宮從御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及蔡

京等論之也○罷元符臣僚劉奉世等二十七人祠祿○以蔡卞知

樞密院事○遼蕭海里叛入于阿典部生女直部節度使盈哥誅之

先是海里遣阿典部族人幹達刺約同舉兵盈子執之會遼主命盈

哥討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

圖也遂次混同水蓋先是女直甲兵未嘗滿千也時遼兵追海里者

數千而不能克盈哥曰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遼將許之阿骨打策

馬而進海里中流矢墮馬執而殺之大破其黨函海里首以獻遼主

大喜錫予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史臣斷曰史氏於徽宗之立備書其昏謬之實矣乃書遼將蕭海
里叛女直節度使盈哥擊斬之以見金虜方強宋道愈弱蓋以
張徽宗祖
此之本也

綱目書十二月追謚
哲宗子茂為獻愍太
子富鄭浩于昭州

綱目書二年正月安
置任伯兩等十二人
于遠州○以蔡京為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

又書二月尊元符皇
后劉氏為皇太后○
復推茶法

綱目書三月詔党人
子弟毋得至闕下
又書策進士于集英
殿

又書四月詔致司馬
光等景靈宮繪像
又書除故直秘閣程

○十二月議復遼州賤元符宰相韓忠彥曾布安燾范純禮蔣之奇
等官○追謚哲宗子鄧王茂為獻愍太子○詔元祐學術政事並物
施用○沅州徃入寇

癸未二年遼乾統三年夏貞觀二年○春正月安置知越州鄒浩于昭州越州今

是也昭州今○安置元祐末臺諫官任伯兩等十二人于遠州十二人

陳推任伯兩與典陳次升陳師錫陳祐江公望常安民張舜民○知

馬消豐稷張庭堅時蔡京蔡卞然元符末臺諫論已備以黨事○知

荆南府舒亶平沅州徃取誠徽州荆南府今荆州府是也沅州今屬

緩寧縣是也○温益卒益仕宦從微至顯無片善可紀狡獪附會而

已○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太皇后○

更推茶法○置諸茶路場○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擅到闕下○策

進士于集英殿○夏四月詔毀范祖禹唐鑑蘇洵蘇軾蘇轍黃廷堅

秦觀文集○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居厚為尚書左右丞

安厚同知樞密院事○除直秘閣致仕程頤名頤自涪徙峽復直秘

詭異
龍巖
愚裕

閣言者希蔡京意論其學術頗僻素行譎誕專以詭異龍巖愚裕

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乞卜河南盡逐

學徒○詔內待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王厚復遼州○秋七月詔

元符末上書進士見死三舍生者罷歸○詔自今戚宗里屬勿得為

執政官○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差遣○八月論棄遼州罪貶

韓忠彥安燾范純禮蔣之奇等官○大蝗詔有司酺祭○張商英罷

與蔡京不合合數語○九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並與外祠○置醫學

○詔建崇寧寺于諸宮○始正吏部選人階定官○頒祭京所書元

祐奸黨碑刻石于州縣令監司長吏聽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

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

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彼役不敢辭

乞免鑄安民二字于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高麗使人如生女直部○冬十月遼生女直部節度使盈哥卒兄

子烏雅束詞自鳥占西以來兩世四人志業相因卒定兩族一切合

置信牌馳驅請事由是號令始一遂辟土東南至于詔禁以元祐季

綱目書詔童貫監洮
西軍六月貫及安撫
王厚復遼州賤韓忠
彥等官有差

孫明春秋宋公寵
信閣寺殺世適座
君子訖之况使之
監軍者乎童貫遂
迎其主輕桃開地
卒以覆國刑人之
能敗國亡家亦可
畏矣

綱目書九月始定遼
人階官○令州縣立
党人碑

孫明前立党人
碑于禮門又書
詔党人子弟毋得
至闕下此書令州
縣立党人碑畧无
一毫矜恕之意党

石公
不忍
刻元
祐碑

乙酉骨骨擬即願士骨論東北至于五國主畏亮答矣詔禁以元祐季

人何負於國而疾之深耶宜乎分注備載以表之也一書再書深慮之耶

綱目書三年正月命方士魏漢津定樂時九鼎○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高麗侵女直交真敗之○夏四月罷講義司

又書六月圖熙寧元曹功臣於顯謨閣又書以王安配享孔子

蔡明綱目書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乃所以深求之耳書法徽宗以安石配享孔子則於孔子固無所玷而於王氏亦無所榮而徽宗則徒遺方年

之真也此又讀史者之所當知

又書置書畫等學○重定完人刻石祠堂

又書七月復行方田法○八月許將免又書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

書法安石變法以羨財而民以貧蔡京變法以羨財而國以困姦臣誤用如出一律為人臣者豈亦政謹於大

又言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綱目書四年春正月蔡汴罷○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蔡明童貫前既命監洮西軍今又以

術政事授業者○遼主謁太廟○**遼**以宋魏國王和魯幹為太叔從鄭王淳為越王和魯幹與宗之子也淳字淳字淳里和魯幹之子遼王召監脩國史耶律儼纂諸帝實錄○更鹽鈔法○纂府銅融州邵州蠻內府

甲甲三年遼統四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毋得至京師○鑄當十大錢○以蔡攸為秘書郎攸京長子○鑄九品用魏漢津定鍾律而言也○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三月置文繡院○高麗侵生女直部○夏四月王厚復鄆州○罷講義司○五月更知開封為牧尹○改六曹名○王厚復鄆州加蔡京守司空封嘉國公○置京西北路交子所○六月圖熙寧充豐功臣於顯謨閣○賜辟雍殿名曰大成以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宋史筆斷曰宰我曰以予規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自有生氏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由是論之孔子之德豈易言耶蓋周公既衰人紀火變禮樂大察則天下不得不命聖人以說道紀之專此所以主吾夫子為天地鬼神之主而尤為萬世帝王之師也故以伊尹之聖夫好而感世以大善而敷君法變三司禍延數世誠覆邦之安石亂政之險人也奈何徽宗日就陷淫罔思名教乃以安石配享孔子嗟乎侮慢先聖制出於上固不可得而辨矣其如長姦奪國而為外夷所哂何且人君之所以尊中國懷遠者以其有聖道之

存故也今日幸而棄之是自棄其大防也何以國為然則徽宗以安石等配孔子蓋從蔡下蔡京之請其耻苦枕未也至於政和三年乃更封王安石為寄王復封其子勇為臨川伯從祀先聖廟庭而沐猴而衣冠之禮又何如哉宜其政亂國亡而有身辱虜庭之患也

增諸州學未立者○置書畫等學○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刻石于朝堂通三百九人○詔內外官毋得越職言事○秋七月方行田法

○八月許將免○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詔諸州學別置齋以養材武之士○冬十月夏人寇涇原遂會西蕃圍宥威城執知鄆州高永年殺之賊王厚為鄆州團練使十一月帝臨大學又臨辟雍○詔專取士于學校罷科舉法○十二月升通遠軍為鞏州通遠軍今鞏昌府

○復封孔子後奉聖公端友為衍聖公○是歲大蝗○王祖道言暴洞王古蠻楊晟免等內附○安惇卒

乙酉四年遼統五年春正月築溪哥城○立武學試法藝○邦藩疊三州藩落來歸○蔡下罷下處心傾邪一意以父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將用童貫為制置使下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

蔡明童貫前既命監洮西軍今又以

為熙河蘭湟奉鳳
路經畧安撫制置
使則是也將大兩
皆一官者專之也
直筆書之宋室為
無人矣豈不其可
媿哉

又書二月以張康國
知樞密院事劉逵同
知院事何執中為尚
書左丞○閏月鑄夾
錫鐵錢○三月以趙
挺之為尚書右僕射
燕中書侍郎○置議
札局

又書五月除党人父
兄弟弟之禁 七月
置四輔郡○八月以
王祖道為奉溪峒事
又書新樂及九鼎成
九月帝受賀于大慶
殿○詔徙元祐党人
于近地○冬十一月
林摠還自遼

州縣
分六
曹案

大蝗
蔽日
大成
樂

又書以朱勳領蘇杭
應奉局及花石綱
廣文徽宗仕市井
丐兒為此縱欲逆
天之事其與隋煬
帝陳後主一律也
然煬帝之頤所干
宇文化及之手後
主之身墮于臺城
厚井之中徽宗之
命殁于金虜沙漠
之地天豈有意肆
毒於三君哉無乃
自取之也書曰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
其酒嗜音峻宇雕
墉有一於此未或
不亡况三君兼有
者乎規於此則有
國者不可不預建
太子而使端人尊
之也

以朱
勳領
花石
綱事

初致
黃楊
三本

取內
帑如
囊中
物

撤屋
抉墻
以出

惟恐
不速

前詆下下求去出知河南○以內侍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
安撫制置使○二月築御謀城○以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逵同知
院事何執中為尚書左丞○閏月令州縣做尚書六曹分六案○鑄
夾錫鐵錢○趙懷德來降以為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感德軍
今陝西
○夏人寇塞門○遼歸女于夏夏主
今慶陽府是也○三月以趙挺之為尚書左僕射○詔建王古砦
為懷遠軍王古砦今柳州○復銀州○牂牁夜即首領以其地內附
○夏人寇塞門○遼歸女于夏夏主
今慶陽府是也○三月以趙挺之為尚書左僕射○詔建王古砦
局干尚書省○罷左司諫黃葆光蔡京怒
其異已○夏四月遼使蕭良來為
順
人來還及在延安府保○夏人寇臨宗順寧砦及湟州劉延慶辛叔獻等敗之字
安縣此四十里○五月除黨人父兄弟弟之禁○林摠如遼聘○賜
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號虛靖先生○六月趙挺之罷○大蝗蔽
日○秋七月置四輔郡○還上書流入○八月置提舉溪峒司○改
懷遠軍為平州○定昌于九成宮○大成樂成帝受賀于大慶殿○
九月以九鼎成受賀于大慶殿賜方士魏漢津號嘉成宮○詔徙元
祐黨人于近地○冬十一月安定郡王世雄卒○林摠還自遼有罪

賤知穎州魏之使際也蔡京使其激怒以起黨憾遂恣情不
遜遼人怒絕其烟火三日遼人來言其夫札遂賤○以朱

勳領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初蔡京過蘇州欲建僧寺閣會費鉅

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即召冲語之居數日冲請

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童積篋中京器其能踰年京召還朝遂

抉冲子勳與居竄姓名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意花石京詔

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貢五六

品至是漸成舳舻相御於淮汴舳舻音軸雷黃書舳舻千里注李斐
曰舳舻後施龍處舟舳頭刺雁處言

其船多前後號花石綱置應奉局於蘇州命勳總其事勳指取內帑

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嚴剔數幽隱不置凡士庶之

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靶覆之加封識焉

指為御前之物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

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妄夷之不
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賣子女以供其須斲秩玉山磬石程督
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勞
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官道路以目

綱目書五年正月慧

出西方長竟天○以

吳居厚為門下侍郎

劉逵為中書侍郎○

詔求直言毀黨人碑

復謫者仕籍

〔書法直言以詔求

因星變也毀碑以

半夜畏蔡京也

又書二月蔡京有罪

免

〔書法微宗因天變

而悟蔡京之奸可

謂幸矣故綱目於

京之免書二月者

記其去惡之特也

書有罪者正其為

惡之實也然猶謂

之免者失討賊之

義也

即

〔書法以趙挺之為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

〔書法蔡京窮兇極

惡無所顧忌趙挺

之深奸極詐放常

取容一月之間長

一小人進一小人

則是非退具瞻皆

小人也安望所謂

輔正救之益哉

噫微宗孤立于上

群和交攻于下譬

諸頭水被風而求

其不仆者鮮矣

晏

夜半

刻石

各不

可滅

為

曹

為

之說

如

財物

如

大為

科日

之累

劉

連

罪

相視○以陶節夫經制環慶涇原河東事○詔分平州為允格二州

知桂州王祖道言蔡人為憲六十年今願為

王民得地千五百里允格二州在柳州府懷遠縣○高麗王顯卒子佖嗣

〔因〕五年夏貞觀五年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長竟天○以吳居厚

劉逵為門下中書侍郎○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詔求直

言毀元祐黨人碑復謫者仕籍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帝碎元

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漢帝小黃門十人以

按兩朝國史志凡內侍初補曰小黃門刻翌日蔡京見之勵聲白石

黃門經恩遷補則為內侍黃門

可毀名不可滅也○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罷

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各以存沒稍復其官盡還

諸徙者○二月蔡京有罪免京懷姙直黨威福在其手中託紹述之

名紛更法制貶斥郡賢增備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

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借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

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貪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

後觀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因

觀帑藏盈溢遂倡為豐亨豫泰之說曹豫二卦名豐亨謂豐大也以

字道也豫之時象大笑哉見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所儲掃地矣

行順以動豫之時象大笑哉見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所儲掃地矣

及慧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一宮使○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初挺之首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

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開禍孽不鮮兵民肝腦塗地

豈人主愛民惜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

順○策進士蔡疑以阿附得首選領所對于天下

〔書法〕立氏曰按史稱宋自太宗設科士居首選者職取華要而亦

多忠亮雅厚之士自王安石改新法作新經士習始變倫魁所得

多觀庸流而蔡疑尤為檢和大大為科目之累由王氏之學不正善

人心漸橫潰爛漫并和家而覆之孟子必和說正人心正謂此也

○三月罷求直言○以世福為安定郡王世福燕懿王○廢銀州為

銀州城銀州今延安府○許真人平○夏五月行紀元曆劉易所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冬十一月劉逵罷時蔡京令其黨進

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票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其紹述

釋外夷之外封聖

釋外夷之外封聖

人之裔退蔡京之奸行紀元之歷數事可觀天道即為之應綱目特書其有以也

綱目書大觀元年正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又書三月立八行取士科

又書五月以蔡熹為給事中

書法前書八行取士蓋八行孝友睦

端任恤忠和也繼書蔡熹為給事中

者何蓋蔡熹所陳皆迎合阿附之說有愧于八行多矣

書曰遠上所命從厥攸好此之謂矣

又書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李術者○六

月以深子羨為中書侍郎○朱諤卒○秋

八月以徐處仁為尚書右丞林摠同知樞

密院事處仁尋罷○九月貶侍御史沈疇

監信州酒稅窟御史蕭服于處州

又書故直秘閣程頤卒

系明凡卒故官錄賢也程頤既已削其官矣此猶書故直秘閣者願無故不予其削也蓋程子兄弟鳴道河南繼正字之統宗振斯文之文隆緒誠一代之賢人也惜其弗果大用為憾耳雖然其孝雖屈於一時其業實伸於後世夫豈因其

得鎮

蔡京復相

八行取士

洵武

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出知亳州○得鎮國寶有以玉印六寸龜

州地州京東蘭州是也俱屬慶祿府○黎洞書書晏閣等內附紹復以其地為地文闡那

丁亥天觀元年夏貞觀六年春正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羨為尚書左右丞○二月

復行方田○三月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羨朱諤為尚書左右丞○以蔡攸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立

八行取設科八行謂孝友睦姻任恤忠和也凡○以葉夢得為起居郎夢得附蔡京得為祠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

相復及前政夢得入對曰陛下前日所建立者出於陛下乎出於大臣乎豈可以大臣進退而有所更張也帝悅故有是命○夏五月

以蔡熹為給事中○鄧洵武免時妖人張懷素謀反朝士多株連者而洵武與其黨陳昏坐免鄧氏自縮以來世濟其奸而洵武阿○蔡

尤力○頒大成樂于天下○詔自今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六月以梁子羨為中書侍郎○以黎洞地為庭孚州庭孚州今河池縣

地縣是也俱屬慶祿府○朱諤卒○秋八月以徐處仁為尚書左丞林摠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貶侍御史沈疇監信州酒稅窟御史蕭服于處州

時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經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強抑使承死者甚眾京猶以為緩

遣侍御史沈疇御史蕭服往代疇至蘇即日決擇無左驗者七百入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附會權要夏曰揮日傳會依附而會合之也

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友以聞漢書錄囚平反之謂平活也反罪人辟使從輕而出也京大怒遂貶疇服而經竟窟海島○前直

秘閣程頤卒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

也常言今農夫初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

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

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

道哉綱目書之非
為程子情而為後
世惜也

書夏閏十月以林
據為尚書左丞鄭君
中同知樞密院事

願義尚書為有條
之宗樞密為六宗
之轄尚書之統百

條樞密之掌六軍
非才德兼備者莫
能勝也現夫林據

以怒隣生事被論
居中以後官先變
承蓋二人之不可

當重任也明矣微
宗不察乎此而以
之負乘其何以師表

庶官而統御六卿
哉綱目記其月而
大書者訖之也

書流之於蔡京即方
於于蔡南

言示衆及以軫言
示京使京得以十
肆其兇流毒于軫

故綱目書曰流太
廟齋即方軫于嶺
南以見軫之流雖

出于蔡京而微宗
不得辭其責也君
子原情定罪則微

宗蔡京可謂厥罪
惟均者也

惟均者也

受八寶于大慶殿赦
宗法徽宗之作是
宗無非蔡京固處

之謀也現夫得奉
聖于咸陽義自見
矣

一年

得去

所交

下士

此讀

致道

必自

治道

此始

被京

請誅

方軫

無非

親戚

天下

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頌為伊川先卒年七十五

言他人之孝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約者吾無疑焉仕終大常侍

○顯伊川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唱明道李焞使李焞

効而信眾首領與劉絢有力焉仕終相善即○良佐李焞問該瞻事有

味微則顯有訛嘗別一年而來見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裕字爾伊

川喜曰是子可謂力卒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

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有論語說行于世○酢初與兄醇俱

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願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顯

與扶溝卒招使肄業酢及奔故所習而卒焉仕終知濠州○釋家世

甚微年長未知李備力於是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門人曰何以得

此人曰此讀書所致耳即發憤力卒遂以文名會願自涪還江南釋

道考禮一本於古仕終終書省正字也○冬十月貶張商英為安化

軍節度副使府諸城縣是也○閏月以林據為尚書左丞鄭君中同

知樞密院事○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建鎮州於黎母山黎母

瓊州府定○王祖道伐南母蠻獲其首莫公俊建觀州宜州接境世

為莫氏所○南州州在慶遠府城西三百四十里○徐處仁以母喪

居之地○舊為蠻洞唐為羈縻極邊之地也○去位○十二月召王祖道為刑部尚書以張莊知桂州○置黔南路

加蔡京大尉○太廟齋即方軫上書請誅蔡京京下軫於獄流之嶺

南先是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詔誅熙豐

之說○紹興也○本備也○蔡京專欲紹○為自謀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

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自元符未陛下嗣服忠蒙之士投匭者

無日無之○臣委反匪也○唐武后作○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

耻仕藉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
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帝召宣示京京下
軫獄流之○夏人來貢○涪州夷駱世華駱文貴內附涪州在重慶
十○乾寧軍言黃河清○乾寧軍言黃河清天下太平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加蔡
京大師信寶曰天子上帝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
六璽之數手受命○二月作徽猷閣藏哲宗御集○三月班金錄靈
寶道場像範于天下夏四月童貫復積石軍○五月加貫檢校司空賜
蔡京玉帶○童貫復積石軍○張莊言安化蒙氏蠻內附
六月以涪夷地為玆州○玆州今屬四川○以平夏城為懷德軍
城在中涼府鎮原縣境石○秋八月梁子美罷○九月以林據為中

為尚書左丞

○書及十二月詔以

孔及從祀孔子廟

○書送徽宗尊禮先

聖賢孫可謂光明

正大之幸夫何敬

聖人而肯其道邪

孟子所謂自棄者

微宗之謂也

○綱目書三年三月張

康國暴卒

又書謂右正言陳禾

監信州酒

○書送人臣當以直

諫為職人君當以

從諫為務人臣畏

威而不諫則是臣

不稱職矣人君拒

諫而不從則君

不知務矣是時童

貫權盛陳木論之

及帝不從而起禾

乃引落帝裾視其

以子

思從

祀孔

子

父府

州今

延安

府

○夏人

入貢

○三年

夏真

觀八

年春

正月

以涪

夷地

為求

州○二

月播

州楊

文

○三

書侍即余深為尚書左丞○皇后王氏崩○冬十二月癸靖和皇后

于永裕陵○張莊言寬樂等州蠻內附詔以莊黔南經略安撫使○

渝州蠻趙奉等內附以其地為涪州○詔孔及從祀孔子廟庭○

拆克行卒以

其子可大知府州事克行在邊又善拊士卒戰功最多羗人號折家

父府州今延安府○夏人入貢

○三年夏真觀八年春正月以涪夷地為求州○二月播州楊文

貴內附以其地為遵義軍州宣慰使同也○三月張康國暴卒于

待漏院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寢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悞

陰令康國先沮其奸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將論

康國康國先知之且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臣

頭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涪州至是康國因退

朝趨殿廡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右正言陳

禾上疏請竄童貫貶禾監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

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奸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在

言責此而不可言乎遂上疏效貫經臣恬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

方論奏禾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

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

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变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

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

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言遂謫

○併黔南入廣西路○夏四月林據有罪免集英臚唱貢士據當傳

姓名不識甄益字帝笑曰卿誤耶據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

陛下不惜碎衣臣

豈惜碎首以報陛

下苟非愛君之誠

盡忠之至者曷克

言之若是哉夫何

微宗惑群小之言

受無稽之謫則是

未能盡職而帝不

能知務也賈山曰

為人臣者盡忠竭

誠以直諫主陳未

無愧焉故綱目直

書論右正言則其

拒諫之非曉然見

於書法之間矣

○書四月林據有罪

免

○廣義分注載林據

不識甄益字御史

論其寡李居傲不

恭失人臣禮故黜

之且甄益二字其

果難識者抑苟於

此字而不識則其

字

不識

甄益

字

林據

不識

甄益

字

林據

不識

甄益

字

林據

不識

甄益

字

林據

不識

甄益

字

林據

不識

於理道必堅乎其
未有聞也故不惟
月之而又去其官
書有罪者鄙之也

又書以鄭居中知樞
密院管師仁同知院
事余深為中書侍郎
薛昂劉正夫為尚書
左右丞○五月流孟
嗣于遠方

○蔡京克有罪○以
何執中為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
○書十一月詔蔡京
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罷鑄夾錫錢○札
書成○瀘州夷內附
以其地為純滋州

商英為中書侍郎侯
蒙同知樞密院事
○書五月立詞學兼
茂科○慧出奎麥詔
直言闕失貶蔡京為
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余深罷○貶王祖
道為昭信節度副使
放張莊于永州

○書六月以張商英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薛昂免○
秋七月罷方田○八
月以吳居厚劉正夫
為門下中書侍郎侯
蒙洵仁為尚書左
右丞○九月朔日食
○冬十月立貴妃鄭
氏為皇后○鄭居中
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
事

綱目書政和元年三
月以王襄同知樞密
院事

○冬十月立貴妃鄭
氏為皇后○鄭居中
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
事

○冬十月立貴妃鄭
氏為皇后○鄭居中
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
事

○冬十月立貴妃鄭
氏為皇后○鄭居中
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
事

○冬十月立貴妃鄭
氏為皇后○鄭居中
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
事

故辨
有若
更生

蔡京
何如
人

大書
商霖
二字

有罪免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坐
公弼始與京有連故得進用及居言路遇事利害輒言不憚京始忌
之京既免復上章言吏負猥冗戾元豐舊制於是詔堂選歸吏部者
數千負罷宮廟者千負都水知歸六十負縣非大郡悉省丞仕塗為
清○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太學士陳朝老詰闕上書曰陛下知
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之外黷然
失色執中雖不敢肆為非法若蔡京之蠹國害民然碌上常質初無
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冷已深豈庸上之醫所能起
乎執中負綠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軀贊元是猶以蚤
負山並子按與日其治天下猶○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以
瀘地為純滋州純滋二州在欽州府慶符縣西本南廣蠻之地○秋八月嗣僕王宗漢卒兄
子仲增嗣○冬十一月詔蔡京以楚國公致仕○詔等學以黃帝為
先師○罷東南鑄夾錫錢○禮書成凡二百四十七卷○瀘州夷王
募弱內付

夏人入貢○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帝常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
何以加京聞而御之○三月詔罷醫書學官○詔元符上書邪
等人依舊錄用○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有星孛于奎婁詔有言
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余深罷○追貶王祖道為昭
信軍節度副使昭信軍今信州府是也放張莊于永州討妄言拓地之罪也○
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左僕射時蔡京又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
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又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
是夕彗不見明日兩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以賜之書傳商高宗詔用汝作霖雨○薛昂免○秋七月罷方田○八月以劉正夫為中書
侍郎侯蒙鄧洵仁為尚書左右丞吳居厚為門下侍郎○閏月以張
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立貴妃
鄭氏為皇后○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南丹州首領莫
公晟內附○戶部獻今年民數主客戶二千八百五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
○政和元年夏真觀九年○春三月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夏

夏人入貢○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帝常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
何以加京聞而御之○三月詔罷醫書學官○詔元符上書邪
等人依舊錄用○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有星孛于奎婁詔有言
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余深罷○追貶王祖道為昭
信軍節度副使昭信軍今信州府是也放張莊于永州討妄言拓地之罪也○
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左僕射時蔡京又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
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又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
是夕彗不見明日兩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以賜之書傳商高宗詔用汝作霖雨○薛昂免○秋七月罷方田○八月以劉正夫為中書
侍郎侯蒙鄧洵仁為尚書左右丞吳居厚為門下侍郎○閏月以張
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立貴妃
鄭氏為皇后○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南丹州首領莫
公晟內附○戶部獻今年民數主客戶二千八百五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
○政和元年夏真觀九年○春三月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夏

院事○秋八月張商
英罷

又書九月王襄免○
禮端明致李鄭允中
及童貫使遼

發明一宦者至微
遣之使遼特稱使
以書之殆若將隆

指術專命然者所
以者其擅君命肆
欺妄開也如前書

室之端也如前書
唐遣宦者馬彥珪
使蜀同意

又書冬十月羈管陳
璣于台州

陳璣嘗為諫
官其剛介正直人
所難能然於羈管

而不書其官者非
貶也以明非汚世
可得而罪之也綱
目詳同而義別者
以此類耳

童貫
既得
志於
西羌

經臣
如言
以對

陳璣
嘗選
尊堯
集

尊堯
何得
為罪

陳璣
通於
易致

童貫
挾馬
植扁

六月復蔡京太子少師○秋七月廢平從州為砦平從二州在柳州
是廢為王口○八月復蔡京太子太師○張商英罷○九月王襄免
樂古二砦

○鄭允中童貫如遼童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
以覘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謂曰遼聞貫破羗故欲見

崇信軍節度副使崇信軍今德安府隨州是也徙陳璣于台州先是璣以忤蔡京
竄林州璣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意杭守蔡焜執正彙送京

師下開封府獄併逮治璣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璣曰正彙聞京將
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璣豈得預知以所不知恩父子之恩而指其為

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則義所不為京之奸邪必為
國禍璣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鞠

聞其辭失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祖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
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璣安置通州璣嘗選尊堯集謂詔聖史官專

擬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史交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
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璣又徙台州何執中令

石械知台州欲寘璣以必死械至執璣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璣
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械失旨始告之曰朝廷令

取尊堯集爾璣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
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

何乃亦不畏公義干犯名分乎械慙揖璣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
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械璣平生論京兄弟皆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

匿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許浩曰蔡京之奸璣累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匿而不遺餘力矣
及乎正彙言京勲臣東宮璣守必為國禍之言而璣父為子隱之

義以面互之可也而璣乃曰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則象所不為可
見璣之使君一惟忠誠而璣正彙不服願也微宗可以信其言矣

而不信使使其父子同氣以成奸臣之勢而馴至於敗亡悲夫
史臣斷曰史稱陳璣通於易致則知進退存亡之道矣是宜危行

言孫以處世而乃力論停布京下之罪以致受禍最酷何耶璣
上匪躬易道所尚璣也剛正不撓死生以之誠善用易者歟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以為秘書丞賜姓趙氏良嗣本燕人馬植遼
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至虜溝虜溝在順
本系始河之名累河俗呼混
河亦曰小黃河以流濁故也植夜見其待史自言有滅燕之策貴與
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直恨
遼人切骨而天使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乘涉海登萊二州名今俱

持書志其禍始也

綱目書二年正月詔

元符上書邪等不得除監

得除監司○二月復

蔡京大師賜弟京師

繼書四月復行田法

○禁史文字

又書五月詔蔡京三

日一至都堂議事

蔡明親善而不近

則善為益疎去惡

而不遠則惡為日

長徽宗之遇蔡京

枕魚之得水雖免

舜之待禹皋陶不

是封也上書復蔡

京大師賜弟京師

此書詔蔡京三日

一至都堂議事其

尊之也至其敬之

也隆殊不大好得

路群陰彙進養成

亂階悔將奚及是

亦氣數之使然欵

抑亦徽宗之樂禍

欵一書再書深訊

之也

又書六月以余深為

門下侍郎○九月更

定官

又書十一月受元

圭于大慶殿○以

何執中為少傅

又書十二月加童貫

大尉○蜀夷內附置

其寧州

圖燕

始此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之說

結好女直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

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惧非中

國之利不聽圖燕議始此

壬辰二年遼天變二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

司○二月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弟京師○遼主如混同江生女

直部阿骨打等朝之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

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阿骨打終不從他日遼

主密諭北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跋扈如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否

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僉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

心設有異志最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打之弟吳乞置粘

罕胡舍等嘗從遼主獵能呼鹿制搏熊遼主喜加以官爵阿骨打歸

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

女直趙王阿鶻產相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

北樞密院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遼主命送咸州話責阿骨打一日率

五百騎突入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穩司不屈送所司問狀一日

遁去遣人訴于遼王言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矣

○夏四月復行方田○蔡京至自杭州帝宴之于太清樓○加何執

中司空○五月詔太師蔡京落致仕三日一至都堂議事○六月以

余深為門下侍郎○罷戶部尚書陳顯知越州顯因對言再用蔡京

士民失望帝怒故敗遂歸隱四明四明川名在寧波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秋七月訪

遣書于天下○置禮制局○九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首更開

封守臣為尹牧遂詔太師太保古三公之官為真宰相之在仍

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

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而以太尉冠武階武階

之川至武階○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赦進封蔡京為魯國公○以

何執中為少傅太宰兼門下侍郎○十二月加童貫太尉○宴輔臣

于延福宮○蜀夷董舜咨等內附置其寧州

癸巳三年遼天變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復封安石

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吳居厚罷○以鄭居中知樞密院

事○二月罷文臣勳官○崇因皇太后劉氏有罪自殺帝以哲宗故

綱目書二月太后劉

祀孔子廟

封王安石為舒王安

石子雱為臨川伯從

祀孔子廟

氏自後

好也其輕浮恍惚
常爭座而謂正后
孟氏之廢固難
以其多材藝而立
之耳嗚呼天下母
其多藝之可為耶
然而自後者以其
心有愧怍而不可
居於人上故也分
注所請不謹聞者
意自見矣

夏四月劉洵仁罷
作玉清和陽宮○以
詩昂為尚書右丞○
閏月改公主為帝姬
○五月葬昭懷皇后
○頒新燕樂○秋八
月以何抗中為少師
又書十一月祀天子
園立以天神降詔百

官○十一月詔求道
仙經于天下
綱目書四年正月置
道階
書法嗚呼徽宗崇
尚虛無之心至是
極矣拜官階級固
有常規如文武官
品自一至九之類
是也然不用用賢
之資耳徽宗寔信
方士遂置道階而
有二十六級二十
六等之號則其無
知妄作悖禮滅義
之心為可見焉上
書求道教仙經下
書置道階無一而
非慕道之事意苟
以是心推之治國
則亦何往而不善
哉大書特書深訊
之也
又書夏五月祭地祇

作保
和殿
作玉
清宮

求道
教仙
經

女直
叛遼

阿疎
如故

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
而后已為左右所逼即簾鈞自縊而死年三十五○賜方士黃老志
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黃老志撰人初為小吏遇異人授
言休咎多驗時帝方何道猶召至京館于紫雲宮常緘書一封至帝
所答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老志喻
年而死○仔昔洪州人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能道人
未來事蔡京薦之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寢加朝臣戚里
黃老志○三月壬子朔月有食之○夏四月作保和殿○鄧洵仁罷○
營方澤○作玉清和陽宮○以薛昂為尚書右丞○班五禮新儀○
閏月改公主為帝姬○五月葬昭懷皇后○頒新燕樂○秋七月加
何執中少師○冬十月興新樂器于崇政殿○詔祀大禮並以道士
百人執威儀前導○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詔天神降時以道士前導
王格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復是何處也攸即奏
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七數重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奏曰有若道流童
子持幡前蓋相繼而出雲間歷歷可識
遂以天神降詔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十二月詔求道教仙經于
天下○遼生女直部節度使烏雅束卒弟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都
極烈總治官名統云蒙宰○先是為雅束妻逐獲屢發不能中阿
骨打前射中之以問左右皆曰吉兒不能得而弟浣之兆也及烏
雅束卒遼使阿息保來曰何以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
以為罪乎○他日阿息保徑至瀋所閱賜馬欲取之阿骨打怒將此

而殺之烏雅束之長子
謀良虎力山之乃已
甲午四年遼天慶四年
夏貞觀十三年春正月置道階○夏四月閱太學辟雍諸
生雅樂○五月初祭地祇于方澤○六月以廣西溪洞地置隆兌州
○秋八月置延康述古二殿學士改瑞胡殿為述安殿
樞密直學為述古殿○冬十月
遼生女直阿骨打叛陷寧江州初遼主好獵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
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直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直怨
苦之及阿疎奔遼烏雅束屢請為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嗣
復遣蒲家奴索阿疎久而不還又遣習古乃銀木可復至遼主終不
許習古乃歸具言遼王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所屬使備衝要
建城堡脩戎器遼統軍司遣節度使問之阿骨打曰設險自守又何
問哉遼主復使侍御詰之阿骨打因以慢語答之曰我小國也事大
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事小能無望乎若還
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使還遼王遂發渾河水源出塞外西
南流至濟陽衛台河口北西南流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
至遼東都司城西北入于太子河

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
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

于方澤○冬十月女直阿骨打叛遼取寧江州

癸明率號而斥名

外而秋之也按者

不順之罪取者反

奪之名皆賤之也

女直遼之部曲是

乃臣耳以臣叛君

其罪甚矣君臣之

義內外皆然豈以

夷狄而未滅其罪

哉綱目書此亦所

以存君臣之分立

上下之分也

又書十一月遼遣都

統蕭嗣先伐女直阿

骨打迎戰于混同江

遼軍大敗

癸明告罪致討曰

伐書伐所以罪女

真而予契丹也迎

戰者所以著其抗

君之罪也書大敗

志遼之弱也現綱

數遼

罪告

于天

地

遼伐

女直

女直

女直

女直

女直

女直

女直

女直

女直

女直

女直

女直

女直

女直

女直

女直

女直

女直

為人制衆皆曰善乃與粘沒喝胡舍等謀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木
可婁室闍母等為將而使盧火徵移懶路迪古乃兵幹魯古阿魯撫
諭幹忽急賽兩路繫遼女直實不迭狂完睹路執遼障鷹營九月阿
骨打進兵會諸部于來流水得二千百五人数遼之罪告于天地曰
世事遼國恪備職貢定為春窩謀罕之亂破爾海里之衆有功不省
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屢請不遣今將問遼之罪天地其監祐之遂
命諸將傳挺而哲按哲云女寺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為良賈
抵下家且戰且行至遼界遇渤海軍耶律謝十墜馬遼人前救阿骨
打射殺之獲所乘馬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殺
之免胄戰或有旁射之阿骨打觀者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
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敵大奔相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部聞
之使其子粘沒喝至軍勸其稱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
示人淺也進軍遂攻陷寧江州○十一月遼蕭嗣先師師伐女直敗
績于混同江遼主免嗣先官而釋其罪先是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群
臣議漢人行宮副都署蕭陶蘇幹曰女直雖小其人勇而善射自執

我叛人蕭海里勢益張大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和諸部離
心不可制矣為今之計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庶服也北院
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蘇陶幹之謀徒示弱耳但發馮水以北兵足
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撻不也之發契丹奚
軍及中京禁兵出店河阿骨打率衆來禦未至混同江夜就枕若有
扶其首者二阿骨打率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率燧而行黎
明至混同江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
潰將士多死樞密使蕭奉先嗣是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清軍
所至劫掠若不赦恐聚為患遼王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凡
軍潰散遂止免官而不加罪於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
則有生而無罪故士庶無鬪志遇敵輒潰散矣○阿骨打襲敗遼蕭
敵里于幹鄰樂東殺獲甚衆遼人嘗常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
始滿萬矣○十二月詔廣南歲貢真珠犀角象齒○女直敗遼師于兵
祥咸三州遂陷其城○遼鐵驪王奚回離保以所部判降于女直○
以童貫為陝西經略使

志遼之弱也現綱
目之所書則其強
弱之機與亡之迹
可知矣
繼書以童貫為陝西
經略使
癸明有用費為陝
西經略而遼聖之
事與矣徽宗內作
宮觀之事以竭民
財外構金華之榻
以竭民力財力既
竭府庫空虛天之
災異不足畏國之
忠言不足惜而乃
虛內事外忘本逐
未治夫天怒人怨
淪於敗亡未始不
由童貫啓之也徽
宗信一刑人有如
手足殊不知宣靖
之唯貴豈得而解
之哉直書于冊蓋
亂之也

故士
庶無
附志

綱目五年正月女
真元顏阿骨打稱國
號金○晏州夷反以
趙適為濟南招討使
平之

帝始
建国

又書遼遣使如金議
和金不從

遼主怠忽荒政之
日正金主卧薪嘗
膽之秋遼弱金強
蓋可知矣夷何遼
主視為最爾小醜
遣使持書既名曰
和又使為屬國果
何義哉宜其倔傲
不服而反有倨傲
之辭也

又書金擊遼兵于達
魯古城大敗之○熙
河將劉法敗夏人于
古骨危

五皇
太子

我出兵征之要在
有名堂堂中國而
以詭道勝我狄不
足取也

太子

又書二月立定王桓
為皇太子○以童
貫領六路邊事○三
月遼遣使論金降○
夏六月作三山河橋
遼復遣使如金金
人執之○秋七月朔
日食○八月作明堂
○遼伐金

天子
宗廟
有盡

又書八月有星流出
于柳○安置太子詹
事陳邦光于池州
又書王厚等攻夏咸
底河城敗績夏人遂

太子

巴未五年遼天慶五年○金太相完顏春正月女直完顏阿骨打稱

皇帝更名旻國號金先是阿骨打自既屢勝遼兵乞買其功其帝

稱號無以係衆心阿骨打曰吾將思之吳乞買復以為言遂即位且

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兵鐵雖堅終以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

之色曰完顏色尚白於是號大金○晏州夷反以趙適為濟南招討使帥師討平之

府或縣是也○遼使耶律僧家奴如金議和金主旻不從○遼耶

律幹里朶帥師次于達魯古城金主旻求戰遼師敗潰時幹里朶帥

卒七万成地且屯田以為時又計金主旻登高望遼兵若連雲淮水狀

顛謂左右曰遼人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宗旌以

左翼先騎遼左軍右軍却左翼出其陣后遼右軍皆力戰妻室銀木

可衝其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遼兵遂敗乘勝追躡至其營會

日暮圍之黎明遼兵潰童貫使劉法敗夏人于古骨危○二月立

圖出遂北步卒死○童貫使劉法敗夏人于古骨危○二月立

定王桓為皇太子赦桓帝之長子頭○以童貫領六路邊事六路謂

延環慶秦鳳○三月遼使耶律張家奴諭降于金○夏四月作葆真

宮○改集賢殿為右文殿○置宣和殿大學士○五月金主拜天射

柳金承遼俗凡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日○遼復使耶律張家奴如

金遼書循斥金主名金復書亦斥遼主名諭使速降○六月作三山

河橋○遼使蕭辭刺如金金人執之○秋七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金主以其弟吳乞買為誚班勃極烈國語解文誚班勃極烈

史臣斷曰吳乞買者金世祖之第四子太祖之弟是為太宗按

太祖有子八人不立而欲立乞買故先以為誚班勃極烈也後乞

買城遼本宋正位十三年傳位熙宗使夫

遜耶律幹里朶及金人戰于白馬濼遼師敗績○八月作明堂○嗣

濮王仲增卒○遼主伐金遼主下詔親征以阿不為中軍都統張家

奴為都監率蕃軍兵十萬蕭奉先充御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

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為正軍分道而進發數月

根期必滅女真○八月有星流出于柳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

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象蔡京率百官表賀○九月

金主旻陷遼黃龍府黃龍府在遼東二萬衛初金主次混同江無舟

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楫白馬經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

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度處不得其底○金主遣蕭辭刺還

遼○以仲御為嗣濮王○遼師度混同江先鋒剖署律耶卓奴冬伏

誅○劉仲武王厚即師伐夏敗績于咸底河○冬十月召陳顯為宣

和殿學士不至○十一月高麗使子弟來就學○十二月遼師至麗

太極圖說卷之七 身家條宗 八十七

遼師 伐金

遼軍于護步谷岡大敗之 廣義是役也 遼主無章奴之叛 則遼金勝負未可知也 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其

遼王之謂五 遼將高求昌據遼陽以叛

何也人臣當國家 寡難之時則必公 爾忘私國爾忘家 委政其身可也天 何見遼日長遂懷 異志乃據遼陽改 元借號則其罪之 暴白亦不可掩矣 故直書據遼陽以 叛像者不順之詞 叛者不赦之罪其 與春秋書晉趙盾 入于晉陽以叛同 意孝者宜並州之 文書陽方十林靈素 號通真連靈先生 以童貫為陝西河宣 撫使劉法攻夏仁 多泉城屠之 州 將帥師道克夏城底 河城 閏月立道學 宮成

女直 無步 卒 地方 士林 雲紫

九霄 神霄 為最 高

立道 茶

地協 安興

門都監即律張家奴反遼主引還金主曼追之遼師敗績于護步谷 同金主問遼主征征批沒喝兀木等以書至遼陽為甲哀之辟突欲 求戰遼主怒下詔有女直自作寸天軍剪除之語金主聞之仰天動 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為契丹用殘忍欲自立國今主上親征奈何非 人死戰莫能當也若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 已至此惟命是從從金主遂帥師迎敵至交刺手其臣謀曰遼兵七十 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之宜深溝高壘以待之金主以騎 兵親候遼軍獲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判西不二月矣請將請乘息 擊之金主曰敵來不迎戰而去而追之欲以此為福者衆皆悚愧請自 效金主曰誠欲追敵約資以往無事歸餉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奮 軍最堅遼主必在馬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不可分視其中 之遼兵大潰金兵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死者相枕藉百餘甲獲與 軍物牛馬不可稱記初女直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繫人馬 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重甲持矛戈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 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觀陣之虛實四面結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 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恒勝○金 夾谷撒喝陷遼州開州在遼東義 丙申六年遼天慶六年○金收國 春正月遼高求昌據遼陽以叛 遼將高求昌據遼陽以叛 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連靈先生靈素温州人少從浮 屠若其師答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馬食僧寺苦之及王

老志死志死王子昔寵哀旁訪方士於左階道錄徐知常以靈素對 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 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 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左元仙伯書罰仙吏褚惠等 八百餘官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吏盛童王章即園苑寶 華吏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褚慧下降也佐帝君之治時劉 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王其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賞 賚無算靈素本無所能惟召呼風霆問禱雨有小驗而已○以童貫 為陝西河北宣撫使○劉法帥師伐夏克仁多泉城○种師道師 伐夏克城底城○閏月立道學從林靈 素之言○二月詔增廣天下學舍○ 詔脩御河及廣京城○夏四月會道士于上清寶錄宮初帝以未得 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錄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 堪輿倘形勢如以少高富有為多男之祥始命遺教奴罔阜已而後 宮生子漸多帝甚喜信道教於是蔡攸昌為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 鳳乘龍天書靈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家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

又書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移之遂取遼東京州縣之河執中罷議於京三日一切總治三省也

分注曰京改都堂為公相聽詔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

又書五月以鄭居中為少保大宰劉正夫為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

又書六月遼以耶律淳為都元帥。秋八月以侯蒙為中書侍郎薛昂為尚書左丞

又書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上帝徽號

又書帝宗之於玉帝加美名又詔告天下則其所

以崇奉之者至矣。盡美不可以有加。美厥後斥辱虜庭。為昏德而死於沙漠者何王帝之。不仁而不一肯時也。綱目書此誠足以發千古之英臣。故推此意以俟談理者評之。

又書冬十月以白時中為尚書右丞

又書十二月劉正夫罷。茂州夷內附置壽寧延寧軍

綱目書七年二月大理入貢。帝幸上清宮命林靈瑤道

發明是時天下鉅

環以佳木清流

京三日一

上王

論迂

無一事而

及聞杯靈素之言復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景運禁署

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其室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

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紀。帝時登皇城下視之曰

是開景龍門城上作復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漢書曰復道者

與民表相雜天子自行其上。有私路處。則作穴竇如城門百姓在彼中往來也。○金幹魯攻高永昌殺之遂

陷遼東京州。系未昌使捷不也。拘合未級于金。頭併力取遼。金主使

則不可。若亂掃。當授王爵。未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帥諸軍攻未

昌。執而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直皆降于金。主金

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五月以鄭居中為少保大宰劉正夫為

特進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六月遼以秦晉國王淳為都元帥

○秋八月詔天下監司搜訪巖谷之事。○幸祭京第。○金撒喝陷遼

保州。保州今保。○以薛昂為尚書左丞侯蒙為中書侍郎。○九月帝

諸王清和陽宮上上帝徽號。赦其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

道昊天玉皇上帝。蓋以論者折玉皇大帝昊天上帝言之不能致

一故也。又詔天下洞天福地脩造宮觀塑造神像

瓊山丘氏曰。莫尊於天。天神之最尊者上帝也。謂之昊天上帝。帝

○西內成赦京西路。○加童貫開封議同三司。○冬十一月以白時

中為尚書右丞。○十二月遷九鼎于園像。徵調閣。梁寅曰。宋徽宗崇

鑄九鼎。實于九成中央。曰帝。曰四方。曰寶。曰東。曰北。曰西。曰南。

曰蒼。曰東南。曰南方。曰周。曰南方。曰形。曰西南。曰方。曰阜。曰西方。曰晶。曰西

北方。曰魁。曰政。和七年。又鑄九鼎。實于神霄殿。一曰太極。飛雲。同切之

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醇之。曰三。曰山。岳。五神之。曰四。曰精。明。洞。天。之

鼎。五曰天地。陰。陽。之。曰六。曰混。沌。之。曰七。曰浮。光。洞。天。之。曰八。曰

之。曰靈。光。晃。耀。鍊。神。之。曰九。曰蒼。龜。大。蛇。蠶。魚。金。輪。之。曰。○劉正

夫致仕。○茂州夷。劉正夫。壽寧。延寧。軍。茂州。城。在。成。都。府。西。北。五。百。五。十。里。

丁酉。七年。遼。天。慶。七。年。○金。天。輔。○春。正。月。遼。春。州。及。遼。東。渤。海。叛。降

于金。○金。斜。也。陷。遼。泰。州。定。府。是。也。○二。月。封。段。和。譽。為。大。理。國。王

和。言。大。○大。理。國。今。大。○會。道。士。于。上。清。寶。籙。宮。凡。二。千。人。詔。謂。林

理。國。王。○大。理。府。是。也。○會。道。士。于。上。清。寶。籙。宮。凡。二。千。人。詔。謂。林

平然小人猖獗夷狄馮陵此正憤也自強之時而君臣相與從事虛無何哉蓋蔡京王黼之為相而童貫為之將三人皆佞道者也大亨不幸而幸矣符國政不講而謹道經未幾寇警侵迫虜至則罷講虜退則仍前甚至冊為教主道君皇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紛于交奉政和之政日以系矣持書慶書不一書而止皆所以深敗之也其為唐書置百萬座講仁王經同意

大齋千道會 帝為 道君 皇帝 存黃 廣 以爲

靈素諭以帝君降臨事焉○策高麗進士于集英殿○改天下太平萬壽觀為神霄玉清萬壽宮○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太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令士庶人殿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坐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捷給嘲詼以資嬉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趨之○三月以宦者童貫權領樞密院○夏四月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先是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王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群臣及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用於教門章疏內而不死施於政事

謂之迷而後悟者而不悟者謂之下愚不移徽宗酷信庸無本指失義可愧之甚焉冊者上冊君其祀安乎以天子為道君其義正乎徽宗敦尚道教既抑佛法不過一偏之見耳非謂之至言也善乎劉文安公定之曰佛本夷狄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貌皆若金色徽宗所謂中華被金狄之教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謂妖矣未幾女真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為之先兆也綱目特

老氏 修言 煉藥 上地 祇考 命定 命定

○六月明堂成進封蔡京為陳魯國公辭不受○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作定命寶○八月鄭居中以母喪去位○高麗

丁幾於秦聖合前入室為九

書于冊所以深記之耳

○書六月明堂成○七月置提本御前入解所○熱河環慶涇原地震○十一月起復鄭居中為大宰以余深為少宰時中為中書書侍即十二月以時中為門下侍郎○方士王仔昔下獄死○有星如月南行○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以童貫領樞密院事○作萬歲山○書院侍御史黃葆光于昭州○金遣使求劫冊于遼○綱目書重和元年正月作定命寶成○以王黼為尚書左丞

抄方士王仔昔

夾攻遼
攻明不日伐而曰
宋之黷武也禁暴
誅亂王者盛心救
災御鄰中國善政
是時女直叛遼患
陵沙漠誠王法之
所必討天子不能
率弟伐之師四鄰
不能有效援之義
而及利人土地約
攻契丹是乃助桀
無道耳魯公會我
春秋所耻曾謂中
國天子而可與夷
狄共功耶建隆二
年女真入貢是夷
狄求通於中國也
重和元年馬政使
金是中國求通於
夷狄也厥後遼亡
未幾宋亦不保果
何益哉綱目書此

馬政往金預請燕雲之地

務以惑世欺眾

使蒲馬如金以請保州金人不許保州本高麗地金人按保州高麗兵已在城中金人入守之故請

○九月有事于明堂赦○遼置怨軍主自燕至陰京河東遼東人怨軍兵使振怨于女真號曰怨軍

○冬十月乙卯朔初御明堂班朔布政○侯蒙罷○十一月命蔡京

五日一赴都堂治事○起復鄭居中為太宰以余深為特進少宰白

時中為中書侍郎○十二月以薛昂為門下侍郎○下方士王仔昔

獄殺之○詔天神降于坤寧殿○以童貫領樞密院事○作萬歲山

于京師○安置秘書丞黃葆光于昭州以大早上疏力攻蔡京故

○遼耶律淳帥師次于羨藜山金翰魯古來戰淳敗走金人追之遂

陷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顯州今慶寧衛是也乾州在廣寧衛西

惠州本漢古北平土報縣也○金主旻遣使求冊封于遼封建也冊

制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太子封諸王納妃

○戊戌重和元年遼天慶八年○金天輔四年春正月受定命寶于大慶殿

赦○以王黼為尚書左丞○遼使耶律奴哥議和于金金主復書曰

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等路以親王子孫為質并宋

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遼雙州降于金○二月詔馬

政浮海如金預請燕雲之地初建隆中女直常自其國之蘇州泛海

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泛海來言女直建國屢

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議遣武義大夫馬政同

藥師往金致書於金主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勅敵

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三月遼復使耶律

奴哥如金申前○夏四月築靖夏及制戎城○五月壬午朔日有食

之○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為通元冲妙先

生時帝惑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正書臨壇及火

神龍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因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

欺眾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誥則莫不

如志尋賜靈素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家道

兩府其徒羨衣玉食幾二萬人○遼使耶律奴哥如金要以勸金使

耶律胡突衣如遼金使報悉○立元成節以青華正書○六月遼使

耶律奴哥如金齎宋夏高麗書詔表牒往○秋七月加鄭居中少傅

余深少保御洵武特進○金使耶律奴突衣如遼○八月加宦者童

亦謹始慮終之戒

又書夏五月朔日食

○秋七月以郊居中

為少傅余深為少保

○八月以童貫為太

保○九月掖庭大火

○薛昂罷以白時中

王黼為門下中書侍

郎馬熙載范致虛為

尚書左右丞○郊居

中罷

又書閏月立周恭帝

後○冬十二月置裕

民局尋罷之○遼大

飢人相食

綱目盡宣和元年正

史道

作道

改釋

氏為

仙

馬政

復政

取政

云

焉知

保國

之道

當如

假道

於虞

二賊

貫大保○遼使耶律奴哥議冊禮于金○掖庭大火○掖庭宮苑之

掖門內故○自中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焚屋五千餘間後苑廣

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燒死者甚衆○九月薛昂罷以白時中門下

中書侍郎馮熙載范致虛為尚書左右丞○遼使耶律奴哥如金○

作神霄九鼎○帝如上清寶籙宮度玉清神霄秘籙會者八百人時

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勳獲數十萬每一覲給日亦不下數百千項貧

下之人多買青布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

○作道史○節君中乞終喪制許之○閏月立周恭帝後以為宣義

郎○冬十月置道官道職○馬政以金散覘來報書曰所謂之地今

當與本朝來攻得者有之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十二月置裕

民局○遼使耶律奴哥如金○議定遼大饑

已亥宣和元年○遼天慶九年○金天輔三年○夏雍寧五年○春正月詔更號佛為大覺金

仙僧為德士寺院為宮觀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林靈

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故也○金李善慶來○趙有開如金不至

而復○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帝耕籍田○罷裕民局○封

占城楊下麻疊為占城國主○金使烏林答奢謨如遼○二月加鄧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又書劉法及夏人戰于統安城敗夏人追殺之

廣義童貫敗軍而無敢言者畏貫之兇嚴嗚呼徽宗倒持六阿而授之於貫其不斷指裂膚者九希矣

又五月京師大水

飛明飛龍在天豈有樽榻之理然而俄致大水之異者此強臣夷狄禍亂之徵固可不戒哉

又書夏人來詔童貫罷兵七月以貫為太傅

虎狼不可交

龍見京師

李綱言真得

是其所欲矣高麗知其事亦假求醫中國而謂之日苟存契丹則足為中國捍邊女真復虎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徽宗溺於昏亂而皆不愚聽至於王師再敗中原昂昂金人大入然後思幸亳州以避其鋒不亦晚乎之故以為啓燕雲之役而誤國者非他蔡京童貫自主之亦由

童貫使劉法帥師伐夏敗績于統安城法走還夏人追殺之童貫使熙

河經畧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款行強遣之乃引兵二萬出統安城遇夏王弟察哥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下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性中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未定且追之墜崖板足為一別瞻軍斬首而去死者十萬法各將既死諸軍恟懼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側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刺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

朔日有食之○五月有龍見于京師茶肆傭晨與見犬吠嚙榻傍近

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

止京城外水高千餘丈帝懼甚命林靈素治水不驗遂命戶部侍郎

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即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

未嘗有此異大變不慮生必感召之災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

戒詔貶綱一官與縣云○六月追封周莊周列禦寇為真君○夏人

來詔童貫罷兵○金辭列昌魯○秋七月加宦官童貫太傅封涇國

國公○金使烏林答替諷如遼金主以遼冊至無兄事之語又不稱

及有渠材之字語涉輕侮若遙大金而言遼使乃小和康其德之義

等言皆非善意味違體成而措責之○八月范致虛以母喪去位

○金頌女直字初女直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

烏野謀良虎谷神寺李之謀良虎兩月盡通遂于翰

法定制○九月宴蔡京于保和新殿○幸蔡京第○加淮康軍節

度使蔡攸開封府議同三司淮康軍女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

輔得預宮中秘戲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

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遂數徵行張晏曰若徵敗所

因令苑囿皆倣浙江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

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

破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焉○遼使蕭習泥烈如金○安定郡

王世福卒○冬十月以詔述熙豐政事書布告天下○十一月以張

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放大學生鄧肅歸田里肅以朱勔花

石綱害民進詩諷諫○十二月帝微行寓秘書省正字曹輔于柳州

輔上疏諫曰陛下燕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塵陌之中郊坰之外極

知逐居政府

命蔡京罪為帝所

貫王黼為中丞因

分注曰安中附童

左右丞

知逐居政府

命蔡京罪為帝所

貫王黼為中丞因

分注曰安中附童

左右丞

知逐居政府

命蔡京罪為帝所

貫王黼為中丞因

分注曰安中附童

左右丞

知逐居政府

命蔡京罪為帝所

貫王黼為中丞因

分注曰安中附童

左右丞

知逐居政府

命蔡京罪為帝所

貫王黼為中丞因

分注曰安中附童

左右丞

知逐居政府

命蔡京罪為帝所

貫王黼為中丞因

分注曰安中附童

左右丞

知逐居政府

人主當以

四海為家

太平為

為家

多為

村居野

店及聚

珍禽異

獸動數

千百以

實其中

都下每

秋風靜

夜禽獸

之聲四

徹宛若

山林

破澤之

間識者

知其不

祥之兆

焉

遼使蕭

習泥烈

如金

安定郡

王世福

卒

冬十月

以詔述

熙豐政

事書布

告天下

十一月以

張邦昌

王安中

為尚書

左右丞

放大學

生鄧肅

歸田里

肅以朱

勔花石

綱害民

進詩諷

諫

十二月

帝微行

寓秘書

省正字

曹輔于

柳州

輔上疏

諫曰陛

下燕居

法宮時

乘小輦

出入塵

陌之中

郊坰之

外極

游樂而

後返道

途之言

始猶有

感今乃

談以為

常

帝自政

和以來

多

微行乘

小橋

手數

知逐居

政府

命蔡京

罪為帝

所

貫王黼

為中丞

因

分注曰

安中附

童

左右丞

知逐居

政府

命蔡京

罪為帝

所

貫王黼

為中丞

因

分注曰

安中附

童

左右丞

知逐居

又書十一月帝致微行

蔡明微行首匹夫

而宋太祖效之太

效之不惟行而曰

然綱目上書帝數

綱目書召楊時為秘

蔡明自立党禁小

人盈朝天下不矣

遂薦楊時召為館

閣是蓋天理民彝

隨處發見不終民

沒云爾彼其登臺

前習出新事業悉

訪賢才與之共政

則天下容未亂也

借乎徒能召持而

不改故轍可勝感

哉綱目直書亦所

以不沒其善

綱目書二年春正月

罪放歸田里○二月

月趙良嗣使金○三

君民

本以

小官

何敢

事大

音道

南

立雪

三縣

民思

不忘

龜山

老成

龜山

先生

安在

察其

居處

過制

廣義臣前所謂金

之求冊者偽也金

果以之而絕和議

內臣尊從民間先未及蔡京謝
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
重玩安忽危一至昌王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
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蚩愚之民萬一當乘輿不戒之
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
忍言者可不戒哉帝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
大事輔曰太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
顧張邦於此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
無不知相公者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輔怒遂編管柳州
○召楊時為秘書郎時南劍將樂人縣名在正平府西二百一十里
初舉進士第聞程頤兄弟講孔孟絕學于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
見頤于穎昌穎昌封府許縣是也相得甚歡其歸也頤目送之曰吾道南
矣及頤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暝坐時與游酢
待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
劉陽屬長沙府餘杭縣今屬杭州府蕭山縣今屬紹興府皆有惠民思之不忘時安于州縣未
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

龜山在將樂縣北三里形如龜楊時歸休於此因號會蔡京客張覺言于京曰宗社危在旦夕

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

外京問其人甯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主

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秘書郎

史臣曰龜山蔡京之薦無乃欠當乎故朱子謂其做人苟且未

免保仕乃胡亂就之苟可少行其道亦其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

至之日又只隨衆鵲突耳胡文定以大賢出處不可怪故以卿

下惠暖而止之而止為此目云當特若法經用坎頭收得一半此

語亦是也論者以京之此薦蓋小人之於天理隨處發見愚謂京

之旁姦極許正在於此特借薦賢美名以自歸耳焉知天理為何物哉

○二年夏元德元年春正月罷道學○林靈素有罪放

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鴛鴦毒

殺允誠遂專用事益肆橫恣道遇皇太子弗欵避太子入訴于帝帝

怒斥還故里命江瑞本通判温州察之得其君屬過制罪安置楚州

命下而靈素已死楚州今注○二月趙良嗣如金議取燕雲○金使

烏材若贊謨如遼于高麗○三月遼使蕭習泥烈如金復議冊禮

金主曼不許稱號同金主怒自是和議遂絕○夏五月窟布衣朱

夢說于池州○金主曼侵遼上京晉守耶律撻不野以城降之○六

月

月

月

野以城降。六月詔
蔡京致仕。復僧寺
額。蔡明徽宗惑於
方士廢斥浮屠既
而稍悟甫拜林靈
素等即復僧寺額
皆不顧理之是否
惟務相反而已。綱
目合而書之識者
可以觀矣。

父子各立門戶

又書十月加內侍梁
師成太尉
書法現分注載師
成之事則知其點
慧無能出其右者
也不能書而竊御
書以重其權不能
文而竊蘇文以鈞
其彥履微宗持其
掌書之木偶耳其
亦可笑也哉。

方臘作亂

又書十一月方臘陷
歙歙州詔以童貫
為江州刑州宣撫使
發兵討之
綱目書三年正月童
貫承詔置蘇杭應奉
局花石綱

蔡明徽宗茲因小
警疑備厥德首浮
費斥小人求實政
用賢才豈不為有
宋守文之主哉惜
其盜賊甫成而應
奉復奪花石復用
日積月累民怨愈
深所以淪於危亡
而不悟也綱目特
書亦以嘉其自新
之念耳

宋江寇京
東州即

又書方臘陷婺州又
陷衢州。二月詔方
田。羅州縣李三舍
法。淮南盜宋江掠
京東諸郡知海州張
叔夜擊降之。方臘
寇秀州官軍敗之。

文妃
歌詩
詠諫

月詔蔡京致仕猶朝朔望京專政日久公論亦不與帝亦厭薄之子
攸權勢亦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
攸別居。○罷禮制及他局五十八所。○復僧寺額。○秋七月罷醫筭
學。○八月趙良嗣以金勃董來議伐遼及歲幣。○九月復德士為僧
○詔馬政如金報師期及歲幣。先是金主謂良嗣曰金兵自平地松
不能從至是帝報書云大宋皇帝改書于大金皇帝處承信介持示
亟書致罰契用秋闕為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闢罪之師誠意不偷
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波。○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加
內侍河東節度使梁師成大尉。○建德軍清溪民方臘作亂。方臘世
村詔左道以惑眾縣境同禁源諸同皆谷山谷幽險如氏物聚務有
泰指松杉之鎮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月來圖造作局妄酷取之臘怒
而不敢發時朱勳領花石綱之預臘因民不忍陰取貧乏游。○建德
手之徒以誅勳為各自号空公建元求樂不旬日聚眾數萬人。○軍今
嚴府是也清溪縣。○十一月余深罷。○以王黼為少傅太宰黼竭天
下財刀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濟日風如字與風化之風同意人
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奇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于
黼家。○十二月方臘陷于建德軍歙衢州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
撫使師討之。○以鄭居中樞樞密院事。○封真臘金哀濱深為真

臘國王

辛丑三年

武阿蔡京尤甚京之敗童貫至蘇州承詔罷蘇杭州造作局及御前

網運并木石彩色等場。○方臘陷婺州。○二月罷方田。○罷天下學

校三舍法。○方臘陷慶州。○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至海州張叔

夜敗之江乃降。○宋江起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言將至

志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初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

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方臘寇秀州官軍敗之

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豫州。○遼主殺其文妃蕭

氏南面都統耶律余覲叛降于金。○遼主有四子長曰趙王習泥烈次

許王晉王文妃蕭氏所生及長積有人望內外歸心遼境內郡縣所

失幾半而遼主敗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見而

御之蕭奉先文妃之兄而秦王許王之舅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

不得立因替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馬蕭昱及余覲撻馬里寺謀立

妹具會軍前奉先誅人誣文妃與撻馬蕭昱及余覲撻馬里寺謀立

不忍加罪晉王余覲在軍中聞文妃死大懼遂降于金。○遼主殺其文妃蕭

史臣曰文妃歌詩諷諫是賢妃也。○遼主殺其文妃蕭氏。○遼主殺其文妃蕭

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

降金

又書四月童貫合兵

擊方臘破之執臘以

歸○五月以鄭居中

領樞密院事○大蝗

○安置御史中丞陳

過庭于黃州

又書閏月復置應奉

可○秋七月廢新置

州軍

又書黑青見于禁中

書法接春秋傳天

之變也災人之害

也一歲中既有人

蝗之災又有黑青

之異災異迭出如

此正天怒民怨之

時也徽宗方且罪

諫官縱已欲不畏

天變不恤民隱雖

欲不亡得乎孟子

曰安其危而利其

菑樂其所亡者微

宗之謂也

又書詔宦者李彥括

民田于京東西路

十一月以張邦昌為

中書侍郎王安中李

邦彥為尚書左右丞

○金侵遼中京

綱目書四年正月以

蔡攸為少保○金克

遼中京遼耶律延禧

殺其子晉王教盧幹

走雲中

書法現分注備載

遼為金所敗之詳

則知遼主之窮身

失國惟在漏聽爾

奉先一人耳蓋前

既聽奉先之誘而

殺一賢妃後又聽

奉先而殺一賢子

因人安得不解體

而敵固安得不乘

釁哉傳曰辟則為

之用不亡何待耶按觀皆應金背金趙夏及覆自困本

不足責夫惟幹重君父之命不逃而死誠謂中生其來矣

○以陳遘為江淮制使○夏四月童貫執方臘于京師

十餘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岩屋為三窟謂諸將莫知所入王州

被將韓世忠忠替行溪谷間野婦淫淫即捏身貞前度險故里持其穴

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遂併取臘妻子及為相方北寺五十二人約

賊七方其黨皆竄臘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百萬所掠婦女自

賊同逃出禎而縊于○五月以鄭居中領樞密○大蝗○安置御史

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中丞陳過庭于黃州過庭以睦寇竊發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

黼甫二人則寇自平又言宋劬父子本刑餘小人之餘也故曰刑餘

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射天下三人聞而憾之

故貶○金昌魯來○閏月復應奉局命王黼梁師成領之○秋七月

廢純滋等十二州○黑青見于禁中

符未及見哲宗崩至于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得人語聲

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電金睛行動登七有

人形亦或為野書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折居之地亦

常及內殿后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至是寢少時洛陽畿內忽有物

如人或鴨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後雖白晝

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八月加宦者童貫大師

力者夜持鎗自衛亦有記以作過者辱焉

封楚國公賞平○方臘伏誅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九月加

王黼少傅鄭居中少師○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冬十

月詔童貫復領陝西河東河西路宣撫使○十一月馮熙載罷○以

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為尚書左右丞○余覲以金斜

也侵遼中京○以孔端友龍封衍聖公

壬寅四年○應保天二年○金天輔三年 春正月加蔡攸少保梁師成開府

儀同三司○金斜也陷遼中京及澤州遼主田于鴛鴦澤

也 金覲以金人襲之遼主殺其子晉王教盧幹走雲中遺玉璽

于桑乾河

律散八等復謀立晉王事資遼主遺人縊之或功晉王亡晉王曰安

忍為最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前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諸軍聞其死

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初秦始皇得監田王作傳因室六面既

至葬墓漢平帝后投之殿階螭角微玷至獻帝失之係堅得于井中

傳至孫權以歸于魏曹丕諱刻有祭曰大魏受漢傳因之室傳晉朱

齊梁陳隋唐五代至石晉亡歸之遼○雲中縣名今

大同府大同縣是也桑乾河在大同府城南六十里○二月金粘沒

喝敗遼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遂陷其城○三月金粘沒喝襲遼主行

營遼主走夾山蕭奉先伏誅○遼主逐其樞密使蕭得里底○帝臨

大學○遼李處溫等以奉晉國王淳稱帝于燕京降封遼主為相陰

之謂也

文書三月金復遼軍
延禧走夾○遼軍京
留守李處溫等以耶
律淳節帝監廢其主
延禧為湘陰主○金
克遼西京

文書詔童貫蔡攸等
勒兵巡邊以應金

書法今徽宗與金
約夾攻遼其手履
公假道之愚何異

哉後之帝中國者
慎勿以手足倒懸
而冠履反置可也

文書夏四月金取遼
東勝諸州獲阿疎以

文書五月童貫進兵
擊遼敗績退保雄州
詔班師張都統制種

師道為右衛將軍致
仕

承明遼人未有可
伐之罪故書擊而
不書伐徽宗以宦

人為制將雖奉朝
力爭皆不之聽至

是果辱王師故書
童貫擊遼敗績以

罪之上書童貫敗
績下書敗種師道

為右衛將軍致仕
則是連坐之人明

矣

文書六月以王黼為
少師○遼耶律淳死

其妻蕭氏稱太后主
國事李處溫伏誅

文書淳前既已
稱帝至是卒而反

名書死者不予淳
之借稱也下書其

妻蕭氏稱太后以

居
中
力
陳
不
可

不
宜
幸
災
而
動

童
貫
師
道
應
金

王奉先乞附于金金人不許○遼主淳改怨軍為常勝軍○金粘沒

喝陷遼西京○以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蔡攸為副使帥師巡

北邊以應金朝廷既與金人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

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

事端誠非妙筭京曰上獻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

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

數敗遼兵童貫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

時睦寇初平帝亦悔于用兵王黼獨言曰今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

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貫為

撫軍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以應金○夏四月置補校文籍局○

金使徒單吳甲來諫其師○金閣母婁室陷遼天德雲內寧遼東勝

等州天德州未詳疑即天德軍在大同府城西北八十里西受降城

是也雲內府在大同府城西北二十里中受降城是也寧遼州

在遼東勝州東南三百里獲阿疎以歸金主杖而釋之○遼西南招

討使耶律佛頂降于金○遼主奔訛沙烈○五月童貫帥師伐遼敗

績于白溝白溝河名在河間府新城縣南貫退保雄州貶統制種師

道為右衛將軍致仕初貫至高陽關高陽關在保定府高陽縣用知雄州和詵計

降黃榜及旌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

除節度使遂命統制種師道畫護諸將分道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

舉譬如盜入隣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寶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

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之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之兵趨范村

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謀而前師道

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先令人持一大挺自防賴以不

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敗而

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

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起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

恤隣左傳救災恤隣古之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請許之和貫不

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奴書授師道右衛將軍○嗣濮王仲御卒

以其弟仲瑗嗣○六月遼主淳死蕭幹等尊淳妻蕭氏為太后主國

事遣立秦王定為帝○遼主李處溫伏誅處溫常貴易州富民趙履仁

蕭后納上歸宋后執處溫問之處溫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第功宣

宗淳蓋也宜家蒙宥容可使因諫獲罪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

子也

子也

子也

見不宜稱也慶溫助淳悖逆謀國殄

民乃亂臣賊子之魁桀耳分注以賜

死為文綱目變文特書伏誅非所以

子蕭氏之去討有罪也為天下之討

有非者其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而教

詔後世也深矣

敗之于宜水

錢

張明嗚呼宋之虐

民益甚矣東南為

應奉花石之擾民

不聊生今而又收

經制則是民間之

利悉歸於上如水

益深如火益熱而

大為東南七路之

害矣特書曰初蓋

宋昭名

書法現夫宋昭上

書之言不惟忠心

激烈而且先見

之明此即柳渾之

料吐蕃也何其驗

綱常

法度

立而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子何使秦晉國王如周公則終享親賢之名于後世汝何功之有并救其前罪慶溫無對遂賜死

史臣曰慶溫於慶溫但云賜死是編改書也則綱常立而法度彰矣按慶溫以蕭奉先之薦獲拜宰相阿附貪汚乃至逼魏王以

商其子奭而磔之是亦何足賞罪耶

○夏人救遼金斡魯襲敗之于宜水○秋七月詔童貫伐遼以劉延

慶為河北河東宣撫都統制伐種師○八月金王曼襲遼主于右輦

鐸遼主敗走○九月朝散郎宋昭上書諫伐遼詔編管于海州昭上

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

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

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

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金使徒孤且烏歇來金人恐宋徑

不可得故來請師期○高麗王侯卒子楷立先是侯求醫於朝詔二醫往留二

年而還楷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捍

女直虎狼耳不可交也業已然頌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為備醫還奏

之然已無及矣○趙良嗣如金報云不○遼涿州守郭藥師以城

求降○遼易州守將高鳳以城來降○冬十月改遼燕京為燕山府

西京為雲中府燕承平易營順景為山前九州雲中府所謂山後九州

○童貫使劉延慶及郭藥師帥師伐遼藥師敗績于燕山延慶退保

雄州延慶等至良鄉遼蕭幹率眾來臣延慶與戰而敗次于涿州藥

師師曰幹兵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頭得奇兵五千張之城可得也

請令公之子光世為後繼延慶許之藥師既入燕而蕭后密報蕭幹

幹領精兵三千不燕巷戰光世淪約不至藥師敗走竟以身免幹分

兵斷延慶前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留帳中夜半為相謂曰

間漢軍十萬壓語境吾帥三部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彰

反書萬歲山成更名良嶽

書法徽宗良嶽之奢溢于阿房之後花石之擾浮于頭

武不啻天冠地履何敢望焉况乎金虜一蒙莫之與競

乃付之昏愚閣寺之賢譬則又病疴

色並行雖愈痛鳥能起哉其可悲也已

反書戶部獻今年民數

石崩

萬歲

民數

太盛

罪乃密遣王懷如金以求如納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幹離不率

為右翼趣居庸關粘沒喝趣南暗口捷懶趣北口遼德妃蕭氏五上

表如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金師至居庸關石自崩戍卒多壓

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遼王奔四部

族○萬歲山成更名良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

八十八萬二千三百五十八口四十六百七千三百四十七百八十八

癸卯五年太宗晟天會元年○夏元德四年也○春正月遼奚回

離保自立為奚帝○金使李靖來趙良嗣如金○以王安中知燕山

府詹度郭樂師同知府事詔樂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

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死延春

殿樂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

反書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以王安

中知燕山府郭樂師同知府事○金以遼

平州為南京命張毅留守

又書二月以李邦彥趙野為尚書左右丞

遼延禧追廢蕭氏庶人殺淳妻蕭氏

遼主追廢故秦晉國王淳為庶人殺淳妻蕭氏

遼主追廢故秦晉國王淳為庶人殺淳妻蕭氏

遼主追廢故秦晉國王淳為庶人殺淳妻蕭氏

遼主追廢故秦晉國王淳為庶人殺淳妻蕭氏

遼主追廢故秦晉國王淳為庶人殺淳妻蕭氏

遼主追廢故秦晉國王淳為庶人殺淳妻蕭氏

未解

防者

甲者

防者

防者

防者

防者

防者

防者

防者

防者

書二月遣使如金

廣義抑考童貫再

率伐燕不克成功

懼得罪故遣使如

金求夾攻燕至於

克燕乃獨金人之

力貫無分毫之功

今焉屑屑請求燕

地金人曷得不索

燕租而遷爾與之

和且爭地以戰本

為租稅以交國用

既以租稅與人其

地將焉用之况租

稅既以與彼則彼

為主我為客矣昔

賈傳以中國為首

夷狄為足由是觀

之足反居上者顧

京地

京西

燕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主怒殺之○三月金使銀木可來虜蓋如金先趙良嗣至燕議燕

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未必欲平樂等州則併燕京不與汝家矣因

以谷書先示良嗣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

喝曰燕京自我得之之則當歸我大國孰計若不早見與速追承易

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

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

歲幣帝亦特許之遂命良嗣與靖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

豈平樂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樂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

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承易舊疆我且提兵

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乃令良嗣

歸報且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

王莫听捐燕謙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皆初約要求不已良嗣

還至雄州以金書通奏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曰雄州再

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

及議畫疆邊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權場文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木可

等持誓書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

山川不在許之限帝曲意從之遂遣虜使報之○夏四月金人來歸

燕京及承易檀順景蔚之地童貫蔡攸入燕曲赦河北河東燕雲路

遂班師時燕之金帛子女賤官富民者為金人所掠而東唯存空城

之下策其何也蓋虜

情貪狡稍不如意

則必敗盟所以他日

致其兵之辭者

其原蓋出于此

又書四月金人來歸

燕及承易檀順景蔚

之地詔童貫蔡攸班

師

書法現綱目所書

則知金人所得者

實效也宋之所得

者虛名也宋效與

虛名其所得者何

趨什百千萬哉宋

之君臣謀國如此

其左尚何以勝人

為望和意已不可

欺也微宗此奉是

京地

京西

燕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遼主怒殺之

書法現夫龜山人
對之言其救時之
策莫良於此夫何
徽宗但首肯之未
聞其卒而行之地
孔子曰悅而不澤
從而不改其徽宗
之謂歟

又書以王黼為太傅
總治三省事鄭居中
為大保蔡攸為少師
誰封童貫為徐豫國
居中辭不拜

蔡明徽宗竭天下
之財力得七郡之
空城論功行賞不
亦謬哉惟居中自
陳無功不受封爵
庶幾彼善於此者
矣據事 曹美惡
自見

平州來
書云

居不
拜

張毅
以平
州米

人心
惟公
是望

以平

之數帝首肯之○以收服燕雲加王黼為太傅封楚國公鄭居中太
保蔡攸少師封英國公進封童貫徐豫國公以趙衣嗣為延康殿學
士居中辭不拜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充征伐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
表賀詔服燕雲宰執皆進位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史臣曰鄭居中不受平燕之賞蓋以一事之矯情而掩平生之奸
為耳論者遂謂蓋惡之心賢者勿喪殊不知居中豈賢者哉按其
角緣求進附鄭貴妃附蔡京附宦者黃經臣史氏以張商
英為配而訊其向背離合視利所在是奚得有蓋惡也

○詔王黼總治三省事○遼主奔夏蕭特烈等以梁王雅里走西北
部立為帝○雅里遼主遼主回離保為其下所殺○六月遼張毅以
平州來歸初金人以燕地與宋以遼宰相左企弓為中書令虞仲文
曹義勇為樞密使康公弼簽中書省事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
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言於張毅曰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
民流離無所安集今公臨臣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必能使我復歸鄉土
人心亦惟公是望毅遂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
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中興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
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而平州遂為
藩鎮矣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州之軍外得宋為之援又何懼焉毅

州降金復以之歸

宋則中國無所主

而所命於人者也

會謂忠臣家士有
是哉若毅者其見
利忘義之小人也

左企
弓十
罪

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右智而多謀可召與議石至其
言與之合毅乃召左企弓等數以十罪其口天祚播弄夾山不即奉
也誠許君父降封相陰三也天祚遣知閣王來議事而殺之四也檄
書始至有迎秦拒相之說五也不謀守燕而降六也不顧大義臣事
于金七也根括燕財稅于金八也使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教金人發兵先下平州十也企弓等無以對皆謚殺

○遼帝引兵破景州
○金阿骨打死弟吳

張毅
總練
之才

石更名安弼偕高黨至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毅總練
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安中深納之令安弼與黨至汴以聞王黼
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
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鼓聞
之自謂得討○嗣濮王仲瑗卒以其弟仲理嗣○鄭居中卒○以蔡

攸領樞密院事○秋
七月童貫致仕以內

禁元
祐李

攸領樞密院○秋七月童貫致仕○以譚積為河北河東燕山府路
宣撫使○禁元祐學術○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遼蕭幹復景
州遂伐燕京及郭藥師戰于峯山幹敗走為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

加藥師太尉○金主
旻卒弟誥班勃極烈

吳乞
買立

吳乞買立更名晟改元天
會十六歲○用雖不克城遂以遺後人然而規模皆其創始數年之

也何以謂死賤夷
狄也

禁元
祐李

會十六歲○用雖不克城遂以遺後人然而規模皆其創始數年之

死爾時烈等復立耶
律木烈為帝

禁元
祐李

會十六歲○用雖不克城遂以遺後人然而規模皆其創始數年之

第... 月幸王黼

幸王黼弟觀之其

因納張鼓每欲加

兵此乃敵國外患

君當倚於法家排

士以德脩國政其

臣當責難陳善以

禮格君心內用貴

才外攘夷狄保祖

宗之業若弗暇也

今乃施上然安於

不兢惟无益之物

是觀是玩及金人

入寇上下離心心

顧欲徵兵拒敵不

亦未乎

張鼓

敗金

人

若求

亦與

間算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
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冬十月遼主復渡河東居于突呂不部○遼主雅里死蕭特烈等

復立耶律木烈為帝○張鼓敗金閣母于兔耳山詔加鼓泰寧軍節

度使二里泰寧軍今交州府是也○十一月幸王黼第觀芝○貶轉

運使之上供錢者二十二人○金幹離不襲平州張鼓奔燕山守將

張忠嗣張敦固以城降金使入城敦固殺之○詔王安中殺張鼓以

界金人先是幹離不遣人以納叛來責王安中諱之金人索之益急

安中取其類鼓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鼓也遂欲以兵攻燕詔安中

以鼓與金安中不得已縊鼓殺之亟其首併鼓二子與之於是燕降

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鼓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

之矣且力求龍自是降將卒皆解軀矣○遼主木烈及蕭特烈為亂

兵所殺○金人來歸武朔州時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王新立將詐

之粘沒喝自雲中至力請勿與之遂以武朔二州歸○金幹離不遣

使如夏言若遼王至彼可令執送且○十二月金使高居慶來賀正

○召王安中為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金王以其弟

斜也為諸班勃極烈○金使李靖來告哀

綱目書六年正月夏

相潘于金金以地地

界之

分注曰夏得金

遣把里公亮奉誓

表請以事證之禮

稱潘于金且受割

賜之地粘沒喝承

制割下寨以此除

山以南乙室邪刺

部吐滌西之地與

之自是兩國信使

不絕

繼書三月金人來索

糧不許

事法束與金終不

有汲

賄温

風浩

昭示

天數

日已

數下

天數

日已

數下

天數

日已

數下

天數

日已

宋史筆斷曰嘗觀古之人君失政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未有不亡

其國者微宗敗陳瓘于楚州政事日紊馴至於亂得無類於斯

乎瓘之為人博洽有謀剛正不屈雖非伊周宰輔之器然其遇事

敢言不避權勢誠有汲黯温浩之風焉故瓘居小官時章惇以宰

相召瓘又司馬光為奸邪所當先力確曰若然將失天下之望

而行瓘又以司馬光為奸邪所當先力確曰若然將失天下之望

辭後瓘專橫瓘曰章惇前日所為皆下教之下以經述為名以篡

詔安石為主焚惑犯房心確言文星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

京師陰雨見之最晚則房心確言文星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

請幸景靈宮以奉神宗詔而哲宗次之確言不可者五元符末

皇太后還政確為召司諫上言曰皇太后不待附庸果於還政事

光前古名垂後世臣恐假借外家不足為報也劾浩諫立后事隨

削其黨確曰禍其在茲乎其時姦人妄出一黨不可班矣後蔡京

用事果為雋疏以出之蔡京將大用確疏上京不可用用之必為大

患聞者為之懷懼其對仗彈文逆鱗諫疏上京不可用用之必為大

以剪革姦謀誠當時骨鯁之士也然徽宗不能任用乃以蔡京王

特書閏月京師河東
陝西地震

反書夏四月起復李
邦彥為尚書左丞

六月金人陷平州
科免夫錢

反書七月置我衡所
即變更法制日積

月累漸迫危亡既
無禹湯文武之仁

而有桀紂幽厲之
暴天下之亂不古

可知也君子豈不
深為徽宗惜哉

書手冊其父見矣
反書八月譚稹復

以重領樞密院事
兩河燕山路官所

反書十一月王黼有
罪免

金人來索糧不與

金主使烏瓜乃來

召靖康之亂哉故史臣既書陳維卒于楚州後書劉安世卒于後
于以見徽宗不能用賢而自底滅亡也應李亨筆謂非宋之良史可乎

○帝耕籍田○李邦彥以父喪去位○遼耶律大石自立為王率眾

西走○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許○索所計二十萬石譚稹曰三十萬而

封使曰趙良嗣許之矣良嗣曰良嗣○皇后親蠶○閏月金使王阿海

如夏刃國信使不絕○夏四月起復李邦彥為尚書左丞○五月金

使高本高興輔來致遺物○六月金闕母克平州殺張敦因○秋七

月汗元宗如金位○置璣衡所○遼主復取天德東勝寧邊雲內

等州至武川遇金人戰于奄遏下水而潰遂走山陰居于余都谷

武川山陰縣名○八月譚稹罷以童貫領樞密院為河北河東燕

山府路宣撫使○赦○九月以白時中為特進太宰李邦彥為

少宰趙野字與文粹中為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更名

良嶽為壽嶽○金主使烏瓜乃來○冬十月詔毀蘇洵蘇軾蘇

轍黃庭堅文集○遼主以突呂不部人訛哥為本部節度

○十一月王黼有罪詔令致仕○中丞何臬稟論黼奸邪專橫十

五年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免

倭幸不稱臣

反書都城有女子生
髭詔度為道士

綱目書七年正月遼
延禧如党項二月至

應州金將芬罕獲之
以歸

流離之中尚圖興
復何肯降誓不得

已而為麥室所獲
非復為臣虜之比

也然不曰遼亡者
外而不內也而狄

之也延禧有社稷
之德宗與其天下

播越沙漠效死不
降至於力也則延

其志可尚也則延

○詔蔡攸講議財利于尚書省罷應奉司○十二月詔百官遵行元
豐法制○復詔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河北山東盜起○金使高
居慶來

乙巳七年遼休大五年○金天會三年○西遼德宗耶律
大石延慶元年○是歲遼亡金代西遼建國

遼主如党項二月至應州城東金婁室獲之以歸

王越天德沙漢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却之乘張

仁貴馬得脫至天德遇雪無禦寒具護衛太保蕭木里者即跪坐

進途次絕糧木里者進麵與糗糗主欲德木里者即跪坐

木里者進麵與糗糗主欲德木里者即跪坐

知之乃叩頭跪而大動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遂授以前度使

趨党項以金將婁室寺所獲遼亡

六十里為金將婁室寺所獲遼亡

史臣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窾外帝捲河朔樹晉植茨何其

壯欽太祖太宗乘百戰之勢輯所造之刑英謀數累可謂遠矣雖

○右遼九主共一百五十年

又書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

發明時延禧既獲遼祚已亡大石據有土地稱帝改元而必於延禧既獲之後使遼之統緒不絕祀典有歸其志亦可加尚也

大石稱帝即書于下者又以見大石有紹續本國之意故亦書而及之也

其與五代洪劉崇稱帝於晉相同意君子宜並觀之

又書四月勒蔡京致仕

致仕此書勒致仕其意可見矣

又書復元曹官制

又書九月有狐升御

野居至尊極愛之地狐乃荒涼曠野之物以荒涼曠野居至尊極愛之地其異甚矣

乃陰柔之物夷狄陰柔之類而狐即胡之類也以狐而升御榻則金人竊據中原之兆明矣

安不虛生災不妄作下書金將粘沒喝擊瀋不分道入

且切哉宋之君臣溺於宴安不思警

封董頭方廣王

荷擔何門戰手且言

迷罔釋荷擔向門戰手且言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

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乃省則不知向者所為乃於獄中

書之而逃去又有酒肆朱氏子其妻忽生鬚其人可四十餘鬚鬚長

一男子時詔度為女道士

冬十月金斜也等分道南侵

院于平州以劉彥宗知院事

一月以神師道為河東河北略制置使

金。十二月金粘沒喝使王介儒至太原童貫逃歸粘沒喝遂圍太原

原知府張孝純御之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白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

○兩大水。歸巢于金。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夏四月保和殿大學士燕待讀蔡條有罪免詔蔡京復致仕。推用事其兄攸。數請殺條帝不許。日時中。復行元曹官制。六月封宦者童貫為廣陽郡王。天府是也。順。

○加蔡攸太保。秋八月金主晟降封故遼主延禧為海濱王。九月金使李孝和來。前待制劉安世卒。瓊山立氏曰按王倫曰安世以激小人之怒及童惇得志流毒緇紳貽患國家朋黨之禍編于四海嗚呼天下不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民受弊為君子者宜求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于口舌力爭啓其狼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也夫。

○有狐升御榻而坐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戰手且言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乃省則不知向者所為乃於獄中書之而逃去又有酒肆朱氏子其妻忽生鬚其人可四十餘鬚鬚長一男子時詔度為女道士。冬十月金斜也等分道南侵。極烈紉也。

院于平州以劉彥宗知院事。一月以神師道為河東河北略制置使。童貫次于太原使馬擴如金。十二月金粘沒喝使王介儒至太原童貫逃歸粘沒喝遂圍太原原知府張孝純御之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白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寺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先帝與宋人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宋違約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輟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乞且交蔚應寺地粘沒喝笑曰爾尚欲此耶山前山後皆我地尚復何論汝家可別稍數城米可贖罪也汝即去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還具言請宜速作備御貫不從既而王介儒撒離拊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今已與兵辭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拊曰兵已興何告為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

院于平州以劉彥宗知院事。一月以神師道為河東河北略制置使。童貫次于太原使馬擴如金。十二月金粘沒喝使王介儒至太原童貫逃歸粘沒喝遂圍太原原知府張孝純御之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白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寺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先帝與宋人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宋違約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輟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乞且交蔚應寺地粘沒喝笑曰爾尚欲此耶山前山後皆我地尚復何論汝家可別稍數城米可贖罪也汝即去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還具言請宜速作備御貫不從既而王介儒撒離拊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今已與兵辭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拊曰兵已興何告為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

院于平州以劉彥宗知院事。一月以神師道為河東河北略制置使。童貫次于太原使馬擴如金。十二月金粘沒喝使王介儒至太原童貫逃歸粘沒喝遂圍太原原知府張孝純御之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白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寺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先帝與宋人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宋違約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輟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乞且交蔚應寺地粘沒喝笑曰爾尚欲此耶山前山後皆我地尚復何論汝家可別稍數城米可贖罪也汝即去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還具言請宜速作備御貫不從既而王介儒撒離拊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今已與兵辭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拊曰兵已興何告為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

院于平州以劉彥宗知院事。一月以神師道為河東河北略制置使。童貫次于太原使馬擴如金。十二月金粘沒喝使王介儒至太原童貫逃歸粘沒喝遂圍太原原知府張孝純御之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白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寺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先帝與宋人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宋違約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輟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乞且交蔚應寺地粘沒喝笑曰爾尚欲此耶山前山後皆我地尚復何論汝家可別稍數城米可贖罪也汝即去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還具言請宜速作備御貫不從既而王介儒撒離拊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今已與兵辭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拊曰兵已興何告為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

院于平州以劉彥宗知院事。一月以神師道為河東河北略制置使。童貫次于太原使馬擴如金。十二月金粘沒喝使王介儒至太原童貫逃歸粘沒喝遂圍太原原知府張孝純御之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白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寺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先帝與宋人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宋違約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輟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乞且交蔚應寺地粘沒喝笑曰爾尚欲此耶山前山後皆我地尚復何論汝家可別稍數城米可贖罪也汝即去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還具言請宜速作備御貫不從既而王介儒撒離拊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今已與兵辭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拊曰兵已興何告為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

院于平州以劉彥宗知院事。一月以神師道為河東河北略制置使。童貫次于太原使馬擴如金。十二月金粘沒喝使王介儒至太原童貫逃歸粘沒喝遂圍太原原知府張孝純御之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白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寺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先帝與宋人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宋違約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輟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乞且交蔚應寺地粘沒喝笑曰爾尚欲此耶山前山後皆我地尚復何論汝家可別稍數城米可贖罪也汝即去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還具言請宜速作備御貫不從既而王介儒撒離拊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今已與兵辭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拊曰兵已興何告為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

院于平州以劉彥宗知院事。一月以神師道為河東河北略制置使。童貫次于太原使馬擴如金。十二月金粘沒喝使王介儒至太原童貫逃歸粘沒喝遂圍太原原知府張孝純御之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白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寺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先帝與宋人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宋違約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輟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乞且交蔚應寺地粘沒喝笑曰爾尚欲此耶山前山後皆我地尚復何論汝家可別稍數城米可贖罪也汝即去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還具言請宜速作備御貫不從既而王介儒撒離拊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今已與兵辭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拊曰兵已興何告為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

院于平州以劉彥宗知院事。一月以神師道為河東河北略制置使。童貫次于太原使馬擴如金。十二月金粘沒喝使王介儒至太原童貫逃歸粘沒喝遂圍太原原知府張孝純御之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白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寺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先帝與宋人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宋違約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輟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乞且交蔚應寺地粘沒喝笑曰爾尚欲此耶山前山後皆我地尚復何論汝家可別稍數城米可贖罪也汝即去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還具言請宜速作備御貫不從既而王介儒撒離拊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今已與兵辭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拊曰兵已興何告為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

院于平州以劉彥宗知院事。一月以神師道為河東河北略制置使。童貫次于太原使馬擴如金。十二月金粘沒喝使王介儒至太原童貫逃歸粘沒喝遂圍太原原知府張孝純御之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白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寺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先帝與宋人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宋違約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輟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乞且交蔚應寺地粘沒喝笑曰爾尚欲此耶山前山後皆我地尚復何論汝家可別稍數城米可贖罪也汝即去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還具言請宜速作備御貫不從既而王介儒撒離拊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今已與兵辭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拊曰兵已興何告為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

院于平州以劉彥宗知院事。一月以神師道為河東河北略制置使。童貫次于太原使馬擴如金。十二月金粘沒喝使王介儒至太原童貫逃歸粘沒喝遂圍太原原知府張孝純御之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白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寺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先帝與宋人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宋違約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輟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乞且交蔚應寺地粘沒喝笑曰爾尚欲此耶山前山後皆我地尚復何論汝家可別稍數城米可贖罪也汝即去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還具言請宜速作備御貫不從既而王介儒撒離拊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今已與兵辭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拊曰兵已興何告為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

院于平州以劉彥宗知院事。一月以神師道為河東河北略制置使。童貫次于太原使馬擴如金。十二月金粘沒喝使王介儒至太原童貫逃歸粘沒喝遂圍太原原知府張孝純御之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白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寺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先帝與宋人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宋違約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輟之請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乞且交蔚應寺地粘沒喝笑曰爾尚欲此耶山前山後皆我地尚復何論汝家可別稍數城米可贖罪也汝即去我自遣人如宣撫司矣擴還具言請宜速作備御貫不從既而王介儒撒離拊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今已與兵辭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拊曰兵已興何告為相國軍自河東入太子軍自燕京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

省是以終淪危亡而不可以救藥也

又書十月金將粘沒喝聲聞不分道入寇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

又書召神師道為尚

河制置使

又書十二月童以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

陷朔代州遂圍太原

右果毅前軍百下

又書金幹離不入檀州郭藥師以燕山

叛降金上太原燕山

州縣

蔡明入者逆而不

順之辭所以外夷

狄叛者作亂悖逆

之辭所以討有罪

也藥師遼之叛將

宋射一時之利交

以腹心之托如官

聞聞言無復深慮

殊不知於殺張鼓

之時後意已萌矣

而乃昇之節鉞寄

之全託謂之何哉

綱目直書君臣交

罪之也

又書羅花石綱及內外

製造局心詔內侍

方平帥衛士守黎陽

奏明徽宗信任童

赴開

為名

作威

定耳馬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滅契丹亦籍本朝之力今一旦

渝盟豈不觀南朝積累之國若稍飾邊備安能遽侵撤離毋曰國家

若以貴朝為可憚則不長驅矣莫若勸童大王速割河東河北以大

河為界用存宋國宗社乃報國也貫聞知驚懣不知所為即與所屬

以赴闕稟議為名欲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

王當會諸兵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穉是以河東與金也

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地堅人亦

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

帥臣何為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大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畜縮

畏攝奉頭鼠竄韓信傳謂通曰奉何面目見天子乎粘沒喝既入朔

代州中山府遂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金幹離不入檀薊州郭藥

師迎戰于白河敗績白河在順天遂還燕山執知府蔡靖以降金盡

取燕山州縣時藥師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

童大行也陰察其去就貫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力主之謂

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

詹度亦言藥師聽視非常趨向懷異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

矣至是果叛幹離不既得蔡師益知夫虛實因以為卿導懸軍深入矣

史臣曰藥師既叛報至帝猶執其事以封為燕王割地与之使世

守而已無及帝之昏悖何如耶按藥師始叛遂以歸金若金敗亡

則又叛金而之他此与遼之余額罪狀同什然宋史以藥師傳入

奸臣而遼史姦臣諸傳余額不與焉史氏之得失豈有改正之者

罷浙江諸塔花石綱延福宮西城租稅及內外製造局○詔內侍

梁方平師衛士守黎陽黎陽縣名今大以呈太子為開封牧時帝

以金師日迫為憂議避兵之計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

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

之帝震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稅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

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宰執以為

言稅遂罷行○詔臣庶極諫天下勤王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諸局

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師非人將有納侮

自焚之禍上書言之王黼大怒遂不見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

朝帝以虛中為保和殿大學士至是金兵日逼帝甚憂懼謂虛中曰

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兩路並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

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

之帝即命虛中草詔詔曰朕獲承祖宗休德託于士民君王之上蓋

宋史卷之七

宋史卷之七

廿四

封牧
又書詔天下勤王計
臣庶直言極諫
官及行幸諸局
又書召鳳凰河經略使
姚古秦鳳路略使
師中將兵入援
又書以吳敏為門下
侍郎

今日
不吝
改付

又書法徽宗不識
敏李綱何如人物
也然而披露忠肝
義膽於國步艱難
之秋不在於親近
之童貫蔡京王黼
而在於向義非難
之吳敏李綱其人
品之賢不肖有如
是夫君人者不可
不可其用舍哉
又書帝傳位于太子
太子即位尊帝為教
主道君太上皇帝皇
后為太上皇后

剛刺
符命
上疏

又書以李綱為兵部
侍郎
書法嗚呼李公之
言何其糾正明白
誠嗣王新服厥命
之藥石也使徽宗
預用李公又何至
于今日之顛沛乎
書稱知人之難信
矣哉

又書以耿南仲簽書
樞密院事
又書遣給事李綱使
金
又書大李生陳東上
書請誅蔡京等六人
蘇明陳東請誅六
人而必以蔡京為
首者討首惡也
書于冊深予之也

六賊
異名
而同
罪

或謂
東一
秀才

以窮昧之質籍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道學日聞恩幸侍權貪營得志
縉紳資能陷于黨籍改革與廢拘于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成役困
軍旅之力多作無益後靡成風利源酷摧已盡而午利者尚肆誅求
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寤廢裝怨對
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募聚勤
王捍邊能立奇功者而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大材能
為國家建大業定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其不異者
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雖有失當亦不加罪 帝覽
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使施行○以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
使○以吳敏為門下侍郎時東幸之意益决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
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晉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
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
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局不
為上言使公言萬一得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豈日敏入對具
以綱言帝即召綱入議剛刺臂血上疏請假皇太子位號使為陛下
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决○帝傳位于皇太
子太子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為太皇后居龍德宮
新安胡氏曰道教之盛則刻始於徐知常天神之降則孫端於王
老志而極於林灵素焉以堂上帝王之尊加以隨君之彌其崇道
教何以異於梁武帝之事佛哉効驗之速居然可見矣夫小人道長
則寬寺當權開邊生事而盜賊夷狄之禍亦必然而起必然而起也

以李綱為兵部侍郎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
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
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時議金
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赦○立妃朱氏
為皇后武后康節度使○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帝東宮○以
張選為京西團練使選擴渠張載之四世孫世居京兆之鄠縣高宗
南城○李艸如金師告內神且請脩○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請誅
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以謝天下時天下皆知京等誤國
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
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
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
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
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帝嘉納之

史臣都曰陳東既請誅六賊又請用李綱尋為黃浩善所殺按東
將殺之特手書區處家爭後從者致於其親或謂東一秀才耳無
官守無言責向乃越分危言殺身則不智棄親則不孝即境文正
自做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且欲宗之世雖僧人真室且許國死

前况秀才乎史傳有曰東初未載綱特以國故至為之
死然則東之死也北諸官守言責而死者超越萬上矣

新刊歷考綱目訓解通鑑全編續集七卷

附金紀

欽宗皇帝

諱桓徽宗長子也初封定王會金人入寇徽宗遂傳
位於壽六十一帝在東宮初無失德是時強劫逆
之北行紹興二十年殂于五國城

丙午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西遼延春正月詔中外臣庶實封言

得失

在瓊山曰按史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沮抑言者
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蔽之諺嗚呼後世為國者當
使言路與城門並開天下
國家豈有危亡之禍哉

○金人入相澤州州今大名府澤縣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

濟河方平帥禁旅屯于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河南守橋者

望見金兵旗幟燒斷橋纜金兵未得濟既而方平師潰奔還河北河

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金大名府滑州是聞方平潰亦棄

師歸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敢拒已已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

騎兵力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

無人若以一二千守河我豈得渡哉庚午金師取滑州○詔罷內外

綱目書欽宗皇帝靖

康元年春正月詔中

外臣庶直言得失

○宋紀

附金紀

欽宗皇帝

諱桓徽宗長子也

初封定王會金人

入寇徽宗遂傳

位於壽六十一

帝在東宮初無

失德是時強劫

逆之北行紹興

二十年殂于五

國城

丙午靖康元年

○西遼延春

正月詔中外

臣庶實封言

得失

○金人入相

澤州梁方平之

師潰于黎陽

城門
言路
開閉

逐取
小舟
以濟

南朝
可謂
無人

綱目書欽宗皇帝靖康元年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
○宋紀 附金紀 欽宗皇帝 諱桓徽宗長子也初封定王會金人入寇徽宗遂傳位於壽六十一帝在東宮初無失德是時強劫逆之北行紹興二十年殂于五國城
丙午靖康元年○西遼延春正月詔中外臣庶實封言得失
○金人入相澤州州今大名府澤縣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濟河方平帥禁旅屯于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斷橋纜金兵未得濟既而方平師潰奔還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金大名府滑州是聞方平潰亦棄師歸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敢拒已已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力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守河我豈得渡哉庚午金師取滑州○詔罷內外

郭勝也重擊其厚和
未後固安民為要
事李松同知院事
竄王黼于永州賜李
彥死並籍其家放朱
勳歸田里黼至雍立
盜殺之

竊明王黼等欺天下
道本有修政更其罪
夫按行能行餘事綱
書放之賜死若否罪
罰之不謂也然欽宗
罪最重黼託為殺何笑
矣子而行盜賊謀是亦盜
賊而已必黼至雍立盜殺之
而不知所謂盜者何人哉
可愧之甚矣唐書及血
李輔國相似

又書太上皇出奔亳州
如鎮江
察明禮曲禮曰天子
不言出教梁傳曰
王者無出出失天下

也蓋王者以四海為
家京師為家故所在
曰行在所而巡狩行
幸則自車駕吹下其
是也徽宗躬臨大室
垂世五載除天所秩
悉主悉臣一口虜至
乃奔太廟委天屬獨
携所愛脫身而逃則
是匹夫耳故綱目
於此書曰出書奔不以
天王之禮予之而以
匹夫廢人之事待之可
謂賤之甚矣
又書以李綱為尚書
右丞中書守謙謝征
行皆使京師戒嚴
王黼等為賊劫重賈
等坐享主公道真不知置
李綱於何地耶李綱勢
頗危及向之使高貴者
皆奉頭叩地李綱亦
可施何也按所元官

願留
守以
賊一

書生
未必
知兵

力陳
不可
出幸

四方
兵不
日雲

李綱
治守
具

黃河
為界

官司局所凡一百五處○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為
副使太上將○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松同知院事○王黼有罪未
州安置行至雍立盜殺之開封尹鞏昌有怨于黼遣人○李彥伏誅
○朱勳有罪放歸田里○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松副之金幹離不
既濟河宰執議請帝暫幸襄鄧襄州今襄陽府鄧州今屬留陽府以避敵鋒吳敏曰
京師百萬生靈奈何棄之臣願留守以救一城行營參謀李綱曰道
君皇帝學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
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
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
師帝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
事之日也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
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不以
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執乃以綱為留守○道君皇帝幸亳州○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留守之命復為帝力陳
不可出幸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

手今四方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昭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
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
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令勿致疎虞綱皇恐受
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環甲乘輿已駕矣綱
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
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
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
以御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拜伏呼萬歲綱治守
戰之具數日而畢○白時中免○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
趙野王孝迪為門下中書侍郎蔡懋為尚書左丞○遣使督諸道兵
入援金幹離不圍京師詔張邦昌奉康王構為質于金○以請平道若
皇帝第九子金幹離不既取滑州即遣吳孝民至汴以詔書問納張
毅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以黃河為界黃河在西蕃朵耳南兩江
府西北一納質奉貢癸酉幹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聞城中有備
欲退師帝召群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請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

由徽宗平昔扶陰抑陽之所致也。以李公力陳不可出諸路。即孟子

之於宋。未亂未危之日。又古所時中。免以本邦。及為人宰。張邦昌為少

父兄手足。擇頭骨何用。入拔或說音訊之。及括借南金帛。與之。及括借南金帛。與之。及括借南金帛。與之。

與之。及括借南金帛。與之。及括借南金帛。與之。及括借南金帛。與之。及括借南金帛。與之。及括借南金帛。與之。

安危 任此 一卒

唯唯 不敢 言

屏蔽 已成 誓老

屏蔽 已成 誓老

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
吳孝民因與借還孝民至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人
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
行帝不許而命李統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統怯懦誤國事也
不聽是夜金人來攻宣澤門李綱敗之斬獲自餘人至旦始退甲戌
命李統使金軍幹離不盛兵南向坐統北而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
膽失其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
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議和當輸犒師之物
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
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天原河間三鎮之地甲山今真定府定州是而以宰
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統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
蕭三寶奴耶律忠王內等偕來索賂要質凡金人所為要求皆郭藥
師教之也統至李邦彥等勸帝從之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
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
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

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不可
看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
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
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
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
帝姪宋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
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夷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
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
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壕自午至夜分始達
金營○紅瓊山曰牟馳岡乃宋朝牧馬之所獨豆山積牲年郭藥師
來朝奉命擊絕於其間至是導金人據之資其獨豆銅馬得
以久留鳴呼後世積畜者盡
為城守其母為大盜之資乎
○以唐恪同知樞密院事○李綱敗金人于通津景陽門金兵時攻
通津景陽等門綱親督戰募死士縋城而下縋懸城自邪至西斬其
將校十餘殺其無數千何灌力戰而死○道君皇帝幸鎮江府○以
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金師退次于孟陽幹離不從康王之○馬

虛因以訛其自弱也

張和昌在為廢者見

其不謀有強因以訛

其失策也後之欲用

夷狄者可不鑒哉

文書必度格同知樞密院

事○都統制馬忠敗

金人于順天門○以

路允迪簽書樞密院

事如金粘沒喝軍種

師道師入援以師道

同知樞密院事統四

方勤王兵

廣義內有李綱之

片國外有師道之

勤王皆徒求敵云

乎哉可使制援以

挽金虜之堅甲利

矢矣夫何欽宗昏

庸而不能遂三公

之願惜哉

又責敗梁師成為彰

化節度使副使尋賜

死厲義師行之罪不

容殊矣分注云行次

八角鎮經多以暴死

聞此足見欽宗有

賊不能討矣尚何激勸

天下之忠家而收恢

復之功哉綱目書賜

梁師成有罪貶為彰

岳南

林谷

天下

老種

餘非

所敢

知

忠敗金人于順天門外金騎大掠于城下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

得庭通援兵路允迪如河東金粘沒喝軍粘沒喝宋鑑長編○種師道入

涇原秦鳳之師入援詔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為京畿河北河東宣

撫使初朝廷聞金師南下以師道為制置使得便宜檄兵食師道時

致仕居南山豹林谷在西安府長安縣南山下聞命即東過熙河姚古之子平仲

有步騎七千師道遂與之俱赴汴揭榜沿道言種師保領西兵百萬

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若稍北欽遊騎但守牟

駝岡增壘自衛特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種帝聞其至喜甚開安上

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

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

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

兵春秋僖二十四年天子出居于鄭明年秦伯將納王及前後軍以

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母拜許有輿入朝金使汪洸在廷

頡頏詩傳飛而上曰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也

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使彼情歸扼而讖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

從許浩曰師道帥師入援直偏金營金人俱徙若稍北欽遊騎

盡掠師道而使李綱督南甯之士成守金人雖桀進不得城退無

求以得志乎奈何欽宗惑於李邦彥之說一意求和雖有師道不

能用也而願以講和謀於師道道笑以對乎故其言曰臣以軍旅

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詳宋其言其能當乎金人之意可想而

求和出走不必講求之意亦在其中矣師道之言雖而且直如此

欽宗不悅良可惜也及乎和卒未成則又惑於姚平仲子弟之謀

輕師取敗雖有老種莫措敵手遂至稱涇割地括金入質以和馴

致金人用卒卒族北轅可勝惜哉

○梁師成有罪貶為彰化節度副使今平涼府涇州是行至八角鎮死太宰

東布衣張內歷數其罪惡遂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至八角鎮縊殺之

○二月詔姚平仲帥師襲金營不克而逃金人復圍京師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

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凶悖日甚其

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

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

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

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

此必

勝之

偷生而苟免曰造皆所以罪平仲也弗克為君分憂而反益君之憂若平仲者安得謂之大丈夫乎觀於此綱目書當當時之意可見矣

又書羅李綱以謝金人

當時虜兵臨城朝野恐俱群盜先策惟冀棟和而委身殉國者唯李綱一人而已昔者晉武帝斷而咸平

吳之功唐憲宗斷而遂破蔡之績欽宗不能奮義和之勇既綱獨斷委任死疑不容

浮言推奪可也夫何心持兩端弗克果決竟羅中旨以謝殘孽嗚呼陋矣

又書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

綱為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蘇湖前書陳東上書請誅蔡京六人此書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則庶乎可以得好惡之正矣綱自持書于冊所以深予之耳

又書嗚呼汴京之急也抑人士庶之所恃者李公耳然李公之識見忠勇非特大李諸生知之都城數萬人莫不知之而所不知者欽宗耳今而復用李綱者非欽宗之本心乃出于衆情之迫切不得已而然也

欽宗當國事危難之日尤無德慧術術以察臣下之忠愆况承平于欽宗其不足有魯契

又書徐元祐黨籍李術之禁○廢苑圍宮

觀可以與民者

計

計

計

計

計

計

計

計

計

計

計

計

計

計

計

計

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居种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為言帝以語綱綱主其議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拒絕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遂帥步騎萬人夜听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西園密約殺號日中使傳旨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接之平仲方發金候史竟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俱誅亡去金師道與汴城會李綱率諸將日出封位

門遂戰于幕夫坡以神臂弓以神臂弓最為利器定黨項卷首歸朝死于防團蓋神臂弓之為國用自定始也射之金人少却○罷李綱

以謝金人語之曰乃李綱姚平仲耳非朝廷意也

○廢親征行營司○金幹離不使王汭來且召宋諸使者請費用兵

遠誓之故張邦昌恐惧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請更以他王為質○宇文虛中如金師○太學生陳東及都人上書乞

復用李綱詔復以綱為尚書右丞充京城防禦使辛丑太學生陳東及都民數萬人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白特中李邦彥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梳庸謬忌嫉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今邦彥等疾惡綱恐其成功罷綱正墮

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歐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軍令退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

登聞院懸鼓以達冤人猶周禮以肺石達窮民是也搗壞之喧呼動地殿師王宗楚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鬻而磔之

磔于市并殺內侍數十人知聞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

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磨聲喏而散先是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憤憤綱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皆奮躍金人惧稍稍引去○除元祐

黨籍學術之禁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廢苑圍宮觀

觀可以與民者

觀可以與民者

觀可以與民者

國語嗚呼欽宗以苑囿宮觀與民可謂蓋前人之愆矣書之而庶亦可規

也天其或者為太祖之後而設歟

又書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

書樞密院事蔡懋罷

○詔割三鎮地以界金全幹離不引兵北

去京師解嚴

○齊明王公設險所以守國顧宋之藩屏割

之何以為邦則宋之地有限暴金之欲无穷土地

南足宋安能存豈不深可惜哉大臣執政不能歸

究擬設法謀在素後是向足取不待駁絕而

其父自見者類是也

又書赦

○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是救之幸無乃被

小人之所使歟此條分注載詔論士

民之言雖或可觀在當時亦以講求御敵為

急而此為或以緩也御敵之不講而此為雖善亦無以救其急言

諸生

忠於朝廷

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

遂用之○金幹離不使王內來

是時宇文虛中冒鋒鏑至今營盤坐

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今幕府見幹離不辭語不孫禮節

俯傲抵暮遣王內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并駙馬

曹晟等與金銀驢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

鎮界方退軍虛中還帝止許以肅王貨質

○更以肅王樞為質于

金康王構還○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

蔡懋罷○宇文虛中復如金師○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界金

人金幹離不退師北去京師圍解乙巳幹離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

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治裝也

解嚴無嚴也種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

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

可以與民者○以楊時為國子祭酒祭酒者在位之元長也古者賓酒祭地故以祭酒為稱舊說以為示有先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也晉咸寧中立咸子學始置國子祭酒

太學生留李綱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

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

遂用之○金幹離不使王內來

是時宇文虛中冒鋒鏑至今營盤坐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今幕府見幹離不辭語不孫禮節

俯傲抵暮遣王內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驢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

鎮界方退軍虛中還帝止許以肅王貨質

○更以肅王樞為質于金康王構還○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

蔡懋罷○宇文虛中復如金師○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界金人金幹離不退師北去京師圍解乙巳幹離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

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治裝也解嚴無嚴也種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

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赦舊制凡蠹國害民事一切寢罷

復罷宰執兼神霄

○李邦彥免邦彥無所建明惟與白時中張邦昌

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枕等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為浪子宰相至是陳東上書請斥之遂免○以張邦昌為大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

密院事耿南仲李枕為尚書左右丞○宇文粹中罷○姚古種師中折彥質等帥師入援詔古等追送金師古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送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

擊將士踴躍而去○種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山西士卒咸信服之不可使解其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弱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起師要擊之帝亦不聽○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隆德府威勝軍今必州隆德府今洛州俱屬山西遂次于澤州先是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遂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嘆曰閔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一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治開邊罪貶蔡京

張確

死節

浪子

宰相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嘉為臣子徇國之勸也

又書神師道罷

廣義師道為時多將華

夷者檢而金人素所忌

憚者也嘗與國志艱難

無故聖名將自促其

也嗚呼悲哉

又書金粘沒喝入威

勝軍陷隆德府○朕

蔡京為秘書監童貫

為左衛上將軍蔡攸

為太中大夫

願遂我秋之患自京有之

本有不自開其邊塞而成

其禍者也故罪莫大乎開

邊况嘗將陳東上書之

言欲擒此賊肆諸市朝非

其甚而巳今綱自書曰

朕者非當罪也必知東

之所言而後可此徒姦

黠欲自保全敗從陛下

行幸其意固非為陛下

也何欽宗不此之察

止貶此徒之官是失討

賊之義也尚何恢復之

望乎

又書梁方平伏誅

蔡京蔡攸童貫大梁

方平恩均罪敵死有餘辜

何為書貶而書伏誅蓋

京等罪重討賊故其書法

若免罪者所以深訊蔡

之失政刑也方平既正刑

故即以伏誅之有情定

罪其書深矣

又書王孝迪罷○以蘇昌

為東南察運使未行而罷

○三月張邦昌李梈免○以

徐處仁為左衛上將軍為中

丞侍郎何處仁為尚書丞丞

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廣義師道為時多將華

夷者檢而金人素所忌

憚者也嘗與國志艱難

無故聖名將自促其

也嗚呼悲哉

將士
解體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大臣
立說

為秘書監分司南京童貫為左上將軍蔡攸為大中大夫

人皆從○梁方平伏誅○王孝迪罷○以聶昌為東南察運使未行

而罷初太上下幸童貫高陵寺以兵扈從道路籍比言貫等為夏朝

道陛下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來劔南一○召姚古等還時宰

臣咎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乃急徵還諸將已追及幹離不於刑越

刑州屬真定府間命無不扼掣惟綱力爭復遣則將士解體矣○

三月李梈免○張邦昌免

議者以邦昌私於敵故金人復至社稷之賊也故免以徐處仁為太

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處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宇文

虛中免

言者劾其議○以神師道為河南河東路宣諭使屯滑州○

詔金人叛盟遣姚古神師中帥師往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

中追幹離不至北歸而還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

王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梈李鄴鄭望之等其

大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營行固守

時大臣立議示盾

以扞身其用相反故事之不協者為矛盾

樞密王破敵而三省令護

送出之師中渡河即上言粘沒喝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

黨今山西是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

三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詔李綱迎

道君皇帝于南京○金粘沒喝還雲中留銀不可圍太原

○籍朱劭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

○蔡京有罪貶

為崇信軍節度副使

○夏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內武州

及河東入館鎮威城○元室襲取之○道君皇帝至京師居于寵德

宮○立子諶為皇太子○以耿南仲為門下侍郎○置春秋博士○

置詳議司于尚書省

○趙野免○童貫有罪柳

州安置○以神師道為太尉同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軍撫使○復

以詩賦取士禁用耆老及王安石字說○朱劭有罪循州安置

○召河南處士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尹焞洛人師事

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焞曰噫尚可以于祿乎哉不對而

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

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問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

舉聚徒洛中非弟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師之神師道薦焞德行

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道還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邵溥中丞呂好

問

問

問

問

問

問

問

廣漢斯時也急莫急于備
御之策朝論如此則宋事
日非斯可識矣

廣文鳴呼李公善為徽欽
父子其即韓魏公高致也
千古公人亦不亦偉哉

聖人金枯沒喝還雷雷留
軍圍太原○夏四月夏
人陷天德靈丙諸城金
人攻取之

發明王室權獲美狄獲陵
夏人未聞師師援安夏乃
為臣屬皆順向迎攻暗城
邑乘危射利忘百幸之好
誠五百罪人也迨所得上
地後為金有接人者為人
所探詎不信乎

又畫太上皇至京師
○立子謀為皇太子以
耿南仲為門下侍郎趙野
免○詔吏部考覈黜賞○
以神師道為河宣撫使○
復詔賦取蔡用安石

字諱○召河南薛至京師
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楊氏曰時止則
止也時行則行亦止
也止乎道也應詩曰
濟多支王以臨值衰亂
之旺甫委且而及棄夫
者其不足与有為明矣抑
事直事察訊之耳

孔子猶從祀禮庭園子祭禮
楊時致仕

○自安石變法結怨四海
箠或入主實乃世之罪人
夫豈可以配享孔子乎當
時固衣衣之弊未有決其
是非獨楊時上章極論深
切時宜非道事君者
安能若是耶

○詔神師中姚古
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
于殺堡領戰績之古軍潰
○神師中姚古承上命
進軍太原宜戮力同心

○神師中姚古承上命
進軍太原宜戮力同心

○神師中姚古承上命
進軍太原宜戮力同心

○神師中姚古承上命
進軍太原宜戮力同心

論罪
莫知
其防
本

今事
符契
若合

論列
皆切
治道

結髮
從軍

古顯
皆失
期

士元
異論

興元
異論
之效

天下
安於
泰山

問中書舍人胡安國舍奏留之不報○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
從祀廟庭園子祭酒楊時致仕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
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
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
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
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
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
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
之感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
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楊時目為邪說群論籍籍於
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時因乞罷諫
職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
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詔神師中進師救太原至殺熊嶺及金活女戰敗績死之太原圍
種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姚古荷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揚
榆矣時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還雲中留兵分統畜反規者以為將

題告于朝請給信之敕遣使趣請中出戰責以沮撓師中歎曰運撓
其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辨敵約姚古
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二勝回趣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古料
甚安節妄傳精沒喝將至古眾驚潰故與顯皆失期不至師古兵飢
叩至已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資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總
百人師中身被四鎗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
無不姚古及金拔離速戰于隆州谷敗績析縣東南九十里○罷詳
議司○六月詔諫官極論闕失右正言崔鷗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
卿相皆自蔡京出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
謀也諫議大夫馮澥近入章曰士無異論大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
奸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者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
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取士人如軍法之
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
悉以嚴刑重賞禁其苛錮多士固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大學之盛欺
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繫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
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
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童惇蔡京倡

東漢書難以為君父之要
可也夫何既與相期刻日
同進而師先戰古不援
焉遂使金童覆沒身且
不保然則姚古之罪可勝
誅哉故綱目以死而守節
中而以重情責姚古若
曰軍非能潰而古自潰
之亦功懲之法何其功耶
又書二月詔諫官極論
關失屬家考之程鶴於
徽宗即位之初以筠州推
官書身晉馬光之忠帝
寔之好徽宗說而不釋步
為相州教授今於欽崇踐
祚之始又極詆羨皆進議
之數蓋以知天朝政開失
莫大乎臣下之朋好也
社稷之臣矣于時徽宗即
當置諸若以資廢法不
則使其君一要取以進退
才竭矣夫有所作為而宋之
宗社豈寧亦未必如是之
衰精也夫何家乎十六

同正 異邪 李綱 獨以 為憂 書生 實不 知兵

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誦佞紹述同風俗
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困矣紹述造士而人才衰弊
矣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紹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
定之同已為止異已為邪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
下于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破壞耶京奸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
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种師道罷以李綱為河南河東
路宣撫使劉韜為副使以救太原時○金兵退道君皇帝還○京上下恬
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
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太原圍益急南仲
等請割三鎮以賂○金綱言祖宗之地不可棄帝從綱議欲遣將接太
原南仲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韜副之○仲偃
其先京兆人六世祖翔與兄翔弟翺五季初入闕而○翔字
翔居建寧建陽麻沙幽若刻源翔居崇安五夫里○翔字
綱言臣書生實
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師恐誤國事
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
廷帝以其為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

年之山以處窮於困曠
地使之居矮屋而不得
一椽其頭指哉
又書召种師道還以
李綱為兩河宣撫使
察明師道老將而召
还李綱畫星而往代
則其時事乖利亦可
見矣豈非燕曹之黨
有以陰折之乎直書
于册失自見矣
又書路允迪免○諫
左司諫陳公輔監合
州酒務
○蔡明是時天下既亂
北方靡寧正教上求
治詢訪嘉議器用君
子庶天命可續人心
可回欽宗或耿南仲
之說問黜李綱
敢直諫公輔既居言
責義所當重言見時
宰諫監酒稅謂之得計
可乎上書諫官極論

手書 裴度 傳 忠以 察孤 全君 臣義 公輔 復陳 三事

為邊事欲援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制二字以遺綱
杜制在西安府咸陽縣○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初進上累
即是秦曰起自劾奏○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初進上累
官中書侍郎即討平淮蔡封晉國公加中書令以
身繫天下重者三十年歷事四朝卒謚文忠以賜之綱入對帝曰
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
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
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韜抗辭至五六帝親筆促
拜綱至軍遣澣潛屯威勝劉韜屯遼州王以寧屯汾州范瓊屯南北
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以三道並進會于城下劉韜兵先進凡九戰皆
捷斬虜數百金人併力禦之力不敵而退師遂潰將領王彥戰死澣
潛與金人戰于南關王以寧戰于汾州皆敗○路允迪免○貶左司
諫陳公輔監合州屬重酒務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
公輔因自列且辭位復陳三事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
乃為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恐其言故貶○天狗星損有聲如雷
○有星孛于紫微帝妖星之甚者也紫微○高麗遣使稱藩于金金
以保州界之○金以幹離不為右副元帥○秋七月除九符上書邪

陳公輔則是求言非誠

不過虛應故事焉且安

有誠意者而又不言

者尚可以求諫乎哉

又書天狗星隕彗星

出紫微垣○高麗打番

于金金以保州昇之○秋

七月除元符上書和等之

禁○竄蔡京于儋州道

死童貫趙良嗣伏誅

奸臣甚矣蔡京罪逆深

重死有餘辜僕庸儋

州善終於道法何正賊

何寧言子故書童蔡京

而若無罪然者所以譏宋

責之不以罪也然夷狄盜

賊廢人山書死於特書

者所以貶其同於夷狄

人而不得與於中國士夫

之列可或生不加誅死不

示貶又何以為賞善罰

惡之權哉至若童貫

良嗣明正典刑特書伏

誅以正其罪豈曰綱目

成而亂臣賊子俱

反書之復以神師道為

兩列以抵世分年綱也○

金粘沒喝不復分道文

寇察明復者已其之詞

入寇復而賊之詞所以

惡金粘沒喝之今註由

宋人移書以致金虜淪

盟烟且其移書之事

而自書復寇者蓋復

山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子真

等之禁○竄蔡京于儋州

府城西南○行至潭州

死京大貧凶謫舞

智禦人竭四海九州之力

以自奉帝亦知其奸且擇

京不合者執政

以扼之京每朝將退輒入

見祈哀痛伏叩頭無復

廉耻見利忘義至

于兄弟父子自為秦越暮

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舉

集其門輸貨僮

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

為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

破卒致宗社之

禍至是竄其子孫二十三

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遷

移詔下十日京

死于潭年八十雖以謫死

人猶以不及正刑以謝天

下為恨竄蔡攸

于雷州童貫于吉陽軍

今雷州府

宋史筆削曰蔡京之竄當

于儋州

斬於潭州

知三賊之誅非微宗為天

下誅之乃欽宗為金人驅

迫使然而誅

之也斯與唐玄宗幸蜀將

士飢渴憤怒請誅楊國忠

之事同出一轍

觀平內難而得天下宋徽

宗自作不軌而亂四

○童貫趙良嗣伏誅于貶所

詔數貫大罪命御史張所

迹其所至位

患敗契用百年之好使金

寇侵陵剽及中國乞戮之

市詔廣西轉副

使李身之即所至斬之梟

其首徒妻子千萬年卑微

進賞及于南雄

關梟首都市○金初立省

院寺監等官○八月復以

神師道為宣撫

使召李綱還○金粘沒喝

幹離不分道南侵以粘沒

喝為左副元帥

幹離不為右副元帥而使

楊天吉王納持二帥書來

書誓盟構叛之

事幹離不解汴圍而還也

所輸金帛未足三鎮又皆

盟固守會金使

蕭仲恭來使朝廷以肅王

為彼所質亦留仲康以相

當諭月不遣

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許

以情告于館伴使刑保日

金有耶律余覲

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

人可結之以圖幹離不及

粘沒喝抵政以

應仲恭親皆登貴戚借臣

信之乃以臘書命仲恭致

之金主折可求

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

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

于且索金幣三鎮及

上金主尊號獻車輅儀物

等○張忠正及金人戰于

文水在大原府

城西○敗績死者數萬人

○折可求師潰于子夏山

○王雲如金三鎮

賊入○許翰罷翰主用兵

而吳敏耿南仲欲和論議

不合○徐處仁

吳敏免敏主和議處仁欲

以唐恪為少宰何處為中

書侍郎陳過

庭為尚書左丞聶昌同知

樞密院事李回簽書院事

○九月金粘沒

喝入太原執張孝純以歸

粘沒喝乘勝急攻孝純力

竭不能支城遂

死○安置吳敏于涪州

敏因蔡京進也涪州在重

種師閔及金幹離

不戰于并陘敗績金人遂

入天威軍實定府○蔡攸

蔡攸條朱勳伏誅

以王寓為尚書右丞○李

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胡安

國于遠州初

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胡

安國于遠州初

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胡

安國于遠州初

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胡

隋西京詔為瀛使金
軍和○詔王雲劉
東精使金軍討劉三
領至磁州州人殺雲
惜不次相州

發明天下歸之則為大
天子下叛之則為大是
以古之帝王行仁政以
民而德德以疑天會未
開我以土地兵人者
則有絕天下其不可出必
矣宋人金人并後遂巡
畏縮無感不以割地為
議抑何傷若若是耶道
夫民殺王雲以示不救
欽亦獨不愧於心哉

不為何相繼以陳庭
為中書侍郎孫傳為
尚書丞○以郭房為
成忠即遣南仲所呂
金○遣耿南仲所呂
使金軍尺割兩河地
昌為婦人所殺南仲
奔相州○以孫傳同

知樞密院事曹輔發
書院事○以范致虛
為陝西五路宣撫使
會金入援○金幹
不粘沒喝圍京城要
帝出盟○李回免○
南道都總管張叔夜
將兵勤王

發明欽宗大謀世貽虜
禍女真兩犯京師逼逐
乘間登時叔夜聞警
帥兵入援而綱目特具
將兵勤王者其有若
之心也何使欽宗從李
綱之言叔夜草懷入援之
文又安有復要之果哉吁

○各官有元正三省官名○
以何桌為門下侍郎○開
唐路免以何桌為尚書右
僕射○張叔夜夜簽書樞密院
事○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
事○將兵入城○金人更親
出關○馬濟曹輔如金師來成金人不許先是殿前副都指揮使

于相州康王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
以致大王其兵已追復去何益願王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惠神祠王
鑒在後民避道諫王曰肅王已為金人所留土不宜北去厲聲指雲
曰清野之人真奸賊也執雲殺之會金遊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
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部兵以迎於河上王行至相
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山是受知初相州湯陰人魏
即遊偵也今謂之細作乃深河敵國動靜之
人京兆今西安府湯陰縣名在彰德府城南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
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入石劉翰宣
撫真足募取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以見王以為承信即○馬
解李若水如金粘沒喝軍○罷何桌為開封尹○孫傳使成忠即郭京選六
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傳為尚書右丞○孫傳使成忠即郭京選六
甲正兵以禦金人○孫傳訪得郭京言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
信不疑命以官賜以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伎藝能者但擇年命
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
口出兵二百可致太平直裝急至陰山乃○李回之師潰于河上○
止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不出師○李回之師潰于河上○
金幹離不使楊天吉來議疆界詔耿南仲如幹離不軍聶昌如河北

粘沒喝軍許以兩河界之昌為絳民所殺南仲至衛遂奔相州
陽府衛州○以孫傳同知樞密院事曹輔簽書院事○以范致虛為
今衛輝府

陝西五路宣撫使督勤王兵入援○金幹離不之師次于京城下時
援兵皆為唐恪耿南仲遣還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
萬人而已○李回免○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帥師入衛○叔夜聞召即
今于伯奮將前軍仲燕將後軍合一萬餘人與京師轉戰而前已丑
至都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
祿山○辛新維不答

朱子曰叔夜不合領兵入城只合駐旁近以為牽
制且仲縮自如一入城便有牽制所以迄無成功

金幹離不使劉晏來○詔三省官名悉依元豐舊制○以何桌為門
下侍郎○閏月唐恪免○以何桌為尚書右僕射○金粘沒喝之師
次于京城下○馮瀛以金肅度來邀帝會盟帝不許○以馮瀛為尚
書左丞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金人入懷州知州霍安國死之州
今懷慶府是

○馮瀛曹輔如金師來成金人不許先是殿前副都指揮使
王宗楚與金人戰于城下敗死金人攻南壁張叔夜洎瓊分兵禦之
遙見金兵甚眾皆奔還自相齟齬死者以千數城中唯衛士二萬又

○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
事○將兵入城○金人更親
出關○馬濟曹輔如金師來成金人不許先是殿前副都指揮使

○馮瀛曹輔如金師來成金人不許先是殿前副都指揮使

○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
事○將兵入城○金人更親
出關○馬濟曹輔如金師來成金人不許先是殿前副都指揮使

康王
為金
人所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岳飛

惟受盟金人不許

然明若是乎未人之愚

也虜江臨城守將和議

未聞有人與破敵之謀

者宜乎以夷狄之輕侮也

然事皇朝強弱之勢可

見矣

聖旨詔康王構為天

下只馬大元帥○郭

京出禦金軍敗走京

城陷帝如金營請降

論南朝可謂無人

貶其相美无策有

險失據未免以國

與敵立論

論罷李綱以謝火

一敗其恐虜人之計

失謀國之猷立論

論李綱社稷臣

以見危受命立論

仍見綱目之用合

係宋之存亡立論

論老將收功

將貴畧不貴勇苟

有補畧素定則雖

老亦何害先泛講

後歸重師道上去

論今日之事若合符

節

重在請京之禍成

於蔡京而肇於安

石論要見祖宗之

自古南北不可相無

什失其七因時挑戰以示敵至是求成粘沒喝幹離不不許○金

幹離不使劉晏來趣親王宰○詔康王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帥師

入衛時致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而為上民○何桌孫

傳使郭京出擊金師京敗走金人遂入京師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

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申寅大

雨雪連日夜不止何桌數趣郭京出師丙辰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

人下城毋得窺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

金兵分四翼謀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

閉京遽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師遂登城衆

皆披靡四壁丘皆潰金人焚南重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立統制

何桌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陷衛

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何桌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

和退師乃止

非無知也吾之知過於彼而吾之勢成彼自不能抗也若孫臏之

咸窺削木韓信之囊沙背水是也敵非無勇也吾之勇加於彼而

吾之勢張彼自不能禦也若關羽之斬顏良張遼之却孫權是也

且昔嘗問以術乎知其可以術而取勝則古之人必先用之矣必察

古之用師者任其智勇之將尤患敵之智勇有加於我而不怯以

决勝也奈何欲以游惰數百不勝介冑之人而當乎數十萬熟練

累勝之勁敵乎郭京小人喪心病風而身任之固無足怪而當時

用事之人又有若孫傳者宰之何桌者主之而卒朝之臣亦不非

之卒致喪敗而都城覆沒可哂也夫

○何桌奉齊王栩如金師以請平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

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帝如金師戊午何桌還

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辛

酉帝如青城青城金人置粘沒喝軍奉表請降長編云帝與語惟粘

不但惟唯而已帝以金遣二酋粘沒喝笑曰誠然隨一人物皆吾

所有皇帝之來所議笑事欲分賜可與臣下議粘沒喝令孫觀撰降

表書成令帝簽名此望拜拜且云其主欲別立賢君宜於族

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皇帝号但稱宋王帝默然○十二

月金蕭慶入居于尚書省○康王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遂帥師入

衛次于東平今交州府王在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乙亥發

相州丙子渡河丁丑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

十餘砦履水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訥之既而

知信德府今順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浚甫傳楊沂中田師中等皆

履水渡河見王

其謀後有宗澤而不

行其計則汴宋之亡

見王

厥有由矣

又書帝至自金營退使如河割地以界金

鄧州師潰金初移牛具

此何以書見病民為

重事也牛乃民耕之所

資既有常賦牛不可

稅也今而每牛三頭為

一每牛五賦粟五斗

則是常賦之外復加

賦焉其病民深矣特

書曰初蓋訊之也

兩河民堅守不奉

詔至是復詔兩河

民開門出降民尤

不宜

廣文聞有國勢日促而

民欲降敵者非其所降

之民未嘗使民降敵而

及不從者也嗚呼為宋民

者尚能守義如此而欽宗

及不能為社稷守是誠何

心哉嗚欽宗此亦繼不愧

于心不愧于斯民乎

又書帝命太子監國

望接

何荷

飢渴

詆金

為狗

吾不

復顧

家

破衣

罵賊

渡河

如履

平地

發明民惟邦本上固

邦寧國以民為本民

以君為宗古之人君

競業守邦惟恐民心

之或叛安有詔令降

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職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

好可屯兵近甸母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諂是欲欺

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

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

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汪伯

彥請移軍東平從之○帝至自青城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

千萬錠帛二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詔陳過庭等如兩河割地以

界金人○范致虛會師入援潰于鄧州○金定牛頭稅法每牛一具

其制以牛三頭為一具故又謂之牛具稅

丁未二年五月高宗皇帝構建炎元年○金天會春正月辛卯朔帝

朝太上皇帝于延福宮○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詔孫傳輔太子

監國帝復如金師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庚子金人索金銀急且遣

使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桌及吏部侍郎李若水以為無慮勸帝

行帝與何桌李若水等復如青城至金營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

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繫之敗面氣結仆于地粘沒喝

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今日順

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

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莫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

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

旬日粘沒喝召計事若水因歷數而罵之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

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若水謂其僕謝寧曰我為國死職耳柰併累若

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搥破其唇唾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

死年三十五寧婦具言其狀金人亦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

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

百獲山曰嗚呼宋人以忠厚立國而其敗也受禍乃慘于晉人何

哉是非獨天數蓋以人謀之不臧也所謂人謀之不臧奈何曰方

勇騎之未渡河也拒禦之計莫急於防扼河津可用汪立信沿江

之策及虜勢不可遏也自全之計莫切於推行敵可用唐玄宗

幸蜀之策若夫車駕既行京城防守之計又莫要於堅壁清野可

用周亞夫蹙楚吳之策何也自古立國必據險阻宋都汴梁平原之

地而與強虜為敵所以限之者一河耳謀國者不知據險以守境

危急之際乃以要害之地附之者一河耳謀國者不知據險以守境

金乎迨大民不肯從尤有耻焉欽宗使降無耻其矣後者已甚之詞欽宗既如金意幸而得返奇或復往金計中當群臣不知可否何與李若水之正尚有无虞功行之說唐恪之奸邪乃有之為其之言是誠宰相之誤宋也何與固不足道李若水亦為是言豈不深可惜哉及其劫帝北行若水死節嗚呼亦晚矣比而視之其義自見

靖康 非景 德北 外青 草野 老生 之當 一人 持守 定事 功易 集

遠用兵不多雖勇兵併聚而來然亦可以少延日月而晉之勤王兵日集矣夫若夫直宗澶淵之寇王欽若勤幸江南陳堯叟勤幸蜀當全盛之時為迂幸之說誠為失策靖康之際則非景德比矣蓋效有唐乎唐玄宗幸安祿山之寇而幸蜀肅宗起於靈武遂復唐祚其後德宗幸奉天僖宗幸興元皆用此策也况女真又非唐三寇比其意在於金幣而不在土地其技長於野戰而不能攻城觀其得汴京既以與張邦昌邦昌不能立又以與劉豫其意蓋可見矣使當時謀國者當厲騎尚遠之時先請上皇幸六宮以幸江南逼近之際繼擁欽宗領禁兵以巡襄陽二帝在外號召四方之兵以為救援京師之卒京城之守則付之大臣如李綱者使之內堅城壁外青草野屯重兵而不敢動閉重門以自居彼欲縱兵以遠追慮吾扼其歸路彼欲肆暴以劫掠則又野無所得其勢自然不能縱有屈抑不至受禍如此之慘矣就者徒以人君死社稷為言且謂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嗚呼而老生之言彼能始終守之不移乎苟不能執然執若委任一人如漢人之用周亞夫者以守都城雖以九重宣命三軍夜驚駭駭不以為動如是則號令出於一人持守定而事功易集以俟執便使凡庸之所以令其下射期以取效者皆過期而不立其徒眾自然解體後有所言皆不之信而主謀者亦且持議不固矣其心不能以不離其勢不能以不散計不出此乃苦留車駕又併其已出者而逐之遂使九族六宮盡遭荼毒嗚呼誰之咎與迨夫高宗之中興也父母兄弟及在他入手中為所劫質一奉手動足輒有防礙遂致不能復不共戴天之仇以嗚呼天乎人乎

○資政殿學士劉韜死之初金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禍金人益知其名下知公有備而與其房長驅內擲朝

要見宋之人才豈減於遼及死節之士反不及遼者蓋由權奸當軸充位苟免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耳

劉韜 死節

廷議和諸諸劄以公私金帛擄虜時京師震動取民間金帛行營者以軍法大臣在軍中遣人持詔諭給如京師令給曰朝廷有命惟公帑可也民在圍城夕報窘及矣金帛何從出乎大臣諭給不亟從金人將屠城韜不答又取監司及僚屬十餘人復不遣金人引兵圍城韜以強弩及京師陷必欲得公宰相給以割地韜至金營金人以其國僕射韓正館公于城南壽聖院韓正謂之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尚書僕射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給仰天大呼曰有是乎端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者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危酒而溢

又書河東割地使劉韜行給于金軍

相知 君今 用君

○宗澤敗金人于衛州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

論劉韜端書片紙 重死節不辱立論

不能 以威 威給 所服

顏色如生○尹遂昌曰劉韜死義表無疑然何以不書死之而書館伴以善諭降免其倫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之言至今稟上猶有生氣沐浴更衣酌酒自溢何從容也故特書自經于金軍以考其死節之實若曰給之忠又為勇所服勇不能害而給自經之云爾○史臣曰李若水嘗主奉駕出城亦在誤國之數劉韜素為童貫所知預彼軍事及其一死殉國而前愆盡掩遂以忠義榮於萬古則君子晚節末路可不知所勉哉

宋明徽宗皇帝... 宗廟社稷... 信汪伯彥... 徽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 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 而不言帥師是無... 將也向非宗澤... 先倡又宗廟則宋... 命鳴呼小公禍至此... 宋帝不知悟則亦未... 如之何也

不可不死 求生 金人 夜得 空營

又書遼耶律大石... 都于虎思... 劫上皇及后妃太子... 宗殿至其軍吏部侍... 郎李若水死之

又書金人大括金帛... 杀方部尚書梅執礼... 承明書吳括金帛... 夷狄之貪婪無厭也... 杀上無罪也夫以胡虜... 之首貽禍至此皆由中... 國不夫自立而使... 氣汚穢中華... 俗則則生... 大亦世道之及否乎... 金虜輩太索金帛執... 寺正言亦論皆... 不亦悲夫故其管而書... 殺既加執礼不辱又... 惡金虜之意深矣... 世立法之意深矣

乃欲 草問 求活 不知 正心 脩身 之至 大人 以狗 百姓 震天

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 范訥知興仁府... 以孤軍進至... 擇衆直前與... 皆敵壘澤下... 不一當百斬... 而却勢必復... 至得空營大... 擊敗之... 都于虎思改... 二月道君太... 后諸妃諸王... 名及六宮有... 如青城都人... 請復立趙氏... 金主不許竟... 廢帝及太上... 皇帝為庶人

皇后太子如... 師孫傳從之... 出奔... 社稷... 耶則晉之... 痛哭矣... 微宗不能... 正心修身... 苟免而與... 有五國城... 有... 出傳曰吾... 城司其子... 子亦泣曰... 子出百官... 何重... 部尚書梅... 次于... 執簽書樞... 出聲相視... 昌時雍未... 决遂以邦... 昌姓名入... 議狀張叔... 不肯署狀... 且曰今日... 之事有死... 而

片紙 書三 字

夏書三月金立張邦昌為楚帝閣門宣贊舍人吳革率眾討邦昌不克而死

察明金革等欲金則欲邦昌夫邦昌居父於金苟為無耻是亦夷狄而已故書金立為帝所以明其不且立也邦昌發命奉朝和之文夫下和之是無人知者獨吳革耻屈即異姓口志起兵從者僅數百人可謂微之微者矣然書對也計也死者所以正逆賊之罪寔死節之義為后世功也夫不克而死然亦又於天下使邦昌之罪益其甚其有功於宋為如何哉其守書法則崇起討不克而克又同君于宜合前後視之

皆入太宰不書名復嗣君以安四方

已因移書金師請立太子以從民望金人執至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書名王時雍諭眾以立邦昌意眾唯唯獨大學生難之范瑗恐沮眾厲声折之遣婦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紳乃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為議狀於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專事譙遊黨附權奸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去○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宣贊舍人吳革死之

丁酉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之邦昌但東面拱立閣門舍人吳革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焚所居舉義舍水門外范瑗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惟吳玠莫儒范瑗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言事邦昌前稱臣啟陛下邦昌斥之時雍勸邦昌坐紫宸重拱殿以見金使呂好問曰宮省

故吏驟見御還衙必將憤駭且不測奈何邦昌乃止○
邦北還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如金庚子幹離不以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常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張邦昌率百官送辭于南薰門眾慟哭有仆絕者○夏四月金粘沒喝自汴北返帝及皇后太子如金庚申朔粘沒喝退師以皇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處孫傅張叔夜司馬杜秦檜等北返汴法駕鹵簿湖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法駕今不在鹵簿黃門令校駕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奉車即御侍中參乘前車有九遊雲罕鳳凰閣轂皮軒駕旗有金銀黃或黃門鼓車屬車二十六乘繫轡史斷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每車駕將出太僕車駕上鹵簿于尚書象轂于語錄云車駕行幸羽儀以尊曰鹵簿自秦漢始有其名後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案字書鹵大捕也以甲為之所以持敵者甲楛部伍之次皆蓋行道之時甲楛居外餘兵在內故言鹵簿也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秘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返二帝而勤王立卒無至者遂不果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如太子宗

獻三千人北去

察明以者易詞也春

秋之法凡書賊書滅

書人而以其君婦為

其服為臣書放絕之

也夫滅人之國其罪

矣然宋一帝信練奔

禮特和志戰所謂國

必自滅而後人滅之

非滅之者獨有罪也

國君造命不可委命

者既為有命而又貪

生忍辱不死於社稷

則是不知命矣書以

二帝皆北去罪帝不

問上鹵簿于尚書其始何代

慟哭仆絕

邀還二帝不果

欲以亦我所欲也者

不可得兼生而取

知自強也哉

唐義字亨曰生亦我所

欲以亦我所欲也者

不可得兼生而取

知自強也哉

唐義字亨曰生亦我所

欲以亦我所欲也者

不可得兼生而取

知自強也哉

唐義字亨曰生亦我所

欲以亦我所欲也者

不可得兼生而取

宋子日靖康排正論者耿南仲馮澥二人之力為多和黨尚留和說何職如此是猶已死于鴆毒而尚畜之也金始終以和字為末

義也義之有主於土也必矣且與其不義而生孰若以義而死何則飲宗包羞降虜不義也使其死社稷乃為當夫幹尚不粘沒喝二虜圍城之日遣馮淵曲昌輔求成不許何卓奉濟王誦請平又不許飲宗當思曰若然則一虜目中已無我宋而必欲降我矣我宋天子安可屈辱夷處而遣方年之金帛耶當潛遣使使速詔康大集勤王之師牽制於外內則可助忠又誓以死守下詔曰有主和以叛逆從事如是則懷忠秉義者莫不脫穎而出向之畏虜者且將變而為勇敢孰肯心亡後而其心降

上下 相慶 出于 童蔡 王梁 之門 不為 人所 魚肉 李諸 傑為 爪牙 非余 靖所 可班

宋始終以和字自愚其哉
回明陳氏曰初幹離不之北返以粘沒喝任大原其勢未合恐宋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上下處爾相慶以為無復可慮矣于是迎上皇于東南散西兵于開陝勤王之師盡歸諸道堅守之詔編告多方拘粘沒喝之使忽李綱種師道之官魯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兩城已塞而尤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于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者如李邦彥張邦昌吳敏徐處仁唐恪聶昌歇南仲惟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盟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慨哉
劉永新曰徽宗失道致寇事已迫矣而付諸子當是之時非惟才不能為也况徽宗之孱庸昏或乎父子塊然翦為囚虜父之及此也宜而子亦可謂之不幸也前乎宋者父致寇而付諸子有若唐之玄肅然父尚能西奔至蜀不為人魚肉子尚能北奔至靈武內狹故倖二雖為心膂外仗郭李諸傑為爪牙以逐播于舊都而徽欽不能為焉非特其才愧于玄肅而宋都汴亦不若唐都關洛山河險固可憑依以緩其傾危可前却以圖其與復是以然也夫汴本非可以為命然其時不同也今也與與夫兵不可獨恃而宜資之強守成之兵弱其時不同也今也與與夫兵不可獨恃而宜資之俗以守成期子孫而此有浸弱之時則夫兵不可獨恃而宜資之山河險固之有常以助也明矣是以太祖喟然嘆曰都汴不可釋都于關中其時太宗為晉王力止之太祖喟然嘆曰都汴不可釋兵而養兵費廣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竭矣慶曆中范仲淹亦勸仁宗修洛日太平則居汴京舟車輻湊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表裏之宜以保中原且閔中自古與王之都天下勝地皆宜置軍屯之開基拓地神謀雖漸終非太宗所賦及而范公之深見之太甚之開基拓地神謀雖漸終非太宗所賦及而范公之深思遠慮慮忠臣計亦非余靖所可班太祖與范上智也所見者難焉無馬將焉依賴

虜哉手時內有外援外有內使使畜背城一戰幸而退敵宗社之福也不幸而敗亦惟及吾身又焉耳不尤愈於忍耻偷生幸族淪于夷虜乎欽宗虜不出此而承羞千古徒起有識者不平之念云
聖旨金人圍中山口張邦昌等折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
發明邦昌之竊國固無足言者然有三月以前綱目曰書其官者明其無為宋之臣子也至是始削去之而粘張邦昌自此以後皆若是矣其手王莽法同
庸義邦昌不死於金人亡之時今乃順眾情以迎康王可謂

知中 國人 情所 向 促駕 入關 馬 無馬將 焉依賴

成而可保又遠仁宗與靖中人也所見者易從而僅圖目前有天角亡所以存至而不可追何莫不由斯也或曰若是則惟恃險固而已乎曰不然也德以本之力以助之險固以居之漢力強矣然以都洛為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矣然以都關為未足而定鼎洛德力險固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宋至徽欽而德力險固卒金人圍中山府知府陳靖為其下所殺城遂降○張邦昌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辨政遣使奉迎康王構于濟州先是呂好問謂張邦昌曰相公直欲且耶抑始塞敵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直若去能保於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返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當直殿廬母令衛士俠陛敵所遺袍帶義人臣在旁弛勿服軍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又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會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癸卯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入御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請康王好問又謂邦昌曰天命

嗟齊無及矣

論始終以和字自惠
重謀國者制人而
不制於人立論

論范公思深慮遠
重在設險以保國
立論仍見有非常
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功斷之

論三者可相有而不
可相無
以國家久遠之計
立論要見法象數
於德而力險猶存
故危而可復宋則
三者俱歎故一敗
而不可及也

天人
皆歸
康王
騎虎
勢不
得下

按兵
想變

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光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
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迎王時雍曰夫騎
虎者勢不得下隋獨孤后當周文宣帝崩隋文帝總所宜孰慮他日
噬臍悔已無及噬口交也事若不及早圖而殺之後徐秉哲從旁贊
之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王不許以書諭宗澤寺曰邦昌受偽命之
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兵觀變澤復
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
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呂好問亦遣人
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王然之戊辰邦昌上太后號
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

○北宋九帝起庚申起丁未凡一百六十七年

新刊歷考綱目訓解通鑑全編續集卷之八終

